

Officer

# 边关风云

石地 著

为官之人的清正廉洁

本书讲述处在官场中，怎样做到抵制物欲，做到清正廉洁，洁身自好。做一个对党和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益的干部，为官清正廉洁，是每一个领导干部应该做到的...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China Publishing Group Corp.



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China Publishing Group Digital Media Co., Ltd.



## 版权信息

书名：边关风云 作者：石地著

书号：978-7-89900-309-1

出版社：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开本：16开

出版日期：2015年11月01日

定价：2.00元

出版说明：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第一章

2001年9月18日，连江市的火车站内，高音喇叭正在播着列车进站的消息：从新疆乌鲁木齐开往连江市的火车就要进站，请接站的宾朋做好接站准备。

站台上，连江市市府秘书长牛耕一行数人皆引颈西望，一脸的等待。这一天，从乌鲁木齐驶达连江市的M次列车，已经晚点了两个小时。对于市委秘书长牛耕来说，立在站台上两个小时，这样的时机是不多见的。汽笛一声长鸣，列车进了站。牛耕手一挥，对身边的几位跟随道：

“走，软卧车厢！”

列车停稳后，牛耕等人站在软卧车厢的车门处守候。几分钟后，市委副书记杨子升、市长陈望达、常务副市长马驰以及秘书小白等一行数人，从列车上鱼贯而下。牛耕堆着一脸的敬意与各位领导一一握手：

“各位领导，一路辛苦了！”

未了，市长陈望达说：

“今天是周末，大家都回家休息吧！”

副市长马驰回到了自己的家。提着皮箱的司机范南岳按了按门铃，没见人应，回头道：

“马市长，衣阿姨可能不在家。”

马驰从手里拿出钥匙，开了门，边进门边喊了两声“娟红”，

仍没见什么动静。范南岳道：

“马市长，这皮箱放哪儿呢？”

“帮我放进卧室里吧！”

言罢，一屁股坐到客厅的沙发上，长叹了一口气，摸出一根香烟，正欲点燃，就听见范南岳突然大声喊道：

“马市长，快！快进来——衣阿姨出事了！”

马驰没有动，还是把香烟点燃了，吸了一口，悠悠地说：

“能出什么事，值得如此一惊一乍的！”

范南岳蜡黄了脸跑到客厅：

“马市长，衣阿姨被人杀害了！”

马驰瞪大了眼睛，惊道：

“你胡说什么？”

马驰奔进卧室，见妻子衣娟红果真被人杀死在床上。

他一把揪住了范南岳的脖子，吼道：

“你说，是谁有这么大的狗胆，杀了我的妻子？”

范南岳道：

“马市长，要冷静，要报案啊！”

经司机范南岳这么一提醒，马驰红着双眼，给市公安局局长唐

律明拨通了电话：“是唐局长吗？我是马驰……”

“马市长，您出差回来了么，还好吧——怎么声音听起来不大对劲儿呢？”

“唐局长，我的妻子被人杀害了！”

“马市长，您说什么？”

“我的妻子衣娟红被人杀害了，请派人来勘检现场吧，就在家属楼里。”

唐律明道：

“马市长，请您节哀，我这就亲自带人赶过来！”

放下电话，唐律明走出办公室下楼到了二层刑警队队长周大勇的办公室。周大勇见了唐局长，忙站起身。

“快！带上几个人，跟我去一趟马市长家，他的老婆被人杀害了。”

周大勇听罢，心里产生的第一个念头便是：谁会与常务副市长的老婆过不去呢？不过，周大勇并没有把内心这样的疑惑表现出来。多年的警察生活，早将使周大勇练出了处事不惊的本领。他叫上队友黄家伟和杜齐，唐局长又叫上了局里的法医解柔，一行五人，由黄家伟驾车，直奔马驰家。

就在唐律明一行直奔常务副市长马驰家的同一时间，市中心一家大酒店的1678号客房内，一个身裹浴巾的年轻女人走进了浴洗间。这个女人的名字叫宋怡，是20世纪末在南方十分走红的歌星。

宋怡哼着曲儿，解开浴巾，拧开热水喷头，任哗哗的温水淋着

自己妖娆无比的胴体，宋怡觉得十分地舒服。几年前，或者说自成名以来，宋怡就养成了人睡前起床后都要沐浴一番的习惯。这一刻，任温度正好的热水流淌在自己的肌肤之上，宋怡真的有些陶醉。

事实上，宋怡从八点开始，就在等一个男人的电话，只不过这一次，同此前的任何一次都不太一样。此前，宋怡等那个男人的电话，如果等不到，就意味着她将独自空过一个白天或者夜晚，而在这个上午，宋怡朦朦胧胧地觉得，如果那个男人不给她打电话，就有可能意味着从此之后，她宋怡可再也不会接到他的电话了。

如果仅仅从女性裸体美的角度审视，宋怡洗浴后的胴体，窈窕与丰腴可谓搭配得恰到好处，二十六岁的宋怡，虽然没有嫁人，但有过男女间的欢爱。她健美的躯体里既充盈着未婚女性青春的勃动，又洋溢着已婚女性成熟的魅力。

立在落地镜前，宋怡的三围曲线看上去是那么的优美！说她的胴体是窈窕与丰腴的绝妙结合，实则是再恰当不过了。

事实上，宋怡在20世纪末期能走红歌坛继而走红影坛，主要得益于她与生俱来的天生丽质。直白点俗气点说，就是得益于她那副让男人一见就钟情就倾倒就沉醉的胴体。宋怡自己也明白，凭自己的音质音色及专业技能，想走红流行乐坛，差不多等于痴人说梦。

收拾好自己的容颜，也收拾好自己的心情与感觉，宋怡明白，自己在这个上午要等的那个男人的电话，不会再打来了。

按照头天晚上的约定，一过九点三十分，宋怡就可以自我安排这一天的时间。看看表差不多快十点了，宋怡走近床头柜，拨了一个电话，接通后，宋怡声调很娇媚也很暖人地说道：

“是你吗，钟？是不是还躺在床上没起呢？”

对方道：“我是钟摆，哪一位？这么早来什么电话嘛！”

“十点了——太阳都晒屁股了，还早什么？今天我有空，你呢，没什么想法？”

“是宋怡吧！太好了，去我的工作室，怎么样？《一家》杂志的美编昨晚还给我打过电话，让我寄一幅作品，作下一期的封面呢！”

“是不是又想画我拍我呀？”

“你说呢，我的大明星？说吧，是到我的住所，还是去我的工作室？”

“今天是星期天，到你的工作室吧！”

“就这么定了，老地方等我，一块用早餐。”

“还早餐呢，用午餐怕也不早了……”

挂了电话，宋怡内心洋溢着愉悦和兴奋，双腮隐隐地泛起红潮。宋怡明白，只要走进钟摆的工作室，钟摆的激情就会像火山一样地向她喷射，而她宋怡的那种野性的狂热与渴望，亦会猛烈地爆发出来，四目相对或者唇舌相接的瞬间，会产生电流！那种火花灼痛的效果电流击麻的感觉，宋怡已经有些日子没有体会到了。

连江市的男人中，恐怕数市委秘书长牛耕最忙。从火车站接罢几位领导，就接到了三江顺公司老总石垒城的电话。石垒城说请他先去郊外钓鱼，再到别墅打牌。牛耕一听，喜得印堂放光，道：

“好吧，就这么定，会后我一准到！”

电话那一头的石垒城懂得，“会后一准到”是牛耕秘书长的口头禅。几个月来，石垒城记得，只要自己一给牛耕打电话，牛耕每次都要说“会后再定，会后一准到”之类的言语。这一刻，石垒城听牛耕如此一说，忙道：“牛秘书长，大星期天的，还在开会么？”

牛耕道：“几位领导刚从乌鲁木齐回来，我怕是会有会要开啊！”

“陈市长在火车站的站台上不是说过让大家休息的话么？”

“对呀——你怎么知道？”

“我不仅仅知道这些，还知道你现在就在办公室呢——我进来了！”

挂断电话，办公室的门果真就被人推开。进来的石垒城边往衣袋里装手机边笑道：

“怎么着，走吧？”

牛耕道：“就咱们俩？”

“车上还有两个撑伞的。”

“撑什么伞？”

“太阳毒了撑遮阳的伞，要是下雨就撑遮雨的伞呗！”

今天日头毒，没人撑伞，晒着太阳钓鱼，只怕鱼没钓着，却让太阳晒坏了皮肤。”

牛耕道：“想得很周到嘛——这就走？”

石垒城一本正经地说：“当然会后再定！”

牛耕一见石垒城的表情，知道他是在调侃自己，说道：

“去你的！”

石垒城与牛耕之间，已是多年的交情，因此，尽管牛耕身为一市之秘书长，在没有他人在场的情况下，他们两人间的话语氛围，还是比较随和的，而且，许多时候，随和得十分地俗气。

走到办公楼外，坐进石垒城的宝马车，牛耕就闻到了一股浓烈的香气或曰闻到了一股浓烈的青春女性的气息。回头一看，卧车的后排座位上，两个看上去年轻倩丽的女孩正姹红着一脸的笑，见他回过头来，几乎是同声地道：

“牛秘书长，上午好！”

“上午好！”

牛耕看了一眼正在发动车的石垒城。石垒城道：“坐在我身后的小姐叫谢西袅，您身后的小姐叫查琴琴，都是我市目前最走红的模特！”

查琴琴很柔也很嗲地伸出玉臂勾住前座牛耕的脖子，道：

“秘书长，日后请您多关照啊！”

牛耕下意识地捏住了查琴琴呈现在自己胸前的那一双白净丰腴的小手，道：“查小姐，你的这双手，真是生得玲珑剔透，挺招人喜欢的嘛！”

石垒城将车驶入了车流之中，笑道：

“牛哥，查小姐何止是双手生得玲珑剔透，还有更玲珑剔透的地方，下午有空，你欣赏欣赏！”

查琴琴害羞地道：“石总，您别总是话里套话，流坏水！”

谢西袅道：“琴琴，怕是你自己见了倜傥不凡的牛秘书长，先自个儿心乱了吧？”查琴琴搗了谢西袅一拳，嗔道：

“你再胡说，我就摸你的痒痒肉，让你笑得出丑！”

牛耕道：“两位小姐，真是天真烂漫呀！垒城，今天外钓，就算钓不到鱼，有这样的两位小姐随行，也肯定会心情不错！”

石垒城道：“只要牛哥你觉得开心，就好！明说了吧，谢小姐和查小姐，就是我特意请来的！”

牛耕道：“古人云：无功不受禄，你如此安排，我如何消受得起？”

石垒城道：“咱兄弟之间，你这么说，就是见外不是？小谢小查，或许你们还不知道吧，这位大秘书长，工作能力很强呢！”

谢西袅妩媚地一笑道：“这个当然，工作能力不强，也当不上市委秘书长嘛！”

查琴琴道：“你打什么边鼓儿，石总说的能力，不是你所说的这个能力。”

谢西袅道：“不是我说的这个能力，那你说说，石总说牛耕的工作能力强，是指什么？”

查琴琴道：“应该是指工作以外的能力吧！”

谢西袅道：“我听不明白，石总，您能具体地说说，秘书长的工作能力强，是指什么吗？”

牛耕回过头来道：“你们别听他胡吹，其实，我的工作能力很一般。”

谢西袅道：“怎么个一般法呢？”

查琴琴道：“人家是领导干部，自然懂得谦虚了，承认很一般，其实就等于承认了自己的能力很强！”

这一路，牛耕聊得十分开心。到了鱼塘边，支好伞驾好了钓杆，心情不错的牛耕，除了看水中鱼标之外，其余的时间，两眼差不多全落在陪在他身边的查琴琴身上。有如此的一位美人陪在身边，同自己嬉笑聊天，牛耕明白，这个上午，或者说在十二点钟前的两个小时里，钓到鱼的可能性不大。不过，牛耕的心里清楚，石垒城请他出来钓鱼，也决非是为了钓鱼而钓鱼。

自结识石垒城后，说牛耕有了钓鱼的瘾，还不如说他好色成瘾。这几年，仅仅是石垒城送到他身边的美女，就不下二十个。今天，石垒城一下子给他送来了两个美人，牛耕就知道，石垒城一定是有求于他。“秘书长，快瞧啊——鱼标动了！”

查琴琴叫了一声。牛耕道：

“鱼标只是一点点动，还不行，必须是一下子没入水中，才有把握钓住鱼！”

“秘书长，每个星期天，您都要钓鱼吗？”

“你看呢？”

“我看——应该是的。”

牛耕一笑，见鱼塘对面太阳伞下的石垒城在举手向他示意，也挥了挥手。查琴琴道：

“你们在用手语交流？”

“什么手语交流，随意那么挥挥罢了。”

“其实，石总是在提示您，让您将我搂进怀里，对不对？”

牛耕道：“你想我现在就这么做吗？”

查琴琴一低头道：

“我没想，我只是想……想您的名字。”

“想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有什么好想的——啊，想牛耕？”

查琴琴双手一捂脸，道：

“还秘书长呢，没想到也这么多的坏水……”

手机响了起来，牛耕示意查琴琴不要出声，摁了接听键，道：

“喂——我是牛耕……陈市长吧，有什么指示吗？……”

是！是……好吧，我这就赶到马市长家……是，大概得半个小时……是，再见！”

关好手机，牛耕下意识地抹了一下额上的汗珠，站起身，朝对面的石垒城喊道：

“全城，快收杆回市里，有急茬！”

“有什么急茬？”

“马市长的妻子被人杀了，领导们这会儿都在他家呢，我必须赶过去！”

赶往马驰家的路上，谢西袅和查琴琴见牛耕紧闭双目似眠似思，也就不敢叽叽喳喳。石垒城一路高速行驶，很快地就将牛耕送回到市委家属楼内，停了车，道：

“牛哥，今天的节目还没演完呢，怎么办？”

牛耕打开了车门，右脚已经踏到地面，回过头说：

“老地方，等我会后再定吧！”

“这两位小姐，还打算中午陪您喝一杯呢！”

也许没问题，去吧！”

牛耕一脸汗水地走进马驰的客厅，见市长陈望达、市委副书记杨子生等领导都在，上前拍了拍悲哀至极的马驰的肩头，无言地立在一边。陈望达道：

“刚才，市局的同志已经勘测过现场了，马驰副市长的妻子，确系他杀无疑！大家刚出差归来，身体都很疲劳，马副市长又遭此不幸，我想，下个星期，老马就先休息几天吧，日常工作先由牛耕抓起来。”

牛耕道：“我会尽心尽力做好工作的，马副市长，您就安心休息吧！”

马驰道：“谢谢陈市长的关爱，谢谢各位同仁的体谅，我想，我还是不要休息……”

陈望达挥手打断了马驰的话，道：

“就这么定了，也算是市政府临时的会议决定吧！等王书记从省里回来，我再向他汇报。小白、小范，今天你们两个就辛苦辛苦，留在这里，陪陪马副市长，有什么情况，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牛秘书长，你替我与市局保持联系，叮嘱他们尽快破案捉住凶犯！”

牛耕道：“陈市长，您放心，我这就去一趟市局！”

陈望达道：“就这么定，顺便考虑一下衣娟红的后事！老马呀，人死不能复生，千万要节哀啊！”

紧握着陈望达的手，马驰热泪盈眶泣不成声地说：

“谢谢市长的关心，谢谢各位，谢谢！”

众位领导离去，小白和司机范南岳一商量，给马驰煮了盘三鲜水饺，端到客厅放到茶几上，小白道：

“马市长，吃点东西吧！”

马驰道：“你和小范吃吧，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吃。”

范南岳道：“马市长，身体要紧，多少吃几个吧！”

马驰摇摇头，起身走进房间，目光呆滞地落到床上。

床上，干涩的血渍还在，只是衣娟红的尸体，已被市局的法医运走。从马驰的双眼之中，小白和小范都能读到那种中年丧偶的悲

哀与帐惘。

“你们也回去休息吧，我没事。”

马驰这么说的时侯，双手摸在床单染着血的地方，语调是那么的平和。平日里属于副市长的声腔，没有一点踪迹了。然而，这种平和的声调，让听惯了官腔官调的小白小范极为伤心！他俩明白，副市长马驰的内心，已经是悲哀至极了。

将马驰扶到客厅之后，小白将床上染有血的床单等物全部撤了下来，抱进卫生间，浸上。范南岳将茶几上的那盘水饺端进厨房，重新热过，再端到马驰的面前，道：

“马市长，您不吃东西，身体会顶不住；身体顶不住，想不休息也得休息了。”范南岳的这句话，还真的管用。马驰听罢，拿起筷子吃了起来，尽管看上去他吃一个饺子比吃一粒苦莲还要难以下咽。

市局刑警队队长的办公室里，烟雾缭绕。除杜齐和法医汤菲外，队长周大勇、副队长洗刚及干警黄家伟都在闷头抽烟，呛得杜齐用手扇自己鼻子前的烟雾，道：

“队头，你们是搞抽烟比赛还是研究案情呀？要是搞抽烟比赛，我就先到外边蹓蹓蹓蹓。”

周大勇将烟蒂摁进烟灰缸内，嘘了一口长气，道：

“汤菲，你再把衣娟红的勘检情况报告一下。”

汤菲道：“死者衣娟红，副市长马驰之妻，现年46岁，身高1.68米，体重约62公斤，于2001年9月17日夜至次日晨在家遇害。遇害时，身穿丝质睡衣一套。死状平和，身盖的被单、床单及枕巾

都很平整，大概可以证实其遇害时没有挣扎的迹象。尸体运回解剖室后，经过解剖，初步可以断定，喉部的割断是造成衣娟红死亡的惟一原因！而在现场，我们没有发现凶器，因而可以排除自杀的可能。也就是说，衣娟红之死，系他杀无疑。”

周大勇道：“杜齐，说说你对现场勘检后的看法。”

杜齐道：“通过最先进的扫描仪观测到，死者的卧室地板上，除了有马副市长和司机范南岳的鞋印之外，还有一双十分模糊的鞋印。根据经验判断，这双模糊不清的鞋印，很有可能是凶犯留下的！而且，凶犯能让自己的鞋印模糊到让我们先进的扫描仪都无法确认的程度，肯定懂得一些反侦察的作案常识。也就是说，杀死衣娟红的凶犯，是有计划有预谋的杀人！也许，被杀之前，死者衣娟红可能醒着，死后，略为有些偏向外侧的面部似乎说明这一点。如果这一猜测成立，也就是说，衣娟红死前醒着且微偏面部看着凶犯而没惊慌和抗争，那么，这个凶犯，就一定是衣娟红十分熟悉的人！最低限度地讲，在凶犯没亮出要命的刀子前，衣娟红并没感到恐惧。”

周大勇点点头，道：

“家伟，说说你的意见。”

黄家伟道：“我完全赞同杜齐和汤菲的观点，衣娟红属他杀无疑。从对马副市长家秋毫无犯来看，参照马副市长和司机范南岳的述词，杀害衣娟红的凶犯，该是从正门进入又从正门走出。我的意思，其实是想说，凶犯应该有打开马副市长家的钥匙。不然的话，保险门足可以保证衣娟红在自家居室内的安全。再联想到市委家属楼外的大门口设有岗哨，一般的闲杂人员无法入内来看，杀死衣娟红的凶犯，肯定是一个可以自由出入市委家属楼的人。我是因此而

推断出，死者衣娟红可能与凶犯较熟，至于凶犯怎么可能有副市长的保险门钥匙，就是一个很令人费解的问题了。”

周大勇道：“这的确是一道难题。当时，我留心地看过，凶犯从窗户入室的可能性几乎是零。也就是说，杀害衣娟红的凶犯，肯定是开门而人的。而马副市长的家门，在通常情况下，都有谁能打开呢？”

杜齐道：“周队，你的意思是想说……”

周大勇道：“我什么也没说。不过，凶犯杀人，大都有一定的动机，入室杀人，要么为寻仇，要么为钱财。当然，还有另外的情况，比方说灭口、消除障碍等等。死者衣娟红，堂堂马副市长的妻子，被人杀害的原因又是什么？也可以这么问，凶犯杀害衣娟红的目的何在？”

黄家伟道：“从现场查看分析，凶犯似乎不是入室抢劫见机杀人。”

汤菲道：“从死者只挨一刀的状况分析，凶犯亦非报复性杀人。否则的话，凶犯为了发泄怨恨，连捅数刀的旧例是举不胜举的。”

杜齐道：“这么说，是职业杀手受雇于他人的行为？”

周大勇道：“我们要分析现场，但绝不能完全拘泥于现场！有时候，现场所显示出的状态，很有可能是凶犯布下的误区。依照经验和惯例，报复性杀人，只割下一刀的情况的确少有，但也不排除智商较高的凶犯就会采用这一方法。我的意见是，从现在开始。咱们就着手对可以打开马副市长家门之人进行隐性调查。”

杜齐道：“周队，你是指可能有马市长家门钥匙的人么？”

周大勇道：“也包括有机会配备马市长家门钥匙的人。”

汤菲道：“周队，衣娟红的遗体怎么处理呢？”

周大勇道：“等我请示唐局后再定。家伟、杜齐，你们俩从现在起，就给我一门心思侦破衣娟红被杀一案！案子不破，就别想休息！”

黄家伟道：“区区一个凶杀案，保证在二十天内拿下！”

杜齐道：“请周队多指点。”

周大勇道：“怎么，心里没底？”

杜齐道：“黄家伟志在必得、胜券在握的样子，我不好直接泼冷水，其实，我觉得这个案子很难破。”

周大勇一笑道：

“嗨——咱们的警花第一次说‘难’了，要是容易，还用得着你们两个一齐上吗？破不了案，就等着我收拾你们，去！”

杜齐道：“专横作风，武力压人，我才不怕你收拾，有本事，去降伏嫂夫人，才算是真能耐！”

言罢，格格地笑着跑出门，周大勇追到门口，嚷道：

“小心我揪掉你的耳朵！”

午后三点，市中心三江饭店1818房间里，牛耕身裹浴巾，斜躺在床上，随手翻着一本时装杂志，看杂志上的新潮时装也看穿着时

装的模特。而双耳，却在听着卫生间里哗啦哗啦的水响。牛耕明白，要不了几分钟，洗浴完毕的查琴琴小姐就会如出水芙蓉，走出浴洗间走到他的身前，让他欣赏一番，让他的双手把玩一番，让他的体力消耗一番。

事实上，在牛耕赶到市局办完所谓的公事，再赶到老地方去与石垒城谢西袅查琴琴共进午餐的时候，石垒城已经委婉地说出了赠送佳人的意图，无非是想让他这个大秘书长说句话，好让三江顺公司做成一笔大宗的交易。当时，牛耕心里就知道，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更没有不图回报而赠送佳人的笨蛋。

石垒城不是笨蛋。牛耕想，他也不是，笨蛋是不懂得赚钱和贪色的，他牛耕懂。对于女人的滋味与品类，牛耕是很内行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所谓的熟能生巧，温故知新。事实上，上午在卧车里，当查琴琴的双手箍住他的脖子，他抬手捏住她的小手之时，就明白地知道，查琴琴小姐虽然是一位让人馋涎欲滴的美女，但不一定就是芬芳四溅的那种质地纯正的性感女郎。

查琴琴缠着一条浴巾走到了牛耕的面前，双腮绯红，娇羞地呢喃道：

“秘书长，看什么书嘛！”

牛耕放下手中的书，示意查琴琴坐到床上后，说道：

“现在，我不看书了，看你！”

“我有什么好看的？再说，我听石总说，天底下的美人儿，你没看过的，少呢。”

“你查小姐，我就没看过的。”

“我有自知之明。像我这种形体条件，在秘书长您的眼里，还算不上是美人儿。”

“算得上算得上的，查小姐，实话实说，在此之前，和几位男人上过床呢？”

查琴琴头一低，红着脸道：

“我这是头一次的，牛秘书长，你不信么？”

“信不信，我说了不算，待会儿事实说了才算。”

查琴琴闭上了眼睛，点了点头，牛耕就伸手拽掉了她缠在身上的那条浴巾。

就在牛耕松开自己身缠的浴巾准备与查琴琴上演床上节目的时候，手机响了起来。牛耕一瞧，是自己家里的电话，按了一下接听键，说道：

“什么事呀？”

“牛耕，不是说好接完站就回家的，现在都什么时间了嘛，还不回家？”

“接完站，我回过家属楼的，只是没回家，雅君，你还不知道吧，衣娟红出事了！”

“青天白日的，能出什么事？”

“昨天夜里，衣娟红被人杀了。雅君，要是你没事，去看看马副市长，安慰安慰他。”

“你呢，在哪儿？”

“我刚从市局办完事出来，找我有何事？”

“赵县长来了，想跟你见见面。”

“让他先休息休息，晚上我请他吃饭，就这样——再见！”

挂断手机，见查琴琴定定地看着自己，牛耕道：

“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查琴琴道：“像你这样的干部也说谎话吗？”

“善意的谎言在现实生活中是少不了的。查小姐，咱们之间的对话，是不是应该开始了？”

“咱们不是早就开始对话了么。”

“口头语言的对话的确早已开始，不过，这个下午，咱们之间所看重的，应该是身体语言的交流，不对吗？”

查琴琴道：“身体怎么有语言交流呢，我不明白。”

“不懂没关系，我会让你懂……”

“其实，我也并非完全不懂，牛秘书长，我只是有点担心。”

“担心什么？”

“怀孕。”

同一饭店的另一房间里，三江顺公司的老总石垒城正在看谢西袅扭腰送胯地即兴走台。从谢西袅表现出的媚态就可看出，她是一个颇懂风月又颇能招惹男性的女孩！

谢西袅挑逗地在石垒城的面前表演着走台技巧，或者说是表现着几乎赤裸的胴体。石垒城口干舌燥地拍掌叫好之后，忍不住从床上下来双手抱住谢西袅道：“谢小姐，别再馋我了，来吧！”

谢西袅道：“石总，和男人上床之前，我是有个规矩的呢，希望您不要破坏了我的这个规矩。”

“什么规矩，你说，”

“洗澡。”

“这没问题，讲究卫生，好规矩嘛！”

谢西袅道：“问题是，在洗澡的过程中，您得为我讲一个笑话，要是逗不笑我，上床的事，也就免谈。”

石垒城道：“为什么立这样的规矩呢？”

谢西袅道：“我在开心地笑过一番后，才会有激情才会有温情才会有柔情，继而才会渴盼床第之事。”

石垒城道：“讲笑话，我是外行，比不上牛耕秘书长，到时候，你让他逗你笑好了。”

言罢，石垒城就将谢西袅平放在床上，伸出双手，梳子一样地梳理着谢西袅白嫩的肌肤。谢西袅微闭双目，羞涩涩地说：

“石总，我的身上是不是有些烫手呢？”

“不仅仅烫手，也烫我的目光和心脏！”

“石总，给我讲一个笑话吧，让我笑，行么？”

石垒城道：“我不讲笑话，也能让你笑个不停！”

言罢，石垒城就用双手去痒痒谢西袅的腋窝。果真，谢西袅格格地笑了起来！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之后，石垒城停住手，发现谢西袅的全身上下如同鲜血染过一般遍体彤红，惊道：

“谢小姐，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什么也别问，石总，你摸摸，我的胴体是不是发热？”

石垒城摸了摸，忙道：

“不只是发热，简直是烧得烫人！谢小姐，你没事吧？”

“我没事，我担心的，是您不懂真正的趁热打铁呢！”

“谢小姐，你的身上就像着了火似的，不行，我得把你的这股火浇灭！”

谢西袅欠起身子，伸出双手箍住了石垒城的脖子，双眼放光地说：

“我身上烧着的这股火，您只有用特别的水，才有可能浇灭呢……”

## 第二章

自升上常务副市长这大半年来，马驰渐渐明白，官职越往高处走，差个一级半职就越显权威权力之落差，正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在当小秘书或者说作机关文员时，马驰弄不明白常务副市长与其他副市长有什么区别。但是，这一刻身为副市长的马驰知道，自己在这个城市的权力和权威，几乎接近于市长了。

男人要有权，女人要有色，这是自20世纪末以来一些闲散人员的论调。马驰不欣赏这种论调，但在内心里却默认，男人有权并不是一件坏事，不然的话，人们就没有读书入仕的古训了。

然而正当春风得意之时，马驰却没有料到天有不测风云，他会遇上这么大的灾难。

说起来，那是几天前的事了。那天快下班的时候，窗外的雨越大，马驰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回到办公桌前，迅速地拨通了一个电话：

“我是马驰，沿江大堤的防洪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

对方道：“报告副市长，一切防洪工作正在有序地进行！”

“好！不过，要抓紧抓好，据气象部门的预计，今年夏天的降雨量很大，沿江大堤要是出了纰漏，我就撤你的职！”

“请副市长放心，我保证沿江大堤在这个雨季里万无一失！”

挂了电话，马驰点燃一支烟，吸了两口，刚想再拨一个电话，办公室的门就被人敲响。马驰喊了声“请进”，秘书长牛耕就挂着一脸的微笑推门走了进来，道：

“副市长，今天是周末，晚上有什么安排吗？”

马驰道：“坐，我能有什么安排，下班，回家！”

牛耕坐下，从茶几上的烟盒里取出一根烟，点着，道：

“有人请吃，去吗？”

“不是盘子转后裙子转那一套？”

牛耕道：“四海饭店的岳峥嵘说，他们那儿又上了一种新的服务项目，特意让我转告你，去享受一把。”

“这连江市，还有什么新鲜服务？”

牛耕一笑道：

“副市长，岳峥嵘说，他们四海饭店的贵宾间，不再用服务小姐，而是用仿真的歌星名模机器人服务，别有一番韵致。”

马驰道：“别不是挂羊头卖狗肉那一套吧？”

“我也这么想，可岳峥嵘在电话中说，保证让我和你不虚此行。我看，还是去亲自体验体验，才会见真章。”

“好吧，通知备车。”

牛耕正欲起身，马驰又道：

“先侦探一下，岳峥嵘又有何事？”

“大概是想在市里繁华的位置购买一块儿地皮。”

“饭店开得好好的，买地皮干什么呢？”

“咱们市这两年的房地产生意，火呗！副市长，要不要跟家里说一声，晚饭后，怕是还会有其他节目呢！”

马驰道：“知道了，十分钟后，我下楼。”

牛耕走出了马驰的办公室。马驰无声地笑了笑，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他的妻子衣娟红，马驰说他在这个晚上要到下边的县里主持一个会议，得很晚才能回家，也有可能不回家，让妻子不要等。

从妻子的语气中感觉出了某种不太高兴的味道，马驰也并没在意。事实上，自当上常务副市长后，马驰下班准点回家的概率，早已日见缩减。有时，真忙起来，连个电话也顾不上打，都是常有的事。

雨一直在下。马驰从办公楼里走出来，已坐在卧车内的牛耕从车窗处伸出手，示意了一下，马驰拉开车门便上了车，道：

“走吧！”

卧车行驶在细雨中。马驰微闭双目，慢悠悠地说：

“有什么音乐？听听。”

坐在副座上的牛耕随手按了一下键，就有《常回家看看》的音乐响起。马驰道：

“秘书长，还是来一段黄梅戏吧。”

牛耕说：

“小范，有吗？”

司机范南岳从侧车门的袋子里摸出一张盘，递给了牛耕。牛耕放进盘，果真，传统的黄梅曲调就弥漫开来。路面虽然很滑，但范南岳把卧车开得很稳。一路上，马驰似乎一直沉浸在黄梅戏的乐曲里，陶醉的心境明显地洋溢在双眼的尾角部位。

卧车刚一停到四海饭店正门外的停车台，岳峥嵘就趋步上前为马驰打开了车门，很礼貌地将自己的左手撑在车门的顶部，掌心向下，高兴地道：

“欢迎马市长光临指导！”

马驰下了车，很大气地背着手，道：

“纯属私交，不因公事，不敢指导啊！”

牛耕也下了车，一拍岳峥嵘的肩头：

“马市长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一趟，峥嵘，你可不能让马市长觉得没什么味道哟！”

岳峥嵘忙不迭地说：

“二位领导放心，保证让两位领导能在我这里度过一个身心愉快的周末。”

岳峥嵘在前引路，一行三人直上十六层。走进一处足有四十平方米的房间后，岳峥嵘道：

“马市长，秘书长，请坐！喝点什么？”

牛耕道：

“客气什么。马市长最爱喝的茶，就是极品铁观音。”

马驰打量了一下房间，说：

“这么大的面积，只摆一张餐桌，不是太浪费空间了么？”

岳峥嵘一笑道：

“贵宾间嘛，总要显得特别一些。马市长，不瞒您说，就那几盆花，还有那几副根雕作品，都是为了迎接您和秘书长才刚刚添置的呢。”

马驰皱皱眉道：“何必如此破费呢，太浪费了。小岳呀，以后可不能这么搞特殊了”

牛耕赶紧接茬道：“马市长说得正确！岳总，记住，举足轻重的大哥，认识认识吧。”

——这位是马哥，这位是牛哥。”

一位小姐坐到了马驰的身边，水汪汪的一双大眼十分深情地望着马驰微红着的双腮柔声说道：

“马哥，小女子我是宋怡，日后请多关照啊！”

言罢，双手握住了马驰的左手，很嗲气地摇了几摇。

另一位小姐则更是奔放地往牛耕的大腿上一坐，道：“牛哥，我是裴蓓，唱歌的！”

牛耕道：“认出来了，认出来了，咱们连江市目前最叫座的两位倩靓歌星嘛！”

马驰道：“小岳，你的本事不小嘛，你这简直是变鬼术嘛！”

岳峥嵘笑道：“两位哥哥，实话实说，裴小姐和宋小姐今后一个月的所有权，被我买断了。”

宋怡道：“什么买断，难听死了！”

裴蓓也道：“我和宋怡不是想让你买断，而是想让马哥牛哥垄断。”

马驰故作不解地道：“垄断，一般是指资本而言的，至于两位小姐的声音，谁想垄断都会觉得力不从心。”

宋怡附到马驰的身旁，小声地道：

“我的声音您无法垄断，我的姿色，您肯定有办法垄断的！”

马驰嗅到了一股袭人心脾的香水味，心里的矜持似乎有些松弛了，他十分受用地一笑，拍拍宋怡那张可人的脸蛋，道：

“好嘛——好嘛！举杯前，宋小姐和裴小姐来一首歌曲，怎么样，就算是开宴的序曲吧！”

裴蓓道：“马哥的愿望，我和宋怡当然要满足了。牛哥，您有什么想法呢？”

牛耕道：“凡唱歌的女孩都会跳舞，干脆边唱边跳怎么样？”

牛耕的目光在询问马驰，马驰道：

“歌舞同步，好嘛！”

岳峥嵘道：“宋小姐裴小姐，那就拣自己最拿手的舞跳吧！”

裴蓓道：“第一次与马哥牛哥见面，跳最拿手的舞，宋怡怕是不太不好意思呢！”

牛耕道：“为什么？”

裴蓓道：“宋怡最拿手的舞，就是脱衣舞哩……”

四海饭店要收购翻建旧城医院的消息很快地传遍了连江市。旧城医院的从业人员，有人欢喜有人愁，更有人因此而怒火攻心。旧城医院的院长高扬锐，就是怒火攻心的一位。

高扬锐是从院办秘书钟情那儿听说这个消息的。一听到这个消息，高扬锐就打电话到市卫生局，说四海饭店是私营饭店，旧城医院是国营医院，一个国营医院让一个行业不相关的私营饭店收购，不是太离谱了吗？

电话中，局领导说没听说过此事，并劝高扬锐不要相信小道消息，小道消息害死人。

很多时候，小道消息，传着传着也就成了“正道”消息。高扬锐明白这一点，当然也懂无风不起浪的道理。在高扬锐看来，旧城医院的房子是了，设施是落后了，规模是小了，但要扩建要翻新要旧貌变新貌，也应该是在市卫生局党委的领导下筹资，由旧城医院自己承办，而绝不应该让什么四海饭店插手。初看起来，高扬锐如此想，是为了维护卫生部门卫生战线的利益与荣誉，其实则是在争一口气，这口气，是他高扬锐与岳峥嵘个人之间存在着所谓恩恩怨怨。

想了足足有十分钟，高扬锐还是决定打一个电话。电话是打给一个名字叫钟恋的女人的。电话接通后，高扬锐并没有急着出声，

直等到对方喂了三次并问出是“扬锐么”之后，高扬锐才道：

“没想到是我吧？”

对方道：“钟情常用这个号码给我打电话的。”

“钟情并不知道我认识你。”

“我知道——你不是一直都很恨我吗，怎么想到打这个电话？”

“我想跟你谈谈，中午一块儿坐坐，行吗？”

“你这是命令还是邀请呀？”

“两者兼而有之吧，就这么定，拜拜！”

收了线，高扬锐自己也闹不明白本来有很多的话想说却为什么急匆匆地收了线。他起身拿了暖瓶，往玻璃茶杯内兑了热水，吡啦啦地喝了一口，再点燃一根香烟，一抽起来，思绪也开始像烟雾一样地缭绕盘升……

高扬锐记得，十年前的一个星期天，在医科大学的图书馆内与钟恋第一次说话的情形。那一天，高扬锐见同班同学钟恋很孤傲也很孤单地坐在一个角落，聚精会神地看着一部医学著作，就悄悄地走了过去，坐到她的对面，故作轻松地“嗨”了一声，等钟恋抬起头来看他，他才小声’地道：

“能借你的笔用用吗？我的没水了。”

钟恋递给高扬锐钢笔的同时，还说了一句“我在《医学杂志》第九期上读到你的那篇论文了，觉得不错，真的！”高扬锐记得，当时听了这句话，又见钟恋对自己一脸热情，脸上竟然有些发热。电话铃的响声打断了高扬锐的思绪，他拿起话机：

“我是高扬锐，哪一位？什么事？讲！”

“高院长，我是住院部老徐，更换旧病床的事，您看……”

“这件事，下个星期一的办公会上再定吧！”

挂了电话，看看表，高扬锐就出了医院，重新打了一次钟恋的手机，约好了共进午餐的地点，开车去了。

在一家环境十分幽静的饭店里，他与钟恋相对而坐，久久无语，却又久久地对视着，直把钟恋的双腮视出红潮来。钟恋终于忍不住了，说：

“我的脸上是有花还是有字，值得你这么盯着看？”

高扬锐道：“花和字，一看就懂的，但如果是写满密码的一张脸，就是再看一小时，也看不懂的。”

钟恋淡淡地道：“十年了，还是这个样子，真是——说吧，见我，就是为了读我脸上的密码？”

“抱歉——我看，还是先点菜吧。钟恋，这么多年了，你喜欢吃的，有没有变化？”

“如果十年前就懂得这样关照别人，或许就不是现在的这种局面了。”“那就照旧——一份酸辣粉，二两重庆水饺，三两四川笼包，四两兰州拉面，当然，还要一盘香酥凤爪和一份水煮牛肉。”

钟恋惊道：“你从没请我吃过饭的，怎么知道我一吃饭，就爱点这些？”

高扬锐叹了口气说：

“岳峥嵘告诉我的啊——不提他，不然倒胃口。”

“毕业都八年了，你和岳峥嵘还没和好？”

“和好怎样，不好又怎样？钟恋，我知道你与岳峥嵘这些年一直走得很近。”

钟恋道：“你是吃醋，还是生气呢？”

“心如止水之人，生什么气吃什么醋嘛！不过，钟恋，我奇怪的是，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嫁给他？”钟恋微微一笑道：“我也奇怪的是，你为何到现在还不找女朋友？”

“人海茫茫，知音难觅呀！再说，男到三十小后生，女过三十半老人。你都不急，我急什么？来——举杯！”高扬锐端起杯子，向钟恋示意了一下。钟恋道：

“举什么举，空杯呢！”

高扬锐一看，可不，钟恋的杯子里并未斟上酒。高扬锐示意服务员斟上，钟恋将酒杯端起，问道：

“扬锐，趁酒前大家都清醒，把想说的话，说出来吧。”

高扬锐道：“知道他最近准备干什么吗？”

“你是说岳峥嵘？”

“有你在的时候，我对别的男人没有兴趣。”

“听他说，他想作一笔投资。”

“项目呢？”

“你以为我是他的机要秘书呀？不知道！”

“也许他心里就不想让你知道。来，干一杯。”

无言地对饮了三杯，不知钟恋想起了什么，眼角浮现出了隐隐的泪影，望着高扬锐满脸木讷的表情，钟恋轻声说：

“扬锐，听钟情念叨，你对下属很不错。”

“钟情还是黄毛丫头，不懂世故人情。”

“十年前，我不也是黄毛丫头吗？”

“你……你……想说什么？”

高扬锐把筷子放到桌面，很专心地看着钟恋，钟恋道：

“我是想说，我们之间，就算没有岳峥嵘的出现，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没有结果的本身，就是一种结果。”

钟恋沉默了一会儿道：

“扬锐，在你心里，是不是一直认为我是那种很世俗的女人？”

“如果我不曾爱过你，我会肯定地回答你，但我毕竟曾经爱过你，所以我无法回答你。”

钟恋淡淡地一笑道：

“其实，用不着你说什么，我自己也明白自己就是那种很世俗

甚至很卑贱的女人!然而,在这个讲究金钱的社会里,高贵的女人不世俗的女人还能有多少呢?扬锐,有时夜静更深之后,睡不着,我就会想起从前,想起大学时代和你交往的那段美好时光……现在,我知道,你看不上或者说看不起我这种女人,我也不指望让你看得起!真的,谢谢你请我一起吃这顿饭,真心地谢谢!”

“别把话说得这么沉重,别把心情搞得这么沉重好不好?钟恋,往事如梦如烟,只要未来之梦是美丽的,就别气馁。”

“扬锐,其实你比谁都清楚,岳峥嵘视我为枯叶败柳。”

钟恋把话说到这种程度,高扬锐便明白,岳峥嵘想收购旧城医院的事,她也许真的不知道。

说罢钟恋,高扬锐驱车直奔市卫生局,与局长一番长谈,确认旧城医院将被收购的消息并没形成官方的公开信息,心里略为平静了一些。高扬锐明白,旧城医院一旦被四海饭店收购,就意味着他这个刚刚上任不到八个月的院长要下岗了。

回到旧城医院自己的办公室,见办公桌上放着一份工作午餐,餐盒下还压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一行字,是院办秘书钟情留下的,告诉他如果有事,到活动室找她。

高扬锐清楚,中午的休息时间,钟情一般情况下都要到九层的活动室打打乒乓球或者练练健身操。

将纸条揉碎扔进纸篓,进了活动室,正在练着健身操的钟情向高扬锐笑了笑,算是打过了招呼。高扬锐上前关了电源。健身操的旋律没了,几个同钟情一块儿练着的实习护士都停了下来,胆怯地望着高扬锐,不敢出声。钟情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道:

“高院长，有事吗？”

高扬锐道：

“累得精疲力尽，下午还有精力工作吗？”

语气不重，但毕竟是训人的语气。几个实习的护士见势头不妙，低着头抱了衣服开遛，钟情也想走，高扬锐喊道：

“小钟，你别走！”

钟情恳求似地说：

“高院长，我不会影响下午的工作的！别批评我，行吗？”

“谁说我要批评你呢？我是叫你不要走，陪我打几局乒乓球。”

钟情笑了：“打球就打球，上个星期天，我又学到了下旋球的开法呢，保准您一上来就接不住！”

“那就试试看！”

打了几个回合，尽管钟情边打边笑，也没能让高扬锐的心情舒展起来。钟情放了一个高球，故意让高扬锐来一个扣杀，结果却扣出台，飞出老远。钟情抹着汗水要去捡球，高扬锐道：

“算了，不玩了，太热！”

钟情道：“怕是太臭吧，一米高的球都扣飞了呢！”

见高扬锐回过头白自己一眼，钟情就不再做声，跟着高扬锐进了办公室，见办公桌上的工作午餐没有动，问道：

“高院长，您没吃？”

“我吃过了，拿走吧。”

“吃不吃都是属于您的，您让我往哪儿拿嘛。”

“看看有谁误了午餐时间，就给谁送去。”

“好吧——我先给您沏杯茶——高院长，咱们旧城医院，真的要解体吗？”

钟情边沏茶边这么问。高扬锐道：

“谁说的？”

“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呢。”

“别没见风就是雨！咱们旧城医院，好好的，解什么体！”

钟情小声地道：“高院长，中午，您是不是请市卫生局的领导吃饭去了？”

“不当说的不说，不当问的不问，一个院办秘书，尽操不该操的心，不务正业！”

钟情鼓起了嘴巴，将沏好的茶重重的放到办公桌上，气嘟嘟地说：

“关心集体，也有错吗？”

高扬锐一挥手，道：

“去去去，别给我添堵，去！”

钟情见高扬锐完全没有了往日那种和蔼可亲的神态，便暗暗地

猜想，今天的高院长，也许碰上了什么烦心之事吧。

星期一刚到办公室，办公桌上的电话就响起来，马驰拿起话机：

“我是马驰，请讲！”

对方道：“马副市长，我是防洪指挥部的任道远呀！”

据气象部门说，这个星期，我市的降水量比往年同期要高出30至40个百分点，我担心沿江大堤上的人力和防洪物资不充足啊！”

“现在的水位比去年同期高多少？”

“大约高六个百分点！而且，昨天夜里十一点，发生了一处管涌，被驻守的解放军官兵堵住了！”

“好哇——老任，向防洪救险的武警、解放军战士转达市委的问候与谢意！如果能抽出时间，星期二或者星期三，我和牛秘书长，将代表市委市政府，到沿江大堤第一线，看望问候大家！”

对方道：“我代表所有的守堤人谢谢市委领导了！马副市长，抗洪救险的物资不足，这是当务之急要解决的事啊！”

马驰道：“放心，我这就让牛秘书长全力协调解决这件事情！”

放下话机，还没沏好一杯茶，牛耕就走了进来：

“副市长，防洪指挥部送上来一份报告，关于补充调拨抗洪抢险物资的事，您看不看？”

“任道远刚才来过电话了。秘书长，雨季防洪，历年来都是我们连江市委重中之重的工作，如果沿江大堤出了漏子，咱们的乌纱

帽，就要被摘掉的。”

牛耕道：“抗洪抢险能升官也能丢官，这个我懂！副市长，要不，我这就去办？”

“好吧，顺便通知一下市电视台，各报社，多播多发抗洪抢险的报道。”

“没问题。副市长，这个，您看……？是岳峥嵘那小子的一点意思。”

牛耕将一张50万人民币的存单递给了马驰，马驰一看，马上拉下脸来，说：

“这是什么意思？收购旧城医院的意思？”

牛耕道：“应该是的吧，我也一样收到了一张。”

砰地一拳砸在桌子上，脸涨得通红：“这个岳……，简直太……”牛耕一惊，嗫嚅着说：“副市长，您看这事儿……这个小岳也真是……，要不，我原样退回去？”

“马驰狡黠地一笑，说：“牛秘书长，你看这事怎么处理？”牛耕仿佛随口说道：“峥嵘说过，陈市长那里，他再另外安排……”

马驰忽然很大气地一笑道：

“算了算了，这事儿以后再说，不管怎么说，旧城医院归属到四海饭店的名下，看来是一件好事嘛！”

牛耕道：“我也有同感，只不过一家饭店收购一家医院，听起来总有些不伦不类。”

马驰道：“那就让岳峥嵘自己变通一下。”

牛耕说了一声“好吧”，走出马驰副市长的办公室。马驰冲他摆摆手，就坐在办公桌后，先看了几分钟的报纸，接着看各个部门呈送上来的各种各样的报告。大约十点多钟不到十一点的光景，窗外有了隐隐的雷声，估计又会下雨。马驰走到窗前，看了看外边的天气，的的确确，是要下雨的模样了。想想，马驰打了一个电话，当听到对方喂了一声之后，他没有出声。对方道：

“是马哥吗，我知道是你，你说话呀！”

马驰道：“宋怡，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我想你想得睡不着呢！”

马驰挂断电话，他怕再听宋怡嗲声嗲气地说下去，自己无法自持。事实上，昨夜一夜，马驰烙煎饼一样地翻转在妻子衣娟红的身边，也没怎么睡好，虽然是结发夫妻，十多年恩爱，妻子衣娟红胴体的丰腴程度也不比宋怡差多少，但宋怡毕竟才二十来岁啊，更何況宋怡是年轻靓丽而又走红的歌星呢。

靠在高背真皮座椅上，幅度不大地摇荡着，闭上眼睛，马驰脑海里就闪现出了宋怡的身影。

那一夜，准确点说，就是上个星期五晚餐后，牛耕把裴蓓领走后，宋怡将马驰领进了1678房间。宋怡告诉他，说1678房间是岳总专门调出来让她宋怡住的。

马驰不笨，自然能明白宋怡其实在说，岳总是为他这个常务副市长提供了养二奶的包房。

那个夜晚，宋怡小姐的歌声同她的青春之身一起，令马驰陶醉不已！其实，自认为对女人颇有研究对女色颇有见地的马驰，平日间很少有为红颜折腰的时候。他不是那种见了女人就腿软走不动路的浅薄男人。他有他的眼光。

宋怡的姿色，在马驰看来，属于越看越美越熟越妖娆的那种，看似容貌平淡，其实在看似平淡中藏着丰饶；看似形体苗条，其实，在看似苗条中藏着丰腴。

本来，马驰对宋怡小姐的心态，是不太经心也不准备上心。在这种逢场作戏的男欢女爱上，马驰一向认为自己可以拿得起放得下。刚刚几天没见，竟然在半个小时内莫名其妙地还打了电话。马驰想，这种激动或曰这种躁动，似乎与他的年龄及职务很不协调。

电话响起来，马驰将抽到一半的香烟摁灭，拿起手机，“我是马驰，哪一位，请讲话。”

“老马，我是娟红，我想以市妇联的名义，组织一批妇女煮些绿豆粥，送到沿江大堤上，为解放军战士武警官兵们解渴降温，你看行吗？”

马驰道：“我觉得这是一件有意义的好事，娟红，干嘛给我打电话，为何不直接请示陈市长和王书记呢？”

“我都请示过了，两位领导都说这件事由你来定！”

“好吧，以市妇联的名义去办！但要注意上堤的人不要太多，在绿豆粥里，放一些冰糖，用卡车送上去。”收了线，马驰觉得妻子在这件事上似是在做表面文章，不过，沿江大堤上的解放军战士和武警官兵每人能喝上一碗加了冰糖的绿豆粥，还是有助于降温和解渴的。刚刚品了一口茶，电话又响起来，一接，是四海饭店的老总

岳峥嵘打的。在电话中，岳峥嵘说，1678号房的客人找到他的办公室了，一定要他打这个电话，并旁敲侧击地问他是否收到了那张单据？在话筒里，马驰含含糊糊地嗯嗯了几声，并说午休的时间赶到四海饭店。十二点多钟，准确点说是十二点五十三分，马驰神不知鬼不觉地到了四海饭店，进了1678号房。一进门，宋怡双眼之中闪着喜悦万分的泪花迎上来，小鸟投林般就投进了马驰的怀里，晃动着脑袋动情地说道：

“马哥，真的想死我哦！”

马驰的右手轻轻地拍在宋怡赤裸的后背上，道：

“想什么想，我真的能令你如此去想吗？”

宋怡道：“您清楚的，我的身体之门是您第一个打开的，我不想您想谁？”

“其实，我这两天忙里偷闲时，也想起你，不然的话，上午我怎么会给你打电话呢？”

宋怡拥着马驰坐到沙发上，“马哥，能给我留下电话吗？”

“没这个必要吧，你安心地住在这里，只要有时间，我就会过来。”

“马哥，其实，我早认出您是谁了，只不过您不想说破，我也不好意思道破。”

“那你说说，我是谁？”

“您就是咱们连江市的常务副市长马驰！”

马驰摘下墨镜，道：“不错，我的确是马驰。宋怡，既然你已

经知道了我的身份，就应该懂规矩，明事理，否则的话，你会知道自己所要付出的代价。”

宋怡给了马驰一个吻，依偎进他的怀里，温情无比地说：

“我明白，所以，我才愿把自己完整无损的青春交给您！真的，马哥，从前天夜里开始，我就暗暗地下定了决心，我不仅要把自己的身子交给您，今生今世，就是我的命，也愿交给您！”

宋怡说得很动情，以至于润在双眼中的泪流了出来。

马驰替她抹了抹泪水，说：

“宋怡，我可是有妻室的人，孩子都二十多岁了，在国外留学，跟你差不多大呢！”

宋怡道：“爱情没有年龄的界线。当然，我爱您，并没有要求您对我承诺什么，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您必须允许我深深地爱着您。”

宋怡的一番话，让马驰听后十分地舒服，尽管马驰清楚，妙龄歌星宋怡对自己这个年近五旬的男人萌发了爱心，百分之九十的因素在于自己是连江市的常务副市长。换句话说，宋怡对他马驰的爱，其实是对连江市常务副市长这一官职的爱。如果常务副市长不是他马驰，宋怡——这个玲珑妖娆的女孩，就不可能投进他的怀抱。

马驰的手指从宋怡的胸前抹过，说：

“宋怡，谢谢你这么对我！我也劝你一句，相信人间自有真情在吧！只要我在位一天，就保证你能幸福快乐地生活一天。”

宋怡道：“您不怕自己成为第二个成克杰呀？”

马驰一笑道：

“怕是怕，但我不会成为成克杰。”

“因为您的官还不够大还不够招风？”

“这是一个方面吧，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不养女人，而成克杰他养。”

“我明白了，您真的不会成为成克杰！”

言罢，双唇微颤着呈送到马驰的面前，马驰小心地品了几品，说：“好香——好甜！”

“香什么香，我又不是什么香香女。”

“就是真的香香女在，也不一定有你香呢！”

宋怡搂住了马驰的脖子，嗲声地撒娇：

“我这么香，下午就不要走嘛！”

马驰道：“那怎么行呢，工作还是要干的。”

“什么工作那么重要呀？”

“现在正值长江汛期，沿江大堤险情不断，昨日夜里就出现过管涌呢！”

宋怡脸一红，挑逗地说：

“我昨夜在梦里也见到了一次管涌的，只不过，发生管涌的，

是您这个常务副市长哦！”

马驰一听，一下子将宋怡扑倒在沙发上。

### 第三章

得知衣娟红被人杀害在家的消息，方雅君赶到马驰副市长家，当着马驰的面生生地挤出几滴眼泪来，边嘤嘤着边劝马驰节哀。一直陪在马驰家的市府秘书处的小白和司机范南岳，一口一个方阿姨地叫，劝她别哭坏了身体，让她坐。

没见到衣娟红的尸体，只见到了浸泡在洗浴间的染着血渍的床单，方雅君骂几声不得好死的凶犯，又劝马驰，劝得马驰热泪纵横一阵，才回到自己的家。

洗了洗脸，准确点说是洗了洗脸上的泪痕，方雅君知道老公牛耕在外边忙呼，晚饭前不会着家，锁好家门进了电梯，直奔家属楼的顶层。在顶层的几套单元房里转了一圈，满意地回到自己家里，将收到的现金数了三遍，方雅君的脸上就荡漾着一种满足的笑容。

把现金收好，方雅君想，衣娟红突遭横祸，对于她方雅君来说，并不算一件坏消息。因为，在她方雅君看来，衣娟红时不时地有碍她在家属楼顶几套单元房里所进行的生意。明白点说，大家同住一个家属楼，衣娟红常常对乘坐电梯上下的陌生男女大起疑心，特别是对那些看上去面目似曾相识的年轻漂亮的女孩更加关注。事实上，漂亮女孩，大多生得较为相像，更何况方雅君楼上的生意中所用的年轻女孩里，有的真是当红的演员、模特或者歌星呢！方雅君知道，在这幢家属楼里，除了常务副市长马驰外，就数她老公牛耕的职务最高。换句话说，现在衣娟红去了，她方雅君自然就成了这幢家属楼里的大姐大。方雅君自跟牛耕结婚之后，没有别的什么喜好，也不像衣娟红爱权力爱名誉，方雅君喜好的就是钱，尽管她明白自己所赚的钱自己用不完，但依旧要去赚，而且是不择手段地赚。

就在方雅君数着现钞的时候，在三江饭店的1818房间里，她的丈夫牛耕正在数着模特查琴琴双臂上的红斑与黑斑。数之前，查琴琴说她的左手臂上有三十六粒红斑，对应着三十六天罡，右手臂上有七十二粒黑斑，对应着七十二地煞，加起来共一百零八粒，正好对应水浒传里的一百零八名好汉。

牛耕听查琴琴如此一说，就让查琴琴将低胸口的蝙蝠衫脱掉，只穿纹了边的胸罩，露出丰腴白皙的两条手臂来，当牛耕从查琴琴的左手臂上不多不少地数出三十六粒红斑，从右手臂上不多不少地数出七十二粒黑斑之后，很吃惊地道：

“小查，不多不少，加起来真的是一百零八粒，这也真是件怪事啊！”

查琴琴道：“我要是没一点怪处奇处，三江饭店的老总能把我当作上等的奇特礼物送给您这堂堂的大秘书长吗？”

牛耕道：“你和石垒城是怎么认识的呢？”

“谢西袅引见的。”

“就是上午一起去钓鱼的那个谢西袅？”

“是她。秘书长，我听石总和西袅聊天时，说您也喜欢摄影的，是吗？要知道，我们这些作模特的女孩，第一喜好，就是让摄影师拍照！现在，此刻，秘书长，您不想为我拍几张吗？”

“拍是要拍的，不过，此刻我想弄明白的是，你的两只手臂上，为什么会形成颜色不同的斑，而且粒数巧得不可思议，能给我解释解释吗？”

“抱歉，我不能告诉您。秘书长，您难道看不出来我是千百年

中才有可能出一个的奇美女子么？”

牛耕道：

“就是你双臂上的这一百零八‘将’？”

查琴琴一笑道：

“这算什么奇美嘛，告诉您，我可是一朵一月一鲜红的奇葩呢！”

“大凡女子，都会一月一鲜红的，这又有什么奇美可言呢？”

查琴琴道：

“我看，您不太懂女人，起码可以说，您没懂我。秘书长，我是不是奇美女子，一会儿您就明白了。”

言罢，查琴琴就要解掉胸罩，牛耕道：

“且慢，在我没明白石垒城的用意之前，我不会轻易和你发生什么。”

“牛秘书长，您太小心谨慎了吧？石总说他跟您是多年的交情，才让我陪您快乐高兴一番，别的，能有什么用意呢？”

“交情归交情，生意归生意——也罢，来，查小姐，就让我看看你到底有什么样的奇特之美。”

查琴琴道：“那您得先把眼睛闭上。”

牛耕闭上了眼睛，查琴琴羞羞答答地净了衣衫，一缕淡淡的芬芳随之弥漫在房间内的空气之中。牛耕闻到这种淡淡的芬芳，精神

为之一振，睁开眼睛，当双目扫视到查琴琴丰腴丰饶的胴体之上，那些有着特殊造型的凸凹之地时，展开双臂一下子将她紧紧地揽进怀里，道：

“真是不看不知道，女人真奇妙啊！”

查琴琴道：

“女人就是女人，有什么奇妙嘛！”

牛耕道：

“同一般的女人相比，查小姐，你的确有着自己的奇特之美！来，站好，让我仔细地欣赏欣赏！记得一本古籍上有记载，像你这么奇特的女人，才是……”

牛耕没有把话说完，手机响了起来。一接听，听出是市武警队的队长周大勇，说是关于马驰副市长的妻子衣娟红一案的事，想同他聊聊，牛耕道：

“我从你们那离开还不到两个小时，有话，怎么我在的时间不说呢？”

“当时大家的思维都比较混乱！秘书长，您看，能抽出时间吗？”

“要是不是十万火急，最好等到星期一上班时再说吧！”

“现在是周六，我想您可能会有时间，我到您家里来，怎么样？”

“我很忙，再定吧！”

不等对方再说什么，牛耕就收了线，将手机扔到沙发上，有些扫兴。查琴琴道：

“扯谎，您本来不忙的，还说很忙。”

牛耕道：“休息时间，不谈公事。查小姐，你说说，咱们两人之间的活动，怎么安排？”

查琴琴道：“一切听从领导的指示。”

牛耕一笑道：

“听我的指示，好哇！来几个造型，我给你拍几组照片，怎么样？”

查琴琴点点头，先摆出了一个“新荷承露”的造型。牛耕看了，心里暗暗地叫绝！模特就是模特，一举一动都透着极高的灵性。牛耕准备好了高频照相机，选择了几种不同的角度与光线，拍了几组，又让查琴琴摆出了一个

“玉树临风”的造型，再拍。

就在这时，有人摁响了门铃。查琴琴扯过床单盖住了自己赤裸着的身体。牛耕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衫，走到门后，问道：

“哪一位？”

门外的人道：

“我是小谢，牛先生，石总让我给您和小查送水果点心来了。”

牛耕打开门，门外站着的正是谢西袅，谢西袅双手端着一个果

盘，有进口的水果和点心。

从火葬场回来，市委书记王志强和市长陈望达都劝马驰回家休息，马驰感谢了领导的关心照顾后，还是去了办公室。

因衣娟红是连江市妇联的干部，又是他常务副市长的妻子，因此，在火葬场，由市妇联主持，开了个简单的追悼会，市长还在追悼会上发了言，市委书记也以个人的名义送了花环。马驰就觉得，市委书记、市长没有轻看自己。因为，按照惯例，市委书记王志强不可能出现在衣娟红入葬前的地点。

秘书处的小白，在市长陈望达的授意下，来到了马驰的办公室。见马驰神态恍惚，为他展开日报后，沏上茶，道：

“马副市长，陈市长说，这一个星期，由我负责您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马驰似乎到此刻才发现小白，忙道：

“我没事，小白，你还是去陈市长那儿吧！”

“马副市长，您就别在意了，大家都知道您的心情沉痛。我到外间了，有什么事，尽管指示我去做。”

小白关上门，到了外间。马驰伸手调整了一下桌上日报的角度，看了两眼，却没读明白什么内容。

妻子衣娟红的去世，给马驰的打击真是不小！两天中，因为悲伤也因为缺少睡眠，马驰的容颜看上去极度地憔悴，精神不振，脸色发青，青中带黑。

坐在办公桌后，本是想打起精神看几份报告的，但力不从心，

腰酸背痛不说，就连眼皮也不争气，时不时地就自行合上。

喝了几口茶，往椅背上一靠，马驰干脆闭目养起神来。似睡非睡之间，马驰的思绪回到了二十多年前……那是一个骄阳似火的下午，马驰到《妇女》杂志社去送一篇稿件，约见的编辑没在，接待马驰的，就是刚从大学毕业分到杂志社的年轻女孩衣娟红。两人一聊，竟是校友，彼此之间的话语就亲近了不少！马驰记得，当时，他见衣娟红脸蛋秀美身段窈窕，就大胆地邀请她晚上一同去看电影。衣娟红虽然脸红心跳得厉害，仍然赴了约。

在电影院里，看着影片上的爱情故事，马驰悄然地拽拽衣娟红的衣袖，小声地道：

“小衣，咱们交个朋友，行吗？”

衣娟红道：“人家本来就是把你当朋友的嘛。”

马驰道：“我的意思是说，咱们交一个可以在将来生活在一起的朋友。”

马驰记得，当时，听了这句话，衣娟红沉默了很久，才说等她考虑一段时间再说。事实上，没过三天，衣娟红就给马驰打来电话，约在市区某公园见了面。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马驰记得非常清楚，在公园假山林荫下的一张长条凳上，衣娟红穿着一条草绿色的连衣裙，很倩丽地坐着。马驰走上前，坐到她身边，道：

“小衣，我来了！”

衣娟红扑哧一笑，说：

“我也知道是你来了。”

马驰自嘲地一笑道：

“我一想到见面，心里就有些紧张，你别笑话我。”

衣娟红莞尔一笑。

马驰吭吭哧哧地说：

“其实，这几天，我天天都在盼你的电话！小衣，真的，自一块儿看了那场电影，我……我的心中就装下了你！”

衣娟红羞红了脸，低下了头，轻声问道：

“骗人！你喜欢我什么？”

“什么我都喜欢，真的！”

“那要是我不喜欢你呢？”

马驰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正吭哧呢，恰好一个卖冰棍的中年妇女吆喝着来到了马驰的跟前，道：

“小伙子，大热天的，还不请女朋友吃根冰棍，去去暑气！”

马驰说对对对。五分钱一根的冰棍，马驰买了一块钱的，二十根，递给衣娟红道：

“来，真的能降温呢！”

衣娟红道：“这么多，都吃进肚里，还不把人的心都冰凉了！”

马驰道：“心凉了，身体自然就凉了，就感觉不到热呢！”

衣娟红道：“嗨呀！你这个人！瞧你挺聪明的样子，就是不懂人家的意思！”

马驰道：“小衣，我懂你的意思，咱不吃，把这些冰棍都扔了，我这人真笨让你心凉了。”

衣娟红道：“我的心要是凉了，就不约你到这儿来见面了。马驰，能给我说说你的家庭、你的理想吗？”

马驰记得，那个下午，他和衣娟红谈得很真诚很投机，直谈到星星缀满了天空，俩人都觉得时间过得真快……听到有人走进了办公室，马驰睁开眼睛，见是小白，坐正身体，道：

“小白，有什么事嘛？”

“牛秘书长说，五分钟后给您送两份报告。”

“好吧——小白，现在是什么时间，我刚才是不是睡着了？”

“快下班了呢！副市长，刚才，四海饭店的岳总来过电话，说是晚上想请您坐坐。”

“小白，三天内，除了工作上的事外，其他所有的私人应酬，你全给我回绝掉，就说我的身体不太好。”

“副市长，要不，您也别撑着，反正王书记和陈市长都主张您先休息几天的。”

马驰苦笑了一下，道：

“猫在家里，我会更加难以振作起来的，还不如工作，压抑的心还可以让紧张的工作冲淡一些。”

小白还想说什么的时候，秘书长牛耕走了进来，边把报告朝马驰的办公桌上递边问道：

“副市长，还扛得住吧？”

马驰道：“放心，我还垮不了——秘书长，怎么回事？给受灾村镇拨救济粮款的事，党委会早就定下了的，怎么到今天才落实到报告上？”

牛耕道：

“您和陈市长等主要领导，不是都出差了么，这事，就这样撂下了。”

马驰没再说话，看完报告，签了字，道：

“老牛，尽快送呈陈市长和王书记，受灾的百姓们都等着这笔救命的粮款呢！”

“我这就去办！副市长，您可要多多保重啊！”

马驰说他没事，站起身，象征性地送走牛耕。小白拿起热水瓶，给他的茶杯续了些开水，道：

“副市长，晚上想吃些什么呢，我先去替您准备好？”

“谢谢了！小白，下班了，回家吧，这两天你也够辛苦的。我的状态已经好起来，用不着你照顾，这两天，没去见男朋友吧？现在打个电话约约，听话。”

小白不好意思地说：

“副市长，我还没谈男朋友呢——要不，我给您去订一份东坡肘子？”

马驰摆摆手，那意思是说不用。将桌子上的文件和各类报告简单地整理一番后，马驰道：

“小白，告诉小范一声，今晚，你们两个都放假！下班后，我打算到一个老同学家去走走，散散心，不用车，也不用你陪，去吧！”

小白道：“好吧，可是，如果陈市长知道了，又要批我一通的。”

“没关系，你看，我的精神、气色都基本上正常了。没事，该下班了，去吧！”

“副市长，那，我先走了。”

“告诉小范一声，不用等我下班，也自由活动吧。”

小白“嗯”一声，离去了。马驰长嘘了一口气，喝了两口茶，想想，还是拨了一个电话，但刚拨了几个数字，又挂了机，然后从皮包里掏出手机来，拨通一个电话，道：

“喂——是我，在干什么呢……看电视节目，够清闲的啊……嗯……好吧……好吧……两个小时后，我一定到……嗯，一会儿见！”

马驰刚要走出办公室，电话响了起来，一接，是岳峥嵘。岳峥嵘说他就在门外，马驰只好请他进办公室。

岳峥嵘进了办公室，一脸愁容地说：

“马副市长，旧城医院改建的资金有了缺口，您看这事儿，事情干了半截儿真让人为难……”

马驰道：“你不是一再说资金没有问题的，怎么就出现缺口了呢？”

岳峥嵘一脸无奈地笑道：

“马副市长，怪只怪当初我没留下余地，不过，好在这个缺口还不是太大。”

马驰道：“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吗？”

岳峥嵘道：“改建工程基本已进入尾声，资金缺口，主要是在添置医疗器械、先进仪器这一块，大约需要两千万。我想，能不能找市财政借一点呢？”

马驰道：“这个口怕不好开！你们四海饭店——是四海医药公司，收购旧城医院，这个项目本身当时就是有争议的，你应该明白这一点嘛。”

岳峥嵘道：“马副市长，事到如今，我也就实话实说吧，资金缺口，其实……其实原本没有这么大，但在收购旧城医院的运作过程中，慢慢就出现了这个缺口。不过，我估算了一下，如果旧城医院在九月底改造完毕，十月份开始运营的话，到明年的十月，至少可赢利两千万！无论这两千万现在从哪儿拆借，明年都能归还。”

马驰关上办公室的门，小声道：

“小岳，陈市长那里，你没去找找？”

岳峥嵘一笑，道：

“我就是刚刚从陈市长的办公室出来，又到您这儿来的。”

“陈市长是什么意思？”

“陈市长说，我们四海医药公司改建扩建旧城医院，也可算是一件公益行为，市政府应该大力支持。”

“好吧，等我与市长碰碰头，再定。”

“马副市长，陈市长让我转告您，这件事，由您来全权处理，不必向他请示。”

岳峥嵘掏出一盒大中华牌的烟来，递给马驰一支，并为他点燃。马驰吸了一口，道：

“市财政恐怕无法拆借出两千万来，这样吧，要不，以抵押的方式，向银行贷款，怎么样？”

“马副市长，要是想搞抵押贷款，我也就不来找您了。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市财政拨出两千万，说借给我们四海医药公司也行，或者，说是扶持更好！反正，这两千万，明年的这个时候，我还给您，想怎么处理，还不是您和陈市长一句话么。”

马驰道：“两千万，不是个小数目。这样吧，我先向市财政摸摸底，明天下午再定。”

岳峥嵘道：“好吧！副市长，今天晚上有空吗，我知道您的心情压抑，由我带您去个地方，放松放松？”

马驰摇摇手：“不用了，今晚我已经有了安排，改日吧。”

岳峥嵘离去。马驰关好办公室的门，进了电梯，正巧碰上市长

陈望达。陈望达道：

“怎么样，老马，吃得消吗？”

马驰道：“陈市长，您看，我没问题。”

“嗯——那好，岳峥嵘找过你吧？”

“我正想就这件事向您请示呢！”

“老马，你是常务副市长，市建、市卫生口都归你抓，你看着解决就是了，用不着请示，有些事情，该下决心就下，不要再拖了，我们的工作效率可是不大过硬啊！”

马驰道：“陈市长，从市财政斥资两千万，这名义……”具体问题你去想办法就是了。老马，我想，经济上的账，我这颗脑袋，可没你灵的！”

出了办公楼，陈望达见马驰的司机和车都没在，本来上了车关好门的，又打开车门，道：

“老马，来，坐我的车，捎你一程！”

马驰走上前，替陈望达关上车门，道：

“陈市长，您先走吧，我想散散步，走走！”

走到大街上，马驰前后左右看了看，没发现有熟人，就招手拦了辆出租车，坐了进去。出租司机有些吃惊地说：

“马副市长，您还坐出租车呀？”

马驰一惊，道：

“你认识我?”

出租司机道：“您常在电视里亮相，连江市的市民想，不认识您，也难——去哪儿?”

马驰道：“前边不远。”

坐了一千米，马驰下了出租车，想了想，还是给司机范南岳打电话。心里想，还是坐自己司机的车，保密，安全，舒服。

周大勇把刚刚归队的黄家伟和杜齐叫进自己的办公室，关上门，说道：

“谈谈吧，这两天，有什么进展和突破?”

杜齐道：“没什么进展。”

黄家伟道：“我这儿也没什么突破。”

周大勇紧紧地盯着黄家伟的面部，脸色很难看。

黄家伟道：“其实，衣娟红一案，虽没什么突破，但在这两天中，我和杜齐，还是有些收获的。”

周大勇坐下来，点燃一根烟，又把烟盒和打火机推到黄家伟的面前。

黄家伟点燃了÷根烟，吸出烟雾来，接着说道：

“经过调查，马驰副市长的家，有可能拥有开门钥匙的人，有秘书长牛耕、司机范南岳、秘书办的文员小白、衣娟红的弟弟衣轮。当然，这几个人，并非直接拥有马副市长家的开门钥匙，而是

说这些人都有机会配齐马副市长家的开门钥匙。”

杜齐道：“据马副市长的司机范南岳讲，他经常从马副市长那儿接过开门钥匙单独去家里取些东西或是向家里送些东西。秘书长牛耕，几年前也有过类似的经历。至于衣娟红的弟弟衣轮，我和黄家伟猜测，他一定也有从姐姐手里接过钥匙单独去家里的机会。”

周大勇道：“范南岳是同马副市长一块进门并发现死者的重要人员，对他，你们俩都问了些什么？”

杜齐道：“跟上次差不多。”

周大勇叫道：“什么叫差不多？具体点说！”

黄家伟道：“范南岳说，从火车站接到马驰后，直往家属楼开。到了门口，马驰按了门铃，又喊了几声，未见动静，才掏出钥匙打开门进的屋。到了客厅，马驰坐到沙发上抽烟休息，范南岳提着皮箱问马驰放到什么地方，马驰告诉他先送到房间里。范南岳进了房间，就发现了死在床上的衣娟红。”

周大勇问：“马副市长家的保险门，是什么牌子的？”

杜齐说：“这个——我没太注意。”

黄家伟道：“我注意了是盼盼牌的。”

周大勇道：“保险门里边，是不是还有一道木门呢？”

杜齐说：“有。”

周大勇道：“范南岳说马驰拿出钥匙开门，是不是打开保险门后，又开里边的一道木门？”

杜齐道：“这个我没问。”

周大勇皱了皱眉头，说：“是你们俩想不起来问还是觉得没必要问呢？”

杜齐道：“我觉得没什么必要。”

黄家伟说：“怪我，是我没有想起来！周队，是我工作做得不细，要批，批我，这跟杜齐没关系，她是新兵，不懂。”

周大勇道：“这种低级的疏漏错误，黄家伟，你是不该出的！”

黄家伟站起来，道：

“周队，下一步该怎么办？”

“凡是能打开马副市长家门的人和有可能打开的人，都给我暗暗地盯住！而且，再找范南岳，一定要他把当日随马副市长进门，马副市长开门的细节弄得清清楚楚！”

“周队，请放心，我不会再犯同样低级的错误。”

杜齐道：

“没事了吧，周队，家伟，咱们吃四川烧烤去！我请客。”

周大勇无意中听到杜齐对黄家伟的亲昵称呼，又有所感，便推辞道：“算了，你们去吃吧，我还有点儿事。”

杜齐撅起嘴，装作不高兴的样子说：“队长，你真生我们的气了？连点面子都不给？”黄家伟也道：“其实，杜齐今晚第一请的，就是你周队。”

周大勇一笑道：“拉拢腐蚀领导？”

杜齐道：“你算什么领导嘛？再说，谁靠近你，谁挨批就多！”

周大勇道：“那我就拽一个能算领导的人，怎么样？”

黄家伟道：“你是指唐局长，他能去吗？”

周大勇道：“干别的，唐局可能不去，但要说去吃四川烧烤，保证他比谁都积极！”

进了一家四川烧烤店的包间，唐律明局长等服务生料理完毕离去，道：

“案子要破，胃口要开，烧烤嘛，要吃！”

杜齐没想到平日里严肃且古板的唐局在这种场合，竟然也有和蔼可亲的一面，微笑道：

“唐局长，我能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吗？”

唐律明道：“没问题——不过，是什么问题？”

杜齐道：“是这样的，周队让我和黄家伟去问马副市长的司机范南岳，我和黄家伟都忘了问范南岳，副市长马驰在打开保险门后，是不是又用钥匙打开里边的木门，因为这，周队训人了呢！”

唐律明道：“天大的疏忽，该训！”

杜齐道：“可我到现在也不明白这有什么紧要嘛。”

周大勇道：“这么说，你还受委屈了？”

杜齐道：“唐局长，您瞧，周队凶巴巴的，又要开训呢！要是再

训，我走，反正现在也不是正课时间。”

周大勇笑道：“你走，这饭钱谁掏？我可身无分文！”

唐律明道：“大周，传帮带嘛，给杜齐上这一课！”

周大勇将嘴里的食物咽下，道：

“一般常理，在就寝前，房子里的主人在撞上保险门后，也会随手撞上木门。也就是说，撞上保险门和木门，是房主就寝前的常规程序。具体点说，马副市长不在，衣娟红一人在家，临睡前，肯定会撞上保险门继而撞上木门。第二天，司机范南岳随马驰回家，马驰打开保险门，里边的木门如果没锁或者虚掩着，不是说明凶犯在作案后，心里较为紧张，逃得较为匆忙吗？反之，如果木门是撞上的，马副市长是用钥匙打开的，便说明凶犯作案后并不慌张，而是较为平静地带上门离开现场。其实，你们两个，再问范南岳时，最好还要问清楚，马副市长在开盼盼防盗门时，用了几把钥匙？这个细节，也能说明一些问题！至于能说明什么问题，你们两个下去自己琢磨琢磨。”

杜齐一听，道：“看来，这开门的过程如何，还真的与凶犯有关啊！”

唐律明道：“我们办案，就是要从凶犯觉得没有漏洞的地方找出漏洞！刚才，大勇的分析十分精辟，也很有价值。不错，一个凶犯，在杀了人之后，还能不慌不忙地带上门再撞上保险门，可见其作案的老辣与老练，否则的话，也只能是草草带上保险门后逃之夭夭。”

黄家伟道：“看来，杀害衣娟红的凶犯，是老手还是生手，全看木门是否锁上了。”

周大勇道：“常情如此，但也不能排除特殊情况。我建议你们专案侦案组的全体人员，当然也包括我，将研究定位的那些人全部暗暗地盯死！我总有一种感觉，那个杀害衣娟红的人，肯定是对马副市长家极为熟悉的人。”

杜齐道：“周队，这是你的判断吗？”

周大勇道：“只能说是一种职业式的感觉。”

唐律明道：“我们不能依据感觉办案，但有时职业性的直觉，不可小觑！衣娟红一案，我的看法是，凡是从逻辑上可以列入的嫌疑人，都应该加以关照！我不知你们听明白没有？”

周大勇道：“我听明白了，唐局，您放心，我有把握在规定的时间内破案！”

唐律明道：“军中无戏言，届时破了案，我请你们吃这样的烧烤！要是破不了，哼，别怪我翻脸无情！”

杜齐道：“周队，我可是没有信心啊，唐局长，干脆，这会儿您就对我翻脸无情一回好了。”

唐局长道：“毛丫头，人小鬼大！想让我发一通火，把你们一个个都训跑了，由我这个老头子来结账呀？”

黄家伟道：“唐局长，杜齐是担心在限定的时间里完不成任务。”

唐律明道：“任务必须完成，这顿饭，算我的！”

言罢，掏出钱包，递给杜齐，道：

“结账去吧！”

杜齐接过钱包，打开一看，道：

“哇，这么多钱，够吃十顿四川烧烤呢！”

## 第四章

防洪中期，准确点说是六月二十八日，长江第三次洪峰将要抵达连江市防区之时，沿江大堤上群情振奋之中也有着些许的慌乱，市委书记王志强率领市委班子一干领导亲临沿江大堤，为奋战在沿江大堤上的解放军战士、武警官兵及部分市民们鼓舞士气。

事实上，在随市委书记王志强等领导同车赶往沿江大堤的路上，马驰就想到了一个身先士卒的点子。马驰明白，在多位领导齐聚一地的沿江大堤上，电视台、电台、报刊等媒体的记者，都会云集到沿江大堤上！在这个树形象、扬口碑的大好时机里，马驰暗暗地打算，一定要借机好好表现一番。

由江防指挥部主任任道远引路，一干领导跟在书记王志强身后，走在沿江大堤上。记者们前呼后拥，忙着摄像忙着拍照。一干领导走到五号防段，正碰上大堤出现了一尺多宽的裂口！任道远脸色大变，招呼各位领导迅速后撤。而在此刻，马驰不顾一切地飞身下水，大喊：

“快搭人墙，挡住浪涛，填堵沙袋！”

人群立刻一声哗然！防洪主任任道远大叫：

“马副市长，危险，快上来呀！”

随之，武警战士、解放军官兵一个个飞身而下，用身体做成人墙。马驰在书记王志强、市长陈望达的催促下，让人拉上了大堤。众记者见常务副市长在危难面前具有如此大无畏的精神，都争先恐后地录像、采访、拍照！马驰在上堤后，满是泥水的脸上一直浮现着笑容。

当天晚上，市电视台就播放了马驰飞身下水堵裂口的镜头，配以激情澎湃的解说词，一同看着电视的妻子衣娟红看了马驰一眼，幸福地道：

“老马，看不出，你还有一身英雄气概啊！”

马驰只是笑，不语。衣娟红道：

“往下跳的时候，你就没想想后果，如有发生不测，我不就成了寡妇？”

第二天上班，办公桌上的连江市报，头版头条，就是常务副市长飞身江流的报道，标题是《浪涛急江堤裂口，副市长飞身救险》，标题下边，配有马驰跳入江流时的巨幅彩照。马驰扫了一眼，让司机范南岳把报纸扔进纸篓，范南岳道：

“副市长，您不是还没看吗，这是我特意为您买下的呢。”

马驰道：“尽是些胡吹乱捧的文章，看了，不如不看。”

范南岳道：“副市长，头版头条，可是说您的事迹呢！”

马驰笑道：“那就更没必要看了。去吧，中午，我还要用车，别到处胡跑。”

司机范南岳刚走，秘书长牛耕手举报纸满脸乐开花地走进来，道：

“副市长，头彩，头彩呀！”

马驰装作不解地道：

“什么头彩？”

牛耕道：“《浪涛急江堤裂口，副市长飞身救险》！”

老马，您这种气魄，足让我学一辈子的！”

马驰泡好了两杯茶，递给了牛耕一杯，道：

“当时，情况危急，咱们这样的副手，总不能等书记市长发话了再往下跳吧？果真如此不也显得咱们太没水平了。”

牛耕道：“是啊——副市长，这篇报道，看了吗？”

马驰摇摇头，道：“有什么可看的，这些记者们，也真是不懂事，书记市长的事迹不报道不宣传，却吹我这个二线上的人，没意义嘛！”

牛耕道：“有意义，而且有深远的意义呢！副市长，那个叫宋怡的女子，够不够味？”

马驰有点厌烦地斜牛耕一眼，道：“工作时间，不谈儿女私情！”

牛耕自知失言，不吱声了。

半晌，马驰明知故问地说道：

“陈市长那里的工作，岳峥嵘做得怎么样了？”

牛耕道：“刚才，我给峥嵘去过电话，问过这件事，他说陈市长那里不会卡壳，他的工作，已经做到家了。”

马驰道：“好哇——中午，告诉岳峥嵘，找个地方坐坐，商量一下具体的工作方案。”

牛耕道：“好嘞！我这就回办公室，给他通气。”

中午，四海饭店的豪华包间里，马驰、牛耕、岳峥嵘分宾主坐定，酒过三巡后，岳峥嵘道：

“副市长，牛哥，觉得这几道菜的味道劲道怎样？”

马驰夹了一口菜，慢慢地嚼着，像没听见似的。

牛耕道：“三鞭催牛、六丸闹春，两道好菜啊！峥嵘，用这两道菜下酒，安的什么心嘛！”

岳峥嵘笑道：“两位领导日夜操劳，小弟我是开饭店的，到我这儿来了，不让两位哥哥进补进补，小弟岂不是失职，来，干！”

马驰道：

“你从现在起，就不光是开饭店的，而且是与医药相关的工作者。”

岳峥嵘喝了一口酒，道：

马市长，您的意思是？

牛耕道：“马副市长是说，一个饭店收购一家医院，听起来极不顺耳，要是某医药公司收购改造一家医院，似乎就比较合乎常理了。”

岳峥嵘道：“这容易，我赶明儿注册一家医药公司就是了。”

马驰道：“以四海饭店的实力，注册一家五千万的医药公司，应该不是问题。也就是说，一家经济实力雄厚的医药公司，才可能

有实力收购改建旧城医院。”

岳峥嵘道：“谢谢两位领导的点拨，两天内，我保证把这医药公司的事办妥。来，马市长，牛哥，这酒、这菜，可是我特意为二位备下的！”

牛耕道：“这两道菜，净价怕得两只手吧？”

岳峥嵘道：“要不，叫两个小姐进来，说个笑话，开心开心？”

牛耕看了马驰一下，见马驰微笑着，就道：

“好吧，笑一笑，助助酒兴！”

岳峥嵘打了个电话，没过五分钟，就有一位看上去十分漂亮、妩媚的女子走进了包间，向牛耕行了个弯腰礼，然后叫一声岳哥，就坐到了岳峥嵘身边。岳峥嵘道：“她叫小娜。”

小娜微笑着站起身，给马驰和牛耕斟了酒，微笑着坐下，道：

“两位大哥，听我的笑话，可是要付小费的。”

牛耕道：“只要能让我们笑起来，小费，没问题。”

“两位大哥，是想听荤腔味浓的，还是淡的？”

牛耕道：“浓也好淡也好，只要可笑就成。”

“其实，我也不怎么会讲笑话，就说一个女大学生到我们村扫盲的真实故事吧。一天晚上，村长把全村的男女文盲召集到村部会议室，由女大学生教识字。女大学生在黑板上写出了‘人’、‘大’两个字，然后面对大家，双手贴紧裤线，两脚叉开说，大家看看，我现在的样子，与黑板上的第一个字，差不多吧，这就是

个‘人’字!然后，双臂平展，伸直，与肩平，说这就是个‘大’字，也说是黑板上的第二个字!女大学生教到这里，没想到有个叫三愣子的男人走上前，学着女大学生的样子，两腿叉开，双臂平展伸直与肩平，问女大学生道——我这个样子，是个什么字?女大学生说，跟我一样，是个‘大’字呀?三愣子说，我怎么能跟你一样呢?你两腿间没有点，我两腿间有个点儿呢!”

牛耕已是忍不住地笑了。马驰勉强笑笑。牛耕道：

“好笑，好笑嘛!小娜姑娘，来，奖励你一次，吃吃这盘菜!”

小娜看一眼菜盘，脸红地道：

“这两道菜，还是三位大哥吃吧。”

言罢，起身为三位满了酒，告辞离开了。岳峥嵘关上门，道：

“还有点意思吧?”

牛耕道：“笑话有意思，她长得也很有意思，跟这两道菜一样，够劲!”

马驰道：“这也叫笑话?档次太低了!农民水平。这小姐看着挺水灵的，怎么这么蠢笨?岳经理，你整天泡在女人海里，当心把身子骨泡酥了啊!”

岳峥嵘道：“哪能呢!两位不知，刚才这妞，还是正牌大学生呢，毕业后，不愿离开城市，加之喜欢小说，写了几部没人要，就落到今天这个光景了。”

马驰道：“就这么点趣味、智力能写出什么好小说?难怪小说没人要了。”

马驰微微一笑，若有所思地呷了口酒，而后话锋一转，说：“岳老板，可以说说你为何要收购旧城医院么？”

岳峥嵘道：“现在，投资医院，是名利双赢的好生意，谁都明白这一点的。高调，我不想唱，我只是有过剩的资金，想赚钱，而旧城医院又真的急需改造重建，再加旧城医院与我们饭店相距不远，几乎可算是邻居，因此，就想到了这一点。”

马驰道：“可市卫生局的某些领导说，你收购旧城医院，有一些个人情感因素的原因，是吗？”

岳峥嵘道：“任何一次投资或者说任何一个项目，实施起来，肯定有我个人的情感因素在起作用。”

牛耕道：“是啊——详细的计划形成文本了吗？”

岳峥嵘道：“我的两位助理正在起草，估计下个星期就可以正式送审。”

马驰道：

“注意，收购改建旧城医院的，不是饭店，而是一家医药公司！”

自同常务副市长马驰有了合枕之欢后，宋怡属于歌唱的梦就醒了。在此之前，宋怡的追求就是唱歌就是出名，女孩子生得漂亮出了大名，想赚钱，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了。

在宋怡的心目中，女孩追求出名，其实是一种假象，起码，宋怡认为，女孩真正看重的，是自己的年轻美貌并想法永葆自己的年轻漂亮，要做到这一点，除了有足够的钱之外，还要省心、宽心、

悦心。

平心而论，当四海饭店的老总岳峥嵘将她网罗到手并作为礼物赠送给马驰的身边时，宋怡还曾一度想到过反悔，但一想到那些早已被人金屋藏娇的歌坛姐姐们，心就宽了。宋怡明白，在这个连江市，自己傍上了常务副市长马驰，也算前世修来的福气了，更何况还有岳老板愿出重金呢！看到市报上的头条新闻《浪涛急江堤裂口，副市长飞身救险》的报道，宋怡心里一阵窃喜！尽管她可能估不透当时马驰飞身江流之中的真正动机，却仍是为马驰有如此的气势而高兴。

把报纸收好，也把自己的心情收好，宋怡想了想，还是给马驰打了手机，表达了她在今天下午十分想见他的意思。马驰只是简单地说了下午和晚上都要开会后就收了线，宋怡叹一口气，又拨了一个电话，接通后，宋怡道：

“钟摆吗？我是宋怡，忙吗？”

对方道：“我在工作室，想过来你就过来吧！”

宋怡道：“等我，不见不散！”

宋怡是哼着《不见不散》的主题音乐走进浴洗间的，音乐在心中流淌，温水在身上流淌。浴罢，把自己收拾得青春洋溢，打车直奔钟摆的工作室。

钟摆是宋怡的好友，虽然心里明白，自己不可能成为钟摆的妻子，却怎么也切不断彼此之间的往来。其实，宋怡无法忘记，正是钟摆给她雕塑的肖像拍成照片刊发在某本杂志上，她才渐渐有了知名度。换句话说，没有钟摆的帮助，宋怡就不可能成为走红的靓丽歌星。

对于钟摆，宋怡还是有几分真情的。然而钟摆对于宋怡，仅仅是把她当作要好的朋友，顶多是较为亲切的朋友而已。也许，在钟摆的内心世界里，不想找一个大众情人式的歌星做女友。认识三年来，钟摆还没主动地搂抱过宋怡，而曾有过的惟一一次拥抱，还是因为宋怡有了快意之事而情不自禁地扑在他肩上的。

前几天，在钟摆的工作室，宋怡泪眼汪汪地偎进钟摆的怀里，本来是想让钟摆抱抱她吻吻他，可钟摆粘满泥的双手不愿弄脏她干净而又漂亮的衣裙。那一刻，宋怡其实将自己的红唇鲜亮地送到了钟摆的嘴边，但钟摆噙着香烟的嘴巴只知道吸吮香烟。

走进钟摆的工作室前，宋怡很夸张地“喂”了一下，然后推门而入，见钟摆一身汗水双手粘泥地立在一件泥塑作品前发愣，走上前拍了一下他的后背，道：

“想什么呢，怎么没见你的几个助手？”

钟摆回过头，高兴地道：

“宋怡，你看，这件作品，有没有神韵？”

宋怡看了一下，惊道：

“天底下有这么清纯脱俗的女孩么？”

钟摆道：“没有，我怎么能塑得出来呢！宋怡，我今天的灵感不错，想不想让我塑一个你？”

宋怡叫了声“OK”，突然地上前踮起脚跟吻了一下钟摆的下巴，道：

“好哇——不过，你敢不敢塑我的裸体？”

钟摆听宋怡脸红地如此一说，瞪大眼睛道：

“宋怡，你没犯病吧？”

宋怡道：

“不敢？”

钟摆道：

“不是我不敢，而是……而是咱这特殊国情……你不怕？”

宋怡道：怎么运用身体，是我个人的权利！别人管不着！”

钟摆道：

“别开玩笑啦！真塑一件你的裸体作品，顶多，只能当作——一件纪念品赠送给你，能是什么生意呢？”

宋怡本想说：“我让你免费欣赏我的胴体你还不领情——呆瓜”，但宋怡没说，因为她明白钟摆虽不是正人君子，起码也不是那种见了美女，连腿都发软的好色之徒。没见宋怡回话，钟摆以为宋怡心生闷气，忙赔了笑脸，道：

“宋怡，我说错什么了吗？”

宋怡道：“没有——你还不关门？”

钟摆看了一眼石英钟，道：

“再等半个小时，这个女孩来看一眼她自己的塑像，就关。”

宋怡道：“这个女孩，是谁？”

钟摆道：

“我就是说了，你又不认识，没用的。”

宋怡道：“莫不是你的女朋友吧？”

钟摆道：“但愿如你所说，只可惜目前还不是。”

宋怡抬起手，本意是想一巴掌拍到塑像的嘴巴上和鼻子上，将她的嘴巴打歪鼻子打塌，看她还清纯脱俗不！只不过，慢慢地，宋怡抬起的手没有拍向泥塑女孩，而是伸出去拉了钟摆的衣衫一下。

“洗洗手上的泥吧，要不……”

钟摆的手机响了起来，宋怡打住了话头，替钟摆从裤带上卸下接通，道：

“哪一位？”

对方道：“你是谁？我找钟摆老师！”

宋怡将电话贴到钟摆的耳朵上，道：

“一个女孩，听声音好甜呢！”

钟摆道：“喂，哪一位，我是钟摆！”

对方道：“钟老师，刚才接听电话的女孩是谁呀？你的手机，怎么会在她手里呢？”

“她是我的一个朋友——我的双手全是泥。”

“钟老师，我们团今天下午要排练，我来不了，明天上午，行

吗？”

“没问题，就这么定……嗯，再见！”

宋怡替钟摆收了线，道：

“一口一个钟老师，真甜人真醉人！要不，我也叫你钟老师吧！”

钟摆道：“寻我开心，不怕我把你的裸体塑得人见人厌？”

“别人怎么看，我倒不在乎。”

“那你在乎什么？”

宋怡小声道：

“我只在乎你见了生不生厌。”

钟摆听罢，心里明白。看着宋怡含情脉脉地双眼，钟摆示意宋怡关上了工作室的门。等宋怡回过身，钟摆道：

“宋怡，真的想让我塑一件你的裸体吗？”

宋怡道：“真的。”

“塑成之后，怎么办呢？”

“塑成之后，压扁它，有时间，再塑。”

钟摆低下头，道：“宋怡，我明白你的心意，如果我说……说在我的心里，早已千百次地欣赏过你，你信吗？”

宋怡道：“钟摆，我知道，我能有今天的名气，有你一半的功

劳。我的歌声属于所有的听众，但我青春的姿色，最有资格拥有的，就应该是你！本来，在我的心中，一直想把完完美美的青春交给你，我也多次给过你这种机会，可你不愿意获得。现在，用传统的观念来套，我不再属于女孩的行列了。钟摆，只要你不拒绝，我仍然愿意把自己的一切呈献给你！”

言罢，宋怡向钟摆走近了两步，润泪的双眸火热地盯着钟摆的双眼。钟摆的双腮开始发烧，双唇在微颤中说道：

“宋怡，你知道的，我一直不敢过分地接受你的感情和别的馈赠，是因为我们将来不可能生活在一起。”

宋怡道：“放心，我不需要你对我承诺什么，我也不可能产生嫁给你的打算，我只是觉得今生今世，不这么交给你一次，我就欠你的恩欠你的情。”

宋怡的泪已经流了出来，身躯抖动得厉害，钟摆道：

“宋怡，你什么也不欠我的，真的！说句老实话，要不是怕无法对你交待，我早就把你的青春之诗读熟！”

宋怡扑进了钟摆的怀里，激动不已地道：

“读吧，我就是要让你把我青春的这首诗读熟呢！读吧，就连诗中的标点符号都不要错过！”

钟摆说他的双手上还有泥，宋怡说不怕，宋怡抓住钟摆的手就往自己的胸脯上按道：

“你摸摸，我的心跳得多厉害呢！”

手摸上去，再移开时，五个泥指印就留在了宋怡浅色的衣衫之

上，钟摆道：

“我还是先去洗洗手吧！”

就在这个下午，就在钟摆的工作室里，宋怡在钟摆的面前，脱得一丝不挂，任钟摆惊叹的双目巡视着她的胴体所呈现出的诗行，任钟摆的双手生涩地抚摸着诗行上的“冒号”、“句号”与“括号”！从钟摆的手颤和急促的心跳上，宋怡完全能断定，他还是一个从来没有动过相爱之情的男人。

让自己的激情荡漾起来，让自己的姿色妖娆起来，任钟摆的双手，把玩她的玲珑，把玩她的弹性；任钟摆的双唇，感受她的体温，感受她的芬芳！其实，就在钟摆的双手搂住她的体温搂住她的颤抖之时，宋怡已经是欲望升腾了。按说，在创作作品时，钟摆曾多次目睹过女孩的胴体，但在那些时候，自己的胴体之内从来没有发生过火山般的喷发！而此刻，每当宋怡的胴体在自己的怀里颤动一次，钟摆就会觉得自己的躯体之中有着地震一般的振动！钟摆想，这种感觉实在太新鲜，太美妙了……

彼此身上的汗水粘到一起、彼此的呼吸交融到一起之后，钟摆不得不承认，女孩儿的青春之诗——宋怡的青春之诗胴体之诗，真的韵味无穷！

宋怡温柔无限地拿出了香气袭人的纸巾，替钟摆擦了擦胸脯上的汗珠，羞红着脸，道：

“我这首诗，好读么？”

钟摆道：“这一读，我把自己也读成真正的男人了啊！”

宋怡道：“当一回我的男人，不值么？”

钟摆道：“读一首像你这么好的诗，别说把自己读成男人，就是把自己读成了太监，我也心甘情愿。”

宋怡低下头，道：“只要你愿意，有空，就让你读一回。”

钟摆用双手捧起了宋怡的脸，道：

“宋怡，告诉我，是不是有什么变故？这几次见面，怎么听不到你说自己唱歌演出方面的事呢？”

宋怡淡淡地一笑道：“也许，从今往后，你再也听不到我的歌声，看不到我的演出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再是女孩，而是女人了！不过，钟摆，不唱歌不演出，我也能挣到钱。你要缺钱花，尽管向我开口。”

钟摆托着宋怡脸蛋的双手收了回来，不解地道：

“宋怡，能给我说清楚一些吗？”

“反正我不打算再唱歌了。”

“你的愿望，一直不就是唱歌么？”

“是啊，曾经一直是，但现在不是，现在，我只想舒适、安逸、平静地过日子。”

钟摆抓起了宋怡的手，道：

“是不是将要被人金屋藏娇？”

宋怡的眼睛亮了一下，又暗了下去，点点头，道：“钟摆，你不是女孩，也不懂女孩的心思。在咱们国家，从古到今，一个女孩家，无论有多大的名气，最终还不都要依附一个男人？在历史上，女孩们的梦，就是成为官太太。其实，今天的女孩，也一样，所不同的是，成不了官太太，成为有钱太太，也行。我哇——想明白了，管包几奶，有人养着，就知足。”

“你唱歌，收入不也很高吗，干吗要人家包养？”

“唱歌的收入是不错，但其中的辛酸又有多少，你知道吗？钟摆，别为我操心，真的，就算有烦心的事，见到你，我也就快乐了。”

“你正值声名旺、人气旺的黄金时期，不唱，真是歌坛一大损失啊！”

宋怡笑道：

“比我名气响得多的歌手，有的不是说消失就消失了？也没见有什么损失，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呢！”钟摆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宋怡伸出双手勾住了他的脖子，用力一拉，四片嘴唇就很有灵性地粘在一起了……旧城医院的医生护士们在近一个礼拜中，所议论的话题焦点就是旧城医院将要解体的事，就连住院部里的一些病人，都闹着转院。一些沉不住气的医生和护士，背着他人利用上班时间打电话找门路呢，总之，旧城医院里的气氛比较紧张也比较烦人。

院长高扬锐，整天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并叮嘱院办秘书钟情，谁也不见！可是，有的人，钟情是挡不住的，比方说住院部的主管，问需要住院一个月以上的病人还收不收？高扬锐气急之下，让住院部主任看着办。

住院部主任无可奈何地去了，钟情见高扬锐满脸的火气，小心地遛进来，沏了杯茶，声音很细地道：

“高院长，不收住院的病人了吗？”

高扬锐道：“添什么乱呢你！”

钟情道：“我给您沏茶呢——高院长，咱们旧城医院，真的要解体吗？”

高扬锐道：“有风就是雨的！传我的话，谁再议论这件事，就扣发谁一个月的奖金！”

钟情没再吱声，走出高扬锐的办公室，回身带上门，心里说道：解体就解体，下岗的人多的是，还不都活得好好的。

点燃一根烟，吸了两口，高扬锐刚想伸手拿取话机，电话铃就响起来了，忙接了电话，道：

“我是高扬锐，哪一位？”

对方道：“高院长，上午岳峥嵘和他的助手来了一趟局里，办理了开一家医药公司的材料。”

高扬锐道：“岳峥嵘开医药公司，好啊，算盘开始打上了嘛，局长怎么就给出材料了呢？”

“人家岳峥嵘有市领导的口风，局长不办，能行吗？”

扬锐，看来，旧城医院真的有可能啊……”

对方没把话说完，就挂了。高扬锐放好话筒，急得在办公室来回踱步，突然，心生一计，大声喊道：

“钟情!钟情!”

钟情很害怕的样子开门走了进来，道：

“高院长，有什么事吗?”

高扬锐道：“立刻起草一份——不，立刻打印一份关于咱们旧城医院翻新扩建的报告!”

钟情道：“我不会写呢!”

“不会写，会敲字吧!坐到电脑桌跟前去，我说，你打!”也就一分钟左右，高扬锐说，钟情敲字，一份报告就写成了，全文如下

连江市卫生局党委：

我旧城医院房屋老损，面积过小，医疗设备落后，已不能满足广大患者的就诊需要。经院委会讨论研究决定，将于本月30日起，投资三百万元，翻新改建旧城医院，增添先进医疗设备，扩大营业面积，特报局党委审批。

报告人：旧城医院常委会

2001年6月26日

钟情把报告打印出来，高扬锐又让钟情将各科室主任召集到他的办公室，开了个简短的小会，通通气，拿了报告，直奔市卫生局。

到了局里，局长金鸣海不在，局长助理钟恋不冷不热地给高扬锐沏上茶，道：

“找金局长，有什么事吗？”

高扬锐把那份报告递给钟恋，道：

“我是来向局党委递呈旧城医院翻新扩建报告的。”

钟恋看完报告，一笑道：

“投资三百万，对于旧城医院来说，也算是动了血本嘛！”

高扬锐道：“我们旧城医院的事，自己有能力解决。”

钟恋道：“扬锐，我问你，就算三百万的资金投入了，翻新扩建的旧城医院，能上等级吗？”

“要上等级，至少得三千万投入！”

“对嘛！旧城医院，最先只不过是个分级医院，虽然这些年有些改进，顶多是个镇级医院的规模和水准。现在，咱们连江市的人口急增，旧城医院又处在市区中心人口密集的黄金地段。你说，这翻新扩建，不痛不痒的，还不如不搞，要搞，就上档次，上级别。”

高扬锐道：“你们这些机关办公室的，都会唱高调，旧城医院，没那个实力不是？”

“不是有人愿意出钱么？公正地说，这是件造福于市民的好事呢！”

高扬锐道：“这么说，你也希望咱们旧城医院让岳峥嵘的饭店消化掉？”

钟恋道：“不是岳峥嵘的饭店，而是岳峥嵘新开的医药公司。”

扬锐，我知道在这件事上，你心里有疙瘩，但从大局看，岳峥嵘出资翻新扩建旧城医院并保证上级别，是件大好事。”

高扬锐站起来道：“除非撤我的职，否则的话，我第一个反对！”

言罢，转身欲走，正好进门的卫生局局长金鸣海道：

“谁这么大的火气呀？是高院长，坐，坐嘛！”

钟恋道：“金局长，高院长是来向局党委送报告的。”

金鸣海坐下来，问高扬锐道：

“高院长，送什么报告呢？”

高扬锐沉默不语。钟恋将报告递给了金鸣海。金鸣海草草看了一眼，道：

“想法不错，但资金不足啊！”

高扬锐道：“金局长，资金不足，局里可以帮忙想想办法呀！”

金鸣海道：“想办法不如撞办法！高院长，你的运气不错呢！钱不够用，就有人想为你的旧城医院送钱呢！”

高扬锐道：“金局长，您就忍心让人家把咱们的旧城医院买走？”

金鸣海道：“旧城医院是咱们连江市民的，谁也买不走！都21世纪了，高院长，按说，你们这一代人，观念更应该开放嘛，怎么还不如我这个老头子呢？”

钟恋道：“金局长，高院长他也许是为医院的那些医生护士们着想吧。”

高扬锐道：“这么说，咱们旧城医院，真的朝不保夕了？”

金鸣海道：“市委领导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扬锐，你今天下午不来局里，明天，我和钟助理也会去你们医院的，做好医院翻新扩建的前期准备工作。病人们，该出院的出院，该转院的转院，只等四海医药公司的收购报告、翻新扩建计划及资金一到位，就动工。”

高扬锐道：“这期间，医院的医生、护士、职工怎么办？”

金鸣海道：“该办退休的，办退休；该下岗的，办下岗；其余人员，一律待命，工资照发，当然，由四海医药公司发放。至于你高院长嘛，上调卫生局，暂时屈就卫生防预科科长吧。”

高扬锐道：“那咱们那些各科室的主任呢？”

金鸣海道：“顾不得那么多了，只要他们有真能耐真本领，新的旧城医院建成后，他们仍然可以应聘，重新上岗！好了，就谈到这里吧，我还有个会。小钟，替我送送高院长。”

金鸣海下了逐客令，高扬锐也不好意思再坐着不动。站起身，很笨重地迈开双腿，也不坐电梯，咚咚咚很响地下楼。到了楼梯的拐角处，钟恋扯了他一下，道：

“生气了？”

高扬锐道：

“能不生气吗？”

“生气又有什么用呢，岳峥嵘他有钱，玩得转！再说抛开个人间的一些恩怨，他拿钱改建旧城医院，真的是一件好事嘛！”

高扬锐道：“只要是经商的人，谁不知道，这年头，办医院、修公路，是高回报的经营项目？你以为岳峥嵘是吃素的，他出三千万改建旧城医院，医院一上级别，一年，最多两年，他就能捞三千万！”

钟恋道：“能有这么高的回报率吗？”

高扬锐道：“你以为岳峥嵘只是为了让我难堪难受，跟自己的三千万过不去呀？他没这么傻！”

钟恋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收购了旧城医院，你不是也落个清闲？”

高扬锐笑道：“到了局里，工作上的事可能少了，但心事也许会多起来的。”

“这话怎么说，因为天天见到我？”

“难道不是这样吗？”

钟恋无奈地一笑道：

“咱们之间的故事，早已结束，彼此之间再交往，只不过是正常的同事间的交往而已。”

高扬锐道：“我可不这么认为，故事虽然结束，但过程谁又能永远不去记起？钟恋，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没嫁人，我就不会放弃。”

钟恋道：

“说远了——走呀，我是在送你出楼呢！”

钟恋虽然表情淡然，但高扬锐似乎感觉到了在某一瞬间，钟恋紧紧关着的门扉有了点松动，尽管那种松动是微不足道的。

## 第五章

征得常务副市长马驰同意，黄家伟和杜齐从马驰手里接过钥匙，由司机范南岳开着车，来到家属楼。坐上电梯，来到马驰家所在的楼层。范南岳把黄家伟和杜齐领到马副市长单元门外，道：

“到了。”

黄家伟道：“范师傅，你现场回忆回忆那天下午送马副市长回家，马副市长叫门、开门的过程，行吗？”

范南岳点点头，道：

“那天上午，我拎着皮箱，走在副市长身后，副市长到了门旁，先按了铃，按了两次，没听见动静，喊了两声后，就找出钥匙开门。”

“马副市长打开这个盼盼防盗门时，用了几把钥匙呢？”

“好像只用了一把。”

“那一定就是这靠边的锁，用的大概是这一把吧！”试了试，正好可以转动。范南岳道：

“就是这把，没错。”

“范师傅，你听好，我现在拧这把锁，一下，二下，三下，三声响，锁才全打开，当时，马副市长在开门时，你听到了几下锁开的响动？”

范南岳道：“这个，我还真没在意，说不好。”

杜齐问道：

“那么——马副市长在打开防盗门时，里边的木门，是否也是用钥匙打开的呢？”

范南岳想了想，道：

“没有印象，似乎没有用钥匙似的，只一推，就开了。”

黄家伟道：“范师傅，暂时想不起来，或者不能确定，并不要紧！我想，在马副市长开门时，你一定就在他的身边，对吧？”

“是的，我就在他的身边。”

“如果里边的木门是锁着的，开锁时，就一定有锁开的响声，你有这个印象吗？”

“没有。”

开门进了屋，黄家伟又仔细地开、关了几次保险门与木门，杜齐问道：

“家伟，做开门关门练习么？”

黄家伟道：

“你还有心情说笑呢，今天归队，要是没有收获，看周大勇非训咱俩无能！”

范南岳主人一般沏好了茶水，招呼黄家伟和杜齐入座，道：

“二位，坐下喝茶吧，天真够热的！”

杜齐说了声“谢谢”，坐到沙发上，问道：

“范师傅，您再回忆回忆，当天上午，您送马副市长回家，将包送到内室，是马副市长指示的吗？”

范南岳道：

“是的。”

“从前的任何时候，范师傅，您在马副市长家里，是不是都很随意——比方说他们的房间，您都可以随意进出？”

“基本上是这样——副市长很和蔼，平易近人，对我一直很不错。”

黄家伟道：“除了此次之外，此前，还有为副市长送东西，直接送到内室的时候吗？”

范南岳沉思了一会儿，道：

“应该有吧。”

“能不能说出一两起送的东西呢？”

“多数都是副市长出差归来所随身携带的旅行箱，也许为夫人送过东西，直接都送进卧室。”

喝了几口茶水，黄家伟和杜齐告辞离去。范南岳锁好门，开车回到市府机关大院。上楼走进了马驰的办公室，将一串钥匙放到了马驰的办公桌上，道：

“副市长，公安局人怎么回事啊，不把精力放在案情上，却把精力放在刑刁关门的细节上，叫人不明白！”

马驰道：“人家自有人家的道理，咱们不懂，就不能乱发牢骚的！小范，还是那一位姓黄的小伙子和姓杜的姑娘么？”

范南岳道：

“是的，是他们俩。”

马驰边看着手中的报告边道：

“都问了些什么呢？”

范南岳道：“同上次的一样，几乎没什么变化。”

马驰道：

“是吗——没事了，下去吧！”

范南岳离去，马驰长长地吸了口气然后呼出去，脸上的气色同范南岳来前差了不少。近些日子，只要想起或者说有人在他马驰的面前谈及妻子依娟红的不幸，马驰的脸色都会出现此刻的这种状态——无奈而沮丧。

马驰刚打算给秘书长牛耕去一个电话，牛耕拿着一摞文件和报告走进了马驰的办公室，见马驰一脸的木然，关心地问：

“马副市长，心思又沉重起来了？”

马驰指了指沙发，示意牛耕道：

“老牛，我正思忖着给你打个电话，你就来了，好啊！”

牛耕道：“这或许就是咱们之间的心理感应吧！真的，这些天来，你不快，我也没有一天快乐起来！老伴都走了这么些日子，人

死不能复生，你可不能长期这般精神不振啊！”

马驰喊了声小白，小白进来替他俩沏罢茶，微笑着退到外间。喝了一口茶，马驰道：

“老牛，我没什么事的。这些日子，市府的工作重担，你替我扛了不少，得谢谢你呀！”

牛耕把手中的茶杯放到茶几上，道：

“副市长，咱俩谁跟谁，用不着如此客套，否则的话，便显得生疏了。”

马驰道：“咱俩当然用不着客套。老牛，我这些日子，因为丧妻的原因，工作能力以及工作效率上是否都有减退的征兆啊？”

牛耕淡淡一笑道：

“中年丧妻，老年丧子，幼年丧父，如此的不幸，谁遇上，谁都没法不悲痛不伤心！老马，咱们年届五旬，应该还算是‘中年人’。依我看，你老马就算是十分坚强的了！换上我，摊上了你这样的变故，或许就会消沉不振的。”

马驰道：“人死不能复生呀！我真的大彻大悟了，伤心、悲痛，又有何用？老牛，我心里的悲痛、哀伤，差不多消除尽了。再说，市委书记、市长都关心我体贴我，我也得用实际的工作行动来回应吧！”

牛耕道：“你怎么想怎么做，我都是你的拥护者！老马，三江顺公司的老总石垒城，得知你的心情不快，想给你宽宽心、解解闷呢！”

马驰道：“你与他很熟吗？”

牛耕道：“有过几次接触，印象还算不错。”

“同岳峥嵘比起来，他办事的效率怎么样？”

“目前，石垒城似乎还没有想办什么的迹象。”

马驰仰靠在办公椅上，眼望天花板，道：

“都说没有免费的午餐啊！老牛，我看，这个石垒城肯定会有求于你我的。”

牛耕道：“那又怎么样？在这座城市，有你我联手，再加上陈市长支撑，办任何事，都不应该有问题。”

马驰道：“这话说得也太满了吧？老牛，是不是石垒城在你的身上已经有所‘投资’了？”

牛耕笑道：“怎么会呢？我跟他也不熟。”

马驰点了根烟，吸了一口，吸出一厘米的烟灰来，道：

“工作繁重，心情不展，再加上新近丧偶，哪能还会跟从前一样啊！”

牛耕道：

“有诗云——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马驰一听，笑道：

“牛耕，我的心情让你这么一讷乎，真的轻松不少。”

牛耕道：“这就是我来你这里的最大目的呢！老马，只要想起以前咱们俩快乐逍遥的快乐时光，我就有一种责任感！这种责任感，迫使我必须尽快地让你从悲痛中走出来。”

马驰道：“我会好起来的，而且，现在似乎就好起来了。”

“这样吧，我去安排安排，今晚咱们活动一下，怎么样？”

“下午，是不是还有个会要开呢？”

“对了——你不提我差点忘了，下午的会，因市委书记临时要到省里去，取消了。”

马驰起身，亲自为牛耕的杯子里续上开水，坐到他对面的沙发上，道：

“这么说，下午的时间，基本上说，可以算是自由活动了。”

“是呀——所以我才来跟你商量下午的活动内容。”

“谢谢你了，老牛！娟红刚走，我的心情虽说让你鼓动得好了起来，但也不可能就有了那种心事。下午，你自己该怎么活动就怎么活动吧，我去宋怡那儿，看看她近来怎么样。”

牛耕道：“老马，我问一句不该问的话，你是不是对宋怡动了感情呀？”

马驰淡淡地一笑道：“或许是吧。”

牛耕道：“她对你是否也动了真感情呢？”

马驰道：“应该是这样的。”

“老马，不是我批评你，我自然也没有资格批评你，玩就是玩，玩出感情来是很不理智的！真的，也不值得呀！你自从接触宋怡后，似乎就没有心思放在别的女人身上。这个宋怡，可能叫人消魂，但你不应该让她把你垄断呀，天下的美人多着呢，你不觉得亏？”

马驰道：“人生难得一知己啊！特别是红颜知己，人海茫茫，可遇而不可求。老牛，你不用开导我，我自己也明白，自己可能已陷入泥泽，好在我开始清醒了。”

“石垒城那儿的邀请，咱们什么时间赴约呢？”

“老牛，咱们不应该打无准备之仗，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我的意思是想说，先弄清楚石垒城那家伙的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这倒是应该弄清楚的。也好，今天，我先火力侦察一番。”

“可以答应的事，才能答应。老牛，咱们俩虽然没有多少年好干了，但总得站好最后一班岗，而不是勒令下岗乃至被抓下岗吧！”

牛耕笑道：

“哪能呢，凭咱们的灵性，属于夕阳红一类，保证光荣‘退役’。”

“成克杰也许是这么认为的，结果还不是走上了审判台？这样的‘上台’，真的不如明智的‘下台’呢！”

牛耕想说什么，嘴巴已经张开，小白推门进来，道：

“马副市长，有一位姓徐的女士电话找您，接吗？”

马驰道：“接到我的办公室吧！”

牛耕起身道：“你忙，我先回办公室了！”

牛耕迈出办公室的门，电话响起来。马驰拿起话机，道：

“我是马驰，哪一位？请讲！”

对方道：“我是徐恋梅，马驰——副市长，还能想起我来吗？”

“徐恋梅——是在大学时代同依娟红住一个宿舍的那个徐恋梅吗？”

“是呀，是我！马驰，你不应该忘了我的！”

“我能想起你是和依娟红住一个宿舍，就说明我没忘记你——恋梅，你现在在哪儿呢？”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都在你的身边呢——我这么说，你信吗？”

“恋梅，你的性格一点儿没变，还是喜欢开玩笑！我记得，你是杭州人，对吧？”

对方沉默了一会儿，道：

“马驰，我知道你现在需要有人安慰，咱们见谈谈，好吗？”

“这么说，你真的就在这座城市？”

“我刚才已经说过的，二十多年中，我一直都在你的身边。”

“好吧，你定个时间，我请你吃饭。”

“今天晚上行吗?”

“今天晚上我抽不出时间来，你明天再来一个电话，咱们再定，怎么样?”

“你是副市长了，我能不听你的吗!明天这个时间，我给你打电话。”

“好吧——就这样，再见!”

收了线后，马驰喝了口茶，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想想，还是拨了一个电话。通后，马驰道：

“喂，是你吗?我是马驰。”

对方道：“都多长时间不理人家了啊!还知道打个电话呀——嗯……嗯……”

话机里似乎传来了对方的哭泣声。马驰压低了声音，道：

“下午一点，我准到，就这样!”

急忙收了线，嘴角显出了淡淡的一丝笑意，马驰起身来到窗户外，拉开窗叶，鸟瞰着楼下街道中的车流，心想：这个下午起，自己真的该从丧妻悲痛中走出了……手机响起来的时候，宋怡正在梳妆台前化妆，而且是刚好用一支口红抹了上唇而没抹下唇。手机响起来之后，宋怡一瞧，就很心慌也很激动地接听来电。因此，通话时，一片有口红的唇和一片无口红的唇开开合合，看上去是那么样地不协调。当宋怡从镜子里看到自己这样百年不遇的奇特景观后，也不由得破涕而笑。

这些日子——副市长马驰出差又丧妻的日子，宋怡过得是非常开心的。和钟摆的一番肉体厮磨，宋怡品味出了许许多多与马驰在一起厮磨时不同的滋味！细细一想，宋怡便明白，产生这样的不同感觉，主要原因是因为自己对于钟摆是奉献式的，而对于马驰则是索取式的。很晚地起床，化好妆后，宋怡原本是打算到街市上去随便走走，转转，也许下意识地就转到了钟摆的工作室。已解风情的钟摆便不顾一切地搂抱着她人怀人梦。

电话，是马驰打来的，半是出于情感的流露半是出于演员的职业表现，嗯嗯嗯地哭声表达着她宋怡对于马驰这些日子等待的苦痛与牵挂的心痛。

当然，如果说宋怡对于马驰，没有丁点儿真情实意，那便有些冤枉宋怡。当今社会，对于大多数傍权与傍钱的年轻美女们来说，索取什么付出什么的同时，两情相悦的过程中，天长日久，多多少少都会产生相互欣赏乃至相互依恋之情的。

头一天的晚上，宋怡本来是洗过澡的，然而，为了迎接马驰副市长的到来，宋怡还是决定卸妆洗澡，而且还要一丝不苟地洗。

按照惯例，洗澡前，宋怡一般都要吃一个苹果喝一杯牛奶。此刻，宋怡也没忘了自己的这个程序。从梳妆台前起身，来到客厅，冲了一杯牛奶，再从果盘中取了一个苹果，削了起来。

宋怡削苹果皮的动作美观而又熟练，左手的拇指与食指捏住苹果上下凹陷处，其余三指很抒情地层开；右手拇指、食指与中指提住水果刀，无名指微张，小指微翘，从两片唇间挤出的旋律让水果刀很有节奏地工作。削出白嫩的果肉来，也削出自己的食欲之后，宋怡咬了一口，嘴里嚼着果肉的同时也嚼着模糊不清的歌词。几个月来，虽然没再登台唱歌，但在平日里，无所事事时，宋怡还常爱

哼哼。

午后一点，马驰正点到达。马驰到达后并没有敲门，不敲门的目的，一是不愿惊动他人。二是想给宋怡制造点

“突如其来”的效果。拿出开门钥匙，熟练地打开，再轻车熟路地步入，关上门后，来到客厅，不见宋怡的身影，

马驰就坐到沙发上，点燃烟，吸了一口，喊道：

“宋怡，别跟我玩小把戏了，出来吧！”

宋怡内心其实很高兴，但脸上却故意装出了不高兴的表情，从房间娇滴滴气嘟嘟地跬步而出，跪到马驰的身边，双手摇着他的肩头，道：

“你从前来时，总要先到房间找一回的，这次，你没找，你心里淡了我，对吧？”

见马驰似乎没有与自己讪情的意思，宋怡就很乖地坐在他身旁，头歪靠在马驰的肩膀上，关切地问道：

“你不高兴？心情不好么？”

马驰拍了拍她的后背，道：

“宋怡，给我沏杯茶吧，我有些口渴。”

宋怡起身，走到饮品多板隔架旁，道：

“要不，给你斟一杯白兰地，提提气？”

马驰道：“随你吧，今天下午没什么重要工作，喝一杯就喝一

杯。”

宋怡斟了两半杯白兰地，走过来，递给马驰一杯，看着他道：

“你的状态怎么如此不佳呢，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

马驰淡淡一笑，道：

“宋怡，我现在可以说是货真价实的鳏夫啊！”

宋怡惊道：“你这话怎么说？”

马驰喝了一口白兰地，道：

“我的妻子衣娟红被人杀害了！”

宋怡惊得站了起来，瞪大了眼睛，发觉自己失态后，连忙坐下，语气很柔地道：

“驰哥——副市长，你可要节哀呀！”

马驰道：“事情差不多都过去两个星期了，我已经没事，否则的话，也就不会想到要来你这儿。”

宋怡道：“夫人遇害，警方立案了吗？”

马驰道：“当然会立案的。宋怡，这半个多月来，过得怎么样？”

宋怡有点温柔也有点卖乖地道：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保重我自己！驰哥——真的，我不知道这十几天中，你承受着亡妻之痛，叫我怎么来安慰你呢！”

马驰道：“能看到你，而且是越来越漂亮的你，我也就得到了些许的安慰了。”

“驰哥，今天见我，总不至于就是这样地相对而坐吧？要知道，我的思念如火呢！驰哥，你摸摸，我的心是不是跳得很高？”

马驰的手掌刚刚触实宋怡的左胸，宋怡就紧紧地将马驰的手按在自己的左胸部那一座凸起的山峰之上，脸蛋姹红起来，嘴唇微颤起来，双眼中闪现着迷醉的光芒，呢喃地道：

“摸着了么，我的心是不是颤抖得很厉害？”

马驰的手——抚摸在宋怡左胸上的那只手，是有感觉的，那种感觉，令他十分惬意也十分愉悦。马驰明白，这种惬意和愉悦之源，不在宋怡之心的跳动上，而在宋怡那丰挺晶莹的胸乳上。

几年前，具体点说是宋怡刚上某艺术学院演唱系时，还是一个十分清纯的女孩，然而，入校没多久，在许许多多不清纯的同学鼓动下，姿色超凡的宋怡也开始剥离自我的那份清纯。

见了别的同学拍了MTV，宋怡也想拍，经过七弯八拐的曲线找人，终于傍上了四海饭店的老总岳峥嵘。或许可以这么说，没有岳峥嵘的财力作后盾，宋怡不可能走红得如此之快。

马驰的双手开始渐渐地用力，揽宋怡入怀，宋怡内心不羞但仍然表现出娇羞无比，她用从来都不会握紧的秀拳，轻捣着马驰的后背，颇有趣味地道：

“驰哥，你坏嘛——你一来，就不想好事嘛！”

马驰道：那我走好了！”

言罢，马驰作出起身的模样，宋怡连忙用双手套住了马驰的脖子。

“驰哥，你要不要去冲澡？”

马驰道：“我的确该好好地先洗个澡。宋怡，从今天起，或者说从现在起，咱们之间的相互接纳，应该可以更加到位了。”

宋怡道：“驰哥，你的意思是说，夫人不在了，你不再有包袱了？”

马驰道：

“你说得虽不完全正确，但也有几分相近。宋怡，你或许还不知道，除了妻子之外，你是这个世界上第二个让我动了真心的女人。”

宋怡小声地道：

“驰哥，那你就娶我当老婆，好吗？”

“这个话可不是随意说的！宋怡，就像现在这样，不好吗？”

“好是好，可是——这样不明不白，叫我怎么办嘛！再说，驰哥，我还想名正言顺地替你生个女儿呢，你不是没有女儿吗？”

“别这么去考虑问题！说实在的，我清楚，宋怡，就咱俩之间这年龄的悬殊，和你结婚，我没问题也会让人觉得有问题，原本不可能下台，也会很快地下台！宋怡，当我身无半职之后，你还会这样上心地对我吗？”

宋怡道：“我爱你这个人嘛，又不是爱你的官。”

说这句话的时候，宋怡的眼睛中滑动着亮丽的清泪。这清泪让马驰看了，心里还真正地涌动起一种莫名的幸福感。

就在马驰让宋怡扶着走进浴洗间的时候，牛耕在三江顺公司老总石垒城的关照下，进了一间类似泡房的房间，只不过这房间里的陈设十分地豪华和奢侈罢了。

洗了澡，准确点说是冲了澡，牛耕身裹浴巾，来到房间便躺到床上，已经躺在另一张床上的石垒城笑道：

“秘书长，看得出来，你的体格非常雄健呢！”

“石总，前番钓鱼，送我查琴琴，今日又如此盛情，总得有个浮水面的话题吧？”

“有正题就有歪的题，更何况这个‘歪’字，先是‘不’字后是‘正’字，所以呀，正题之前，咱们来一个‘歪’题，怎么样？”

“怎么个歪法呢？”

“找个美妞来，沏沏茶，点点烟，说个笑话，乐呵乐呵，怎么样？”

石垒城拿起了床边的电话，按了几个键，没过五分钟，就有人敲门。石垒城喊了一声请进，门就开了，进来了一个穿黑短皮裙的性感小姐，反手撞上门，走到石垒城的床前，微笑得很醉人地道：

“石总，您又领新朋友了啊，介绍介绍嘛！”

石垒城一指牛耕，道：

“叫他牛哥好了。”

进来的小姐转过身来，对牛耕弯腰一礼道：

“牛哥，我是小D，请多关照！”

牛耕眨了眨眼睛，算是回答。小D道：

“石总，你们两位，应该再要一位小姐吧？”

石垒城道：“小D，咱们也算是有缘再见呢！今天，这会儿，牛哥和我只是让你陪着说说话，当然是说那种让男人听了开心能迸发出激情的笑话。”

D小姐笑道：“石总，你高看我了，我哪有这种能耐呢！”

牛耕道：“小姐不用谦虚，说一个段子听听。”

石垒城道：“或许你几个段子下来，牛哥来了兴致，就会同你成交一笔生意的！”

D小姐道：“好吧——两位大哥，想听什么样的段子呢？”

石垒城道：

“当然是要有味道的！”

D小姐道：

“段子我有呢，但你们两个可不能白听，听罢要是笑了，就得付小费，好不好？”

石垒城道：

“只要能逗得牛哥开心发笑，别说是小费，就是包你一个月，都没问题。”

听够了笑话，石总经理打发走了D小姐。

牛耕道：“歪题扯得差不多了，该扯正题了吧。皇城，在马副市长那里，我已经吹了风，你的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现在，是抖露出来的时候了。”

石皇城道：“秘书长，这是马副市长的意思吗？”

“不明不白的事，没有把握的事，不明情况的事，马副市长绝对不会应答。”

“其实，我也是想为咱们市的轻工业出把力。”

“在我面前还绕什么弯子呢！直说吧，又想干什么？”

“我想收购市纺织厂。”

牛耕一听，瞪大了眼睛，道：

“皇城，你没睡着吧，我怎么觉得你是在说梦话呢？”

“秘书长，我没说梦话，也不是在开什么玩笑。我已经摸清了市纺织厂的所有情况。这个厂，可是一个连续三年一直亏损的厂啊！”

“皇城，在咱们市，私家企业公司收购国有大厂的先例，还没有过！再说，市纺织厂，固定资产达亿元不说，还有那么多的技术资源，你能有多少财力嘛！”

“钱的问题，我个人筹措。只要能收购成功，说个大话吧，我

保证能一年扭亏，两年赢利，三年上台阶！”

“全城，你的这种信心，从何而来嘛？”

“我本来就是学的纺织专业嘛！要知道，在这个行当中，我目前已经有两项专利，还没出手呢！”

牛耕道：“如果可以收购的话，我当然投赞成票！问题是私营企业收购国营大型工厂，在咱们市没有先例。因此，我觉得，可能不是马副市长就能决定的事。”

石垒城道：“马副市长是常务副市长，又是第一副市长，像这样的事情，完全应该有权处理。我的几个朋友，在别的城市，有过私营企业收购国有大厂的事例。经过的最高领导，也就是常务副市长一级。”

“这么说，你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地要收购市纺织厂了？”

“其实，早在几个月前，秘书长，咱们市就有过私营企业收购国有资产的先例呢！”

“有吗？我怎么不知道呢？”

“四海饭店下属的医药公司，不是把旧城医院收购了么！”

牛耕一听，忙道：

“对啊！垒城，看来你有戏！”

石垒城道：

“不是我有戏，是我们大家都有戏……”

## 第六章

六月份中，岳峥嵘最开始吹出改造旧城医院的风声时，内心深处，大概是想给高扬锐造成难堪的感觉，同时，也是向高扬锐无声地展示他的财力。

其实，多年以来，岳峥嵘和高扬锐之间的磨擦，不温不火，没有升级，但彼此之间却一直无法释怀，枢纽所在，自然一直是对于钟恋之心的争夺。

五月底六月初之后，当岳峥嵘终于明白，终于相信自己无法垄断钟恋的心时，才决定给高扬锐直接的一击，给钟恋间接的一番打击。

通过钱色开路，假戏真做或者弄假成真之后，岳峥嵘突然发现，投资改造旧城医院，或者说出资收购兼并旧城医院，其实是一件可以泄私愤且又能名利双收的好事！因此，经过短时间的深思熟虑之后，岳峥嵘下了决心，不惜用重金重色，让市府秘书长牛耕和常务副市长马驰钱色双收之后，为他收购兼并旧城医院之事出谋划策鼎力相助。

六月份的常务副市长马驰，可谓是连江市最风云也最“幸福”的人物！“飞身江流”的媒体宣传报道，让他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了市民们膜拜的“高尚”领导，知道他的市民，比知道市长和市委书记的市民，一下子多出许多个百分点。这即是说，马驰的为官形象，在市民的心目中一下子高大起来。

公正点说，马驰能登上常务副市长的位置，并不完全靠所谓的表面文章做得好。在基层当县长的好些年，他确实做出过很突出的成绩。马驰开始腐败堕落，是在进市委机关之后。

在岳峥嵘收购兼并旧城医院一事上，马驰财色双收，方才真正明白手中有权的优越，也才真正明白古人常说的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深刻内涵。旧城医院在面临被收购继而被解体的日子中，最难受也最难堪的人，就是旧城医院的院长高扬锐。自然，在这些日子里，最易动怒也最易急躁的，还是高扬锐。

一日，高扬锐走进自己的办公室，钟情正在兴高采烈地唱着“让我一次爱个够”，边唱边打扫着办公桌上的卫生，高扬锐就板了脸训道：

“爱吧！唱吧！再过一个星期，我怕你想哭都找不到个地方呢！”

钟情伸了一下舌头，道：

“又没到上班时间，也没影响别人，您发火训人干嘛？”

“再过一个星期，想听我训你，怕还听不到了！”

钟情停下了手上的活，道：

“高院长，您的意思是说，咱们旧城医院解体的事，已成定局了？”

高扬锐道：“别瞎给我嚷嚷，扰乱军心！”

钟情小声地道：

“高院长，据内线情报，星期五，局里的领导就要到咱们医院摸底呢！”

“什么摸底，去去去，别找着挨训！”

“就知道训人!”

钟情恶作剧地做了个鬼脸，走出了高扬锐的办公室。

高扬锐坐到办公桌后，拿起了话筒，拨了号。

“哪一位?请找——我是高扬锐……嗯，我的意思是，今天中午，咱们找个地方坐坐，行么?”

对方道：“咱们怎么坐，也扭转不了即成的事实。”

“我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不过，我有很多的话，公家的、自我的，都想找个人说说!想来想去，这个人，只有你最合适。”

对方道：“好吧，中午十二点，上次见面的那个饭馆，咱们边吃边聊——再见!”

对方收了线，高扬锐面含苦笑地点燃一根烟，吸了几口，喊道：

“钟情，你进来一下!”

钟情进来了，嘴里似乎还在吃着什么，边嚼边道：

“有事吗?高院长。”

高扬锐道：“通知食堂主任，这个星期，从今天中午开始，改善伙食，按超小康标准实施。”

钟情一听，高兴地道：

“啊——伟大的高院长!”

嚷罢，似乎明白了什么，很沮丧地小声道：

“高院长，这是不是最后的晚餐呀？”

高扬锐道：“什么最后最前，别给我添言加醋地去通知，惹出事来，你给我兜着！”

“放心吧，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凡事都需要你来叮嘱一番。”

“又跟我贫，去通知！”

“高院长，别不是自己心里不痛快，就拿我当出气筒吧，我真的那么惹您生气吗？”

高扬锐站起来了，没有话，只是伸出手，指着钟情说：

“钟情，误了中午的伙食改善，我就让医生们割下你的耳朵作下酒菜！”

钟情鼓嘟着嘴，去了。钟情走后，高扬锐喝了几口茶水后，到各个科室转了转，表面上若无其事，内心则非常难过。他明白，这样随心转转，看看风景，对于他高扬锐来说，机会已经不多了。

十二点正，在上次见面吃饭的地方，高扬锐等来了钟恋。钟恋的穿着还是那么机关干部式，上班时间或公众场所，钟恋大都穿着工作套装，或者说穿着属于事业型女性的那种庄重味过浓、线条简单明了的衣裙。

不过，尽管如此着装，钟恋形体上洋溢着青春之美成熟之韵，依然醉人。可以说，迷人的女人，无论穿一身什么样的衣服，都会迷人；而那种让人产生不了兴趣的女人，就算穿得非常的摩登，也仍然于事无补。

大学时代里，钟恋在岳峥嵘和高扬锐的双重追逐下，摇摆不定，继而酿出了至今三人都仍“形只影单”的局面，因为她的存在，高扬锐与岳峥嵘之间，成了互相“攻杀”的情敌。客观点说，钟恋在物质享受上要偏向岳峥嵘一些，而在精神享受上呢，则要偏向高扬锐一些。如今在钟恋的心里，属于高扬锐的空间在不知不觉地膨胀。

对面坐定，高扬锐把菜单递给了钟恋，道：

“你点吧，这可能是我作为同学请你吃的最后一顿饭了。”

钟恋道：“你的这句话，叫我怎样理解呢？”

高扬锐道：“因为再过半个月，我不是要成为你的下属了么！”

钟恋一听，忙道：“你到了局里，职务跟我完全一样，哪会是我的下属呢？”

“你是局长秘书，一人之下全局之上，我们这些科室的，是局长的下属，自然也就是你钟恋的下属。”

“你一定要这么理解，我也毫无办法。今天，请我来，就是要讨论这个话题吗？”

“当然不是——点菜吧，服务员还等着呢。”

钟恋点了单子后，为高扬锐斟了一杯茶，看了一眼他，道：

“扬锐，我知道你的心里不痛快！其实，信不信由你，我的心里也不好受。”

高扬锐道：“为我们旧城医院如此悲惨的命运吗？”

钟恋摇摇头，道：“那倒不一定。再说，旧城医院的命运，应该是朝良好的方向运转，当然，你个人的得失，可能是悲惨了点儿。”

“钟恋，我真的不明白，岳峥嵘本来是开饭店的，怎么一夜之间，又摇身一变成了一家医药公司的董事长了呢？”

钟恋道：“权力加金钱的作用力，有时是令人无法想象的巨大。”

“你能不能说得具体一些？”

钟恋笑道：“我什么也没说——菜来了，扬锐，老规矩，一人一瓶啤酒，怎么样？”

“是话在酒中还是话在酒前啊？”

“有什么话，不管是酒前还是酒中，你都可以说。”

高扬锐为钟恋斟了一杯啤酒，道：

“钟恋，我想知道一些情况。”

钟恋举杯，与高扬锐碰了一下，道：

“只要是我知道的，我保证说。”

高扬锐道：“金局长在岳峥嵘收购改造旧城医院的过程中，得了多少好处？”

钟恋喝了一口啤酒，很温情地把杯子放下，说道：“扬锐，一个局长，在这样的事情上，你以为有直接的决定权吗？告诉你，没有！有些事情，看似简单，实则很复杂，看似复杂，实则很简单。”

岳峥嵘是连江市十佳杰出青年不说，还是个人资产排位靠前者。”

高扬锐道：“你的意思是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么？”

“有钱好办事，这个理，从古到今，都没人能否认。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岳峥嵘能注册下一家医药公司，没有超凡的能力，能行吗？”

高扬锐道：“有你们卫生局作后盾，能办不成吗？”

“卫生局也是市政府的卫生局。市政府的领导都亲自关照，金局长能不照办？扬锐，我看，这件事情，你也不必太计较。从大局上看，用发展的眼光看，岳峥嵘这次，还算是做一件很有公益的事情。”

“我计较不计较，已于事无补了！钟恋，我现在担心的是到了局里后，不适应。你知道我这个人，向来都是一个宁做鸡头，不作风尾的性格，进了局里，整天地要搞‘吹拉拍捧拍’之类，我肯定学不来。”

“没你想得这么邪乎！照你这么一说，凡是坐机关的，都属于溜须拍马之徒了？再说，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没骨气，甘心阿谀奉承摧眉折腰。”

“钟恋，我有个想法，想跟你商量一下，行吗？”

“跟我商量？似乎没必要吧！不过，我倒是想知道你有什么想法。”

“我不想到局里，而是想开一家私人医院。”

“想法很大胆，也有创意，可是——场地呢，资金呢，人力

呢，怎么解决？”

“解决不了，那我就到北京，或者上海，或者干脆到祖国的西部，去应聘一个医生，总不至于存在问题吧？”

“扬锐，别走极端了，其实，你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是一个为官的料，并不适合专于业务。我想只要你不自言放弃，连江市卫生局局长的位置，迟早会是你的。”

高扬锐道：“你真的对我这么有信心？”

钟恋情意绵绵地看了他一眼，道：

“我对你什么时候失去过信心呢？”

高扬锐不语，干了一杯酒，朝钟恋亮了亮杯底，道：

“这么说，钟恋，你的心里，就同这只酒杯一样，目前已经很干净么——当然，我是指曾经发生在咱们身上的那些不快的事情。”

钟恋道：“有些伤口，是永远也愈合不了的！真的，扬锐，人与人之间，彼此为对方制造出了一些伤口，其实在痛定思痛之后，在沉淀了若干年之后，未必不是一道人生值得玩味的风景。”

“天啊，钟恋，没想到你的境界已经如此之高了！和你比起来，我真的还是凡夫俗子！”

钟恋举杯，与高扬锐碰了碰，本来是想说一句“理解万岁”的，但没说，只是微微笑了笑……

省里要搞一个抗洪抢险先进人物的表彰大会。分到连江市的名额，只有一个。市委书记王志强和市长陈望达一商定，决定开个常

委扩大会，集思广益，确定人选。牛耕是第一个知道这个消息的。作为市委秘书长，牛耕总是最先知道内部消息的人员之一。得知省里要搞这样一个表彰大会，牛耕满脸洋溢着兴奋之光，来到了马驰的办公室。

马驰不在，文员小白说刚才还在的，怎么转眼儿就不在了呢？或许是上卫生间了。

果真，没等两分钟，马驰双手还有些许水气地回到办公室，见秘书长牛耕在，忙道：

“都差不多到了下班时间，你还有事来？”

牛耕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呗！”

马驰递给了牛耕一枝大中华，道：

“看你这劲头，准有事，说吧。”

牛耕满面含笑地把大中华点燃，兹啦啦吸了一口，道：

“老马，这次，弄不好，你就要成为闻名全省的新闻人物了。”

“此话怎讲？”

“省里要搞一次抗洪抢险的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你呢，‘飞身江流’的事迹早已在全市传开，咱们市里的一个名额，非你莫属！”

马驰道：“在抗洪抢险的战斗中，比我突出的个人多得很，怎么就有可能是我呢？”

“这一次，省里要求的就是市级领导干部中的表现突出者，自然是你马副市长。”

话及此处，马驰有一种无法抑制的兴奋。在心中，马驰明白，果真因此名扬全省，将来，连江市的市长乃至省长之位，都有可能他马驰的！心念至此，马驰收拾好办公桌上的机要文件，道：

“这么说，咱们应该找个地方庆贺一下？”

牛耕道：“想为你庆贺的人多着呢，比方说四海饭店的岳峥嵘，还一直惦记着有机会和你一块儿坐坐。”

马驰道：“说到岳峥嵘，他收购改造旧城医院的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

“下个星期一正式启动，个人的那点酬劳，岳峥嵘说，今天晚上全部到位。”

马驰的脸上陡然变色：“牛耕，你真不怕犯事吗？一旦东窗事发，可是要坐穿牢底啊！”

牛耕笑道：

“许多人对不义之财来者不拒，官位不照样越升越高了么！”

马驰道：

“不是所有的人都一样幸运，你可不要太大意！”马驰的智商不低，当天晚上，当着牛耕的面，马驰板着脸，将两百万现钞让岳峥嵘原封不动地带走，岳峥嵘心领神会打算用这些钱买一套高级公寓和一辆高档卧车，到时候只交给他公房的钥匙和车钥匙也就行了。见马驰如此处理，牛耕打心眼在佩服他也效法马驰，一拒了之。

收购改造旧城医院的手续一办妥一落实，岳峥嵘就有了某种获胜的感觉。

有收获就会有失落。当岳峥嵘咬紧牙关，先把宋怡“赠”给马驰，再把裴蓓“赠”给牛耕之后。

漂亮女孩的缭绕，岳峥嵘是很习惯的，或者说时时和漂亮女孩泡在一起，是岳峥嵘的最大喜好之一。不过，岳峥嵘属于那种赏花摘花但并不懂得惜花的一类男人。直白点说，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只要是他上过手的，对他便不再重要，就算是国色天香的人间尤物，岳峥嵘只要上过手，同样也会在玩腻后抛弃。

不过，宋怡和裴蓓两位歌星，岳峥嵘还没到玩够的程度，之所以急着将她们分赠给马驰和牛耕，纯属拓展新业务的需要。这几日，没有美人陪伴的日子，岳峥嵘才有空想起大学时的恋人钟恋来。

对于钟恋，平心而论，岳峥嵘所下的力气比高扬锐要大许多！得到的效益却没有高扬锐好。当然，走出校门之后，钟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与岳峥嵘走得很近，而且让岳峥嵘生理的画笔在自己的青春之纸上画过几次真正的鸳鸯戏水。

有了肌肤之亲，钟恋发现自己在岳峥嵘心中所占的地盘，并没有她想象的那么高大！而且，岳峥嵘对于爱情的理解，也仅仅是肉体间的需要。于是，钟恋就知道，自己与岳峥嵘之间，不可能有什么美好的结局。

心里有了这样的想法，与岳峥嵘的往来便在自然而然中减少了。岳峥嵘呢，在得到钟恋后，突然明白自己多年来对钟恋的追求，只不过是几次床第之欢的追求，所谓的感情色彩，淡得令他自

己都感到吃惊。

得知这些日子里，旧城医院的院长，也是昔日的大学同学高扬锐与钟恋过往密切后，岳峥嵘在心里就一阵阵窃笑！心道：有味儿的女人就如同一桌丰盛的菜肴！高扬锐，只是当你享用时，丰盛的菜肴早已变成残汤剩水了。

至于花重金买断出名歌手宋怡和裴蓓，那是因为他岳峥嵘收购改造旧城医院的需要。

这一日坐在办公室内，也不知是哪一根神经值的班，他竟然想到要到市卫生局去看看钟恋。驱车行驶在路上，岳峥嵘才明白，在自己的心里，其实是想看看渐渐将爱的重心从自己身上移向高扬锐身上的钟恋，在自己收购旧城医院，并间接撤掉高扬锐的院长一职后，钟恋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无奈的表情。

令岳峥嵘遗憾的是，到了市卫生局，一问，局长助理钟恋和局长到下边的县镇检查工作去了。心里感觉不太痛快，岳峥嵘想开口骂娘时，手机响了起来。一接，是裴蓓打给他的。在电话中，裴蓓告诉岳峥嵘，说秘书长牛耕对她很上心！弦外之音，似乎表达出了对牛耕的依恋，目的，也许是想让岳峥嵘在秘书长面前美言几句，从而令她能在秘书长的身边永远呆下去，至少是可以多呆一些日子。

岳峥嵘虽不是彻头彻尾的那种过河拆桥的人，但类似裴蓓这样的要求与目的，岳峥嵘不可能帮话。在岳峥嵘看来，牛耕秘书长同他岳峥嵘差不多，不会对任何一个小姐真正地动心。所以，多数的女孩，在牛耕秘书长身边，差不多等同于在他岳峥嵘身边，一般都不会呆得太长。

白跑了一趟卫生局，到了新挂牌的四海医药公司，新招的办公

室秘书许声声很热情地迎上来，替岳峥嵘拿了包，再为岳峥嵘递上湿毛巾擦去脸上的汗水与尘土。那种热情那种周到，富有经验的岳峥嵘一见，就懂得，这个看上去十分年轻靓丽，连手指甲盖都透着股性感诱惑的许声声，只要自己一招手，就会乖顺得如同一只初生的羔羊，让自己随心所欲的摆弄。

岳峥嵘坐到沙发上，把用过的毛巾递给许声声，把茶水从许声声手里接过。岳峥嵘刚有了吸烟的意思，许声声就打着了点烟器，给岳峥嵘点燃烟后，似有所盼地垂手立在一旁。岳峥嵘看了许声声一眼，见她的双腿有些微微地泛红，微微一笑道：

“小许，你是不是很热呀？要是觉得很热，完全可以将办公室的温度调得更低一些嘛！”

许声声有点羞怯地扫了岳峥嵘一眼，细声道：“岳总，我不热，只是有些紧张。”

“紧张，有什么紧张的？”

“我也不知道——也许，是我怕您很快地辞退我吧！”

岳峥嵘笑道：“小许，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因为我自来公司任您的秘书后，这才是第三次见到您呢！我听说，老总要是不满意自己的女秘书，就会经常不到办公室。岳总，我是不是让您不满意了？”

岳峥嵘指了指对面的沙发，说：

“坐下说话吧。小许，那一天，应聘的小姐八九个，我只留用了你，就说明我是很中意你的。”

许声声微微一笑道：

“谢谢岳总。”

岳峥嵘拍了拍自己的右侧沙发，许声声迟迟疑疑地坐到了岳峥嵘的身边。岳峥嵘斜过身子，足足看了许声声有两分钟，忽然拍着沙发扶手大笑起来，笑得许声声有些莫明其妙又紧张兮兮：“岳总，您笑什么嘛，我可是没见过世面的女孩，有什么地方说错了，请批评嘛！”

岳峥嵘停了笑，突然伸出双手，抓住许声声的肩膀，双目直勾勾烈灼灼地看着许声声道：

“小许，你看我这个男人怎么样？”

许声声力度不大地挣扎了一下，脸烧心跳地把头低下来道：

“岳总，我知道您是在取笑我呢！”

岳峥嵘还想说什么，正好有人敲门，岳峥嵘只好站了起来。

## 第七章

一天天过得飞快，周大勇的心也一天比一天沉重。常务副市长之妻被人杀害在家一案，自接手以来，一直没什么进展，周大勇身为这一专案组的组长，心里的压力是可以想象的。

昨日夜里，市公安局唐律明还专门为此案与周大勇通了电话，虽没命令期限，但尽快侦破此案的要求足以让周大勇心情沉重。

次日一早，周大勇到了队里，就召集黄家伟和杜齐等人开会，重新分析案情，再次列出排查对象，并制定了私下监视市委家属楼进出人员的计划。

这一任务，自然落到黄家伟和杜齐的肩上。经过几天的监视，没有别的收获，却发现了马驰和牛耕居住的家属楼，天天都有有钱的人物有姿色的姑娘乃至颇有声名的名流出入！杜齐和黄家伟开始并没在意，后来经过特别手段的跟踪“调查”，才弄明白，原来，就在这幢家属楼的顶层，有地下营业性质的青楼赌馆！

当然，黄家伟比杜齐经验要丰富老到一些。当杜齐明白了真相，要上楼去查封时，黄家伟劝她道：

“杜齐，咱们不能如此莽撞！你怎么不想想，能在这幢楼楼顶做这种买卖的，是普通人吗？”

杜齐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话是不错！不过，杜齐，周队给咱们的中心任务，是衣娟红被杀案，而不是这类黄赌案件。”

杜齐道：“很多的案子，其线索，差不多都能在这样的场合中

捕捉到的!家伟，市委家属楼上的顶层，存在如此的社会毒瘤，这正常么?”

“杜齐，周队曾经有过指示，执行公务时，你必须服从我的意见!”

“好吧，那你说咱们该怎么办?”

黄家伟道：“回队里请示一下，听周队的安排!”俩人归了队，将侦察到的情况向周大勇作了汇报。周大勇听后，想了想，道：

“这件事非同小可，很可能牵扯到我市的许多头面人物，等我向局长作了汇报再说吧。”

局长唐律明听了周大勇的汇报，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干部圈里的人，谁不知道，那一幢市委家属楼的楼主，就是常务副市长马驰和秘书长牛耕!在他们的头顶之上，存在着“繁荣昌盛”的红火生意，这里面的故事情节，不细细地事先分析琢磨一番，就有可能一出手，就捅了不能捅的马蜂窝。

依照局长唐律明的意思，以衣娟红案为轴，辐射到楼顶的赌馆妓房，一切侦察过程都要隐形操作，或许两者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也说不定。

回到队里，观看微型摄像机录下的镜头，发现出入那幢家属楼的，男士女士，一个个都很绅士很靓丽!尽管他们大多数都戴着宽边大墨镜，但仍有些身影，周大勇觉得眼熟。

事实上，自接手衣娟红被杀的案子后，周大勇多日以来很少出现大脑走思的情况，或者可以这么说，衣娟红被杀一案，让周大勇真的有点寝食难安，一天到晚，所思所想，无不与衣娟红被杀一案

相关。在周大勇的意识里，觉得衣娟红的被杀，基本上不是仇杀，不是入室洗劫者的“误杀”，似乎也不是“情杀”。两个星期来，衣娟红究竟死于哪一种情况，周大勇们都无法明确作出判断。

对所有可能拥有马驰副市长家门钥匙的人，周大勇让黄家伟等专案组的人都做了十分隐蔽的排查，基本上都不存在杀害衣娟红的动机，或者说还没查出有谁存在杀害衣娟红的直接理由。

案子悬了起来。吃罢晚饭，黄家伟就约杜齐到江堤上去走走，看看连江的夜景，清点清点多日来之于案子的思绪。本来是可以一起到江堤的，但杜齐非要黄家伟先到江堤上去等她。

黄家伟没穿警服，独自一人踱步在江堤之上，等待着杜齐到来时，任潮气热气很重的江风带点腥味地吹拂着他。手机响了，一看，是队长周大勇办公室的电话。

“周队，我是黄家伟，有事吗？”

“请你和杜齐十五分钟内赶回队里！”

“杜齐并没与我在一起呀！”

“那就立刻同她取得联系，立刻分头归队！”

“明白！”

收了线，没想到杜齐突然地出现在自己的身后。

一阵淡淡的芳香从杜齐的身上扩散出来，黄家伟转过身，见此刻的杜齐打扮得非常地青春醉人，他深深地叹一口气，语气坚决地说：

“小杜，你来得正好。周队命令，十五分钟内赶回队里，咱们

俩今晚的计划，只好取消了！”

杜齐一听，有点怅然若失道：

“为什么总是赶得这么巧嘛！”

回到队里，来到周大勇的办公室。周大勇二话没说，看了看表，说：

“嗯，只超过了四十秒钟，还算勉强及格！”

言罢，只顾望着窗外的夜景，不再言语。杜齐问道：

“周队，您命令我们回队，有什么任务吗？”

周大勇道：“准备一下，明天早晨六点三十分，随我出差！”

黄家伟道：“出差？周队，衣娟红的案子不查了？”

周大勇道：“废话少说！穿这身衣服，都多少年了，难道还没领会透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吗？”

黄家伟没再吭声，拉了杜齐一下，无声地退出周大勇的办公室。

就在黄家伟和杜齐从江堤上一见面便往队里赶的时候，高扬锐和钟恋正好双双来到江堤之上，虽然没有携手，甚至在长达十几分钟的时间内，没有一句言语，但两个人的心情，却是十分地轻松自然。

两个人并排着向前走。江堤上的风，在他俩人的感觉里，很清凉也很柔和。自旧城医院“解散”并“上调”卫生局，几乎可以与

钟恋朝夕相处之后，两个人之间一度凉若冰水的感情，有了明显地升温的迹象。虽不在一层楼办公，但工作之余“休闲”的公费电话，打得频繁得让他们自己都觉得超出常规。

高扬锐拾起了一块石头，砸向江面，自言自语地说：

“堤岸的江风很冷思念很热 / 撕一块思念贴在胸前 / 背部却在不知不觉中凉透”——钟恋，知道这是谁的诗句吗？”

钟恋道：“人家诗人描写的是冬夜河堤的感受，不是夏夜也不是江堤。”

高扬锐道：“钟恋，平日里，咱们俩之间的话语，是感觉式的或者说是随意式的，今晚，我有一个要求，咱们都用心来说话，行吗？”

坐到一条石凳上，钟恋理了理被江风吹得有点儿紊乱的头发，道：

“扬锐，你以为我平日里所对你讲的话，都是没有经过心的话么？”

“如果是心里话，钟恋，我就更加糊涂！你既然同意与我恢复同学之情，为何就不同意恢复彻底呢？”

钟恋沉默下来，好半天，才幽幽地道：

“扬锐，我心里明白，你很看重大学的美好段落。然而，我更明白，那些美好的段落，早让我自己画上了句号。”

“画上句号没关系，甚至将那些美好的段落删改成了痛苦的段落，这都没有关系，只要咱们重新提笔，从头开始撰写我们的爱

情，又有何不可呢？”

钟恋淡淡地一笑道：

“扬锐，像你这样正直、事业心强、积极向上而用情专一的男人，在今天的社会里，已不多见了！因此，能全方位的赢得身边女孩的爱慕与青睐，是非常自然的！明白点说，追求你的完美女孩很多，你为何定要瞄准我这个可以用残花败柳来形容的女人呢？”

“钟恋，你千万别这么说，在我心目中，你从来都是完美无缺的！”

钟恋有点自嘲道：

“扬锐，你明明知道，我同岳峥嵘有过一段时间的亲密接触。真的，扬锐，现在，我与你同在一个单位，作你的同事，我已经是厚着脸皮了！答应与你恢复同学之谊，那是因为我有一种预感，今生今世，咱们之间，有着无法解脱的来往之缘。”

“钟恋，你说的这些话，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扬锐，我的妹妹钟情，其实是一个很优秀的女孩。”

“钟情是很优秀，不过，她还是个小姑娘。”

“扬锐，难道你没感觉到，钟情在心里早已深深地爱上你了吗？”

“乱弹琴！如此小的年龄，想这方面的问题干什么！”

“不是钟情的岁数显小，而是我们的岁数显大啊！扬锐，我今生今世，没有别的愿望，只愿你能好好地待钟情。”

“钟恋，你知道的，我不可能爱上钟情!这几年来，我一直把她当作妹妹一样关照对待，原因就在于我的心里其实一直装着你!”

“你这又是何苦呢扬锐?我早对你说过的，这辈子，咱们俩之间，永远没有生活在一起的那一天!我这么狠下心来，不是对你，而是对自己的惩罚!真的，想想自己所做过的事，受到这样的惩罚，完全应该。”

高扬锐道：“你知不知道，你如此地惩罚自己，其实就是在间接地惩罚我啊!钟恋，人无完人，孰能无过?况且你的所谓过错，是方方面面的原因造成的!”

钟恋道：“就算如此，所有的憾事，决定因素还是在我自己!扬锐，我真的没有什么奢望，只希望你不贱看我，希望你好好地去爱钟情，我就会好过，就会轻松。”

“我当然不会贱看你，不过，也当然不会去爱钟情!”

就算如你所说，钟情在倾心地爱我，我想，当她知道我和你是大学时的同学，并且有过一段相恋的经历，钟情就会懂事地收拢她的情感。”

“扬锐，你要是一味地固执己见，从明天起，我们只能形同路人了。”见钟恋起身，高扬锐也跟着站了起来，道：

“钟恋，你冷静一下，咱们换个话题行吗?”

钟恋看着高扬锐，道：

“扬锐，咱们还是改日再聊吧，我真的担心咱们再聊下去，我的心情会因为变糟而发火。”

高扬锐没有开口，只是点点头，望着江面流动着的灯火，似乎感到那种光亮，只是可见却不一定能触摸得到。因为时间的推移也因为工作的繁忙，自然也因为宋怡的可人，马驰对妻子衣娟红的死丧之悲，渐渐淡然了。郁郁寡欢三周后，本来就生性开朗的马驰，面露喜庆之色，久违的爽朗笑声，也能从他的办公室传出。

上午，看完了《连江早报》，正想批阅案头的各种报告时，电话铃响了起来，伸手一接，道：

“我是马驰，哪一位？”

“马副市长，我是徐恋梅，听出来了吗？”

“当然能听出来，小徐——啊老徐，找我有什么事吗？”

“马副市长，今天有空么，咱们找个地方坐坐，行吗？”

“恋梅，咱们之间，你看，还有必要坐在一起叙旧么？”

“马驰，你曾经说过的话，忘了吗？就是前两天，你还答应过的，怎么今天就变卦了呢？”

马驰顿了顿，道：

“恋梅，咱们可都是五十岁的人了啊，过去了的事，何苦旧话重提呢？”

“衣娟红不在了，我见你一面都不行么？马驰，你曾经说过的话，立过的誓，你都忘了吗？”

马驰忙道：“好吧，中午见面边吃边叙……”

中午，马驰没带司机，只身神秘地进了电话中徐恋梅指定的一

家酒店。酒店不算高档，但还清静，就餐的人不多，清静中多多少少有几许萧条。

一间很严实的包间内，马驰与徐恋梅相对而坐，点罢单子，服务员一去，徐恋梅就红润了眼圈，泪汪汪地道：

“马驰，过去的事，你都忘了吗？”

马驰道：“忘是没忘，那又能怎么样呢！恋梅，咱们可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啊！”

徐恋梅道：“你认识我、占有我时，我是五十岁吗？你是五十岁吗？”

马驰道：“年轻时期的愚昧举动，现在想起来，就是后悔，又能怎样？于事无补的。”

“你曾经答应过我的，等你升到了高位，就给我谋个一官半职。马驰，别的愿望我没有，我只求你给我谋个差事，给我女儿谋个好工作，也就是了。”

马驰惊道：“你不是一辈子没嫁人吗，哪儿来的女儿？”

徐恋梅淡淡一笑道：

“我怎么会个女儿，你应该最清楚。”

“恋梅，你的意思是说，你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

“不信，你可以同女儿一块去作亲子鉴定。”

马驰有点动气道：“这么重要的事，你怎么一直不告诉我呢？”

“娟红在世时，我一直躲着她。娟红不在后，你又一直躲着我，好在这会儿，总算让你知道，你还有个女儿。”马驰点燃了一根烟，吸了两口，道：

“恋梅，你放心，我会安排好你们母女的。”

徐恋梅似乎是吃到了一粒宽心丸，没再续说这个话题，也许是因为服务员上来布菜的原因。

这一顿饭，马驰觉得时间很长，甚至觉得吃得很累。回到办公室，回味一下，马驰才明白，觉得累的主要原因，不是用餐的时间太长，而是用餐时的人选。直白地说，现在的马驰，和徐恋梅单独在一起时，不再有二十多年前的那种狂热感和陶醉感，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重感。

小白很解事地为回到办公室的马驰沏了茶，端到他的面前，道：

“副市长，中午您不在时，秘书长来找过您，要不要告诉秘书长一声，说您回办公室了？”

马驰道：“先不用告诉，让我休息十几分钟再说吧。”

小白顿了顿，又道：

“副市长，从明天起，我就回陈市长办公室工作了。”

马驰道：“是吗——小白，非常感谢这半个多月你在这儿协助我的工作！”

小白道：“副市长，您不用客气的！没有别的什么事，我就回外间了！”

马驰点点头，看着小白玲珑的身姿，马驰似乎才突然发现，小白原来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人儿。

迷迷糊糊之时，听到有人进了自己的办公室。马驰睁开合上不到十分钟的眼睛，见是秘书长牛耕，道：

“一身热气，从外边回楼的吧？”

牛耕笑道：“看样子，你神气儿不足，是不是这两天又加班加点地工作了？”

马驰道：“三句话就离不开老本行了！秘书长，听小白说，中午来找过我，有什么事吗？”

“饭局呗！你一走，连手机都关上，我就明白，就是出动全市警察，都难找到你的踪影，中午的饭局，也就只好由我自己去应付了。”

马驰道：“是重要的饭局么？”

牛耕坐下来，伸手接过马驰递给的大中华烟，道：

“旧城医院改造翻建的主体工程今日竣工，只剩内装工程了。”

“速度这么快，质量怎么样呢？老牛，这件事情，绝对不可出错呀！”

牛耕吐出一缕烟雾，笑道：

“放心吧老马，你就等着两年后，稳稳当当地坐上市长的交椅吧！”

马驰摇摇头，道：

“凡事都得小心谨慎啊！在旧城医院这件事情上，咱们可是给自己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呐！”

牛耕道：“咱们并没伸手接过一分钱嘛！”

马驰道：“饭局上，岳峥嵘那小子，又出难题了吗？”

“没有，只是希望我和你能向市财政催催，拨给他们的款子，还有百分之五十没到账。”

“这件事，你就代表市委直接指示好了。”

牛耕的脸上洋溢着笑，起身关了办公室的门，坐到马驰跟前，道：

“老马，岳峥嵘那小子，又为你准备好了一位绝色的姑娘。”

马驰道：“能绝过宋怡吗？”

牛耕道：“老马，我真不明白，你对宋怡怎么就如此上心，莫非你真的要续娶宋怡？”

马驰道：“人和人之间相处久了，就会有感情，也就是所谓的日久生情。”

“好一个日久生情啊！老马，就算你对宋怡生了情，她对你也生了情吗？”

马驰道：“我想会吧。”

“老马，你常教导我，在这风流雅事上，不能动真情，否则就

会为情所困，酿成大错大祸！可你自己，怎么就陷进去了呢？”

马驰笑道：“我并没怎么觉得自己陷了进去。”

“据我所知，你为宋怡买别墅，买高档卧车，消费在三百万以上，这是你从前根本不可能有的行为！”

“牛耕，你在暗中调查我？”

“老马，你别误会，我是想在关键的时刻，能为你解套。老马，以我的想法，你应该离开宋怡，重品新花的味道。”

“暂时，我不可能离开宋怡，也不打算离开她去再寻新欢。真的，老牛，自与宋怡相识相娱，我发现，自己过去的几十年，似乎不懂什么叫恋情，什么叫男欢女爱，什么叫依依不舍。”

“老马，看来，我得直捅你的痛处了！宋怡是歌星是演员，你和她在一起时，她的言行，是真是假，你能分辨得清楚吗？也许，宋怡在你面前立过誓，说一通什么一生一世只爱你一个之类的话。”

“不错，这类话，宋怡每次见到我，几乎都会说。”

牛耕想了想，还是掏出了两张照片，道：

“老马，看了这两张照片后，也许，你就明白什么是戏子之心了。”言罢，将拿在手里的两张照片递给了马驰，马驰一看，见是两张宋怡和一个年轻男子在江堤之上接吻拥抱的镜头，气得鼻孔直冒热气：

“妈的婊子！”

“老马，为这样的一个女人发火，不值得！”

“这照片，从何而来？”

“实话说吧，自两个多月前，岳峥嵘那小子把宋怡安排到你身边，把裴蓓安排到我身边后，我就暗中派人侦察她俩的一举一动！老马，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这也是你多年来的心得嘛。”

马驰道：“看来，这几个月，我的确有点糊涂了。”

“咱们享受的财色都是糊涂而来的，但我们的警觉，却一刻都不能犯糊涂，否则，成克杰、胡长清的结局，很快就会成为咱们两个的结局。”

马驰伸出手，与牛耕握了握，道：

“这个婊子，怎么处理呢？”

牛耕道：“只要你点个头，善后的事，交给我好了！”

“她知道咱们的事，已经很多，要是她穷凶极恶地胡乱嚷嚷，会坏事的。”

“这就是玩而不罢的后遗症！不过，老马，你放心，我负责摆平这个宋怡就是了。”

“怎么个摆平法呢？”

“副市长，你的意思呢？”

“这个宋怡，太可恨，太让我恼火，得让她吃点苦头！”

“到底怎么处理，老马，你给句话吧。”

“让她知道背叛我的滋味是不好受的。”

“副市长，你放心，我会让她享受到她应该享受的待遇！这种女人，不给她点厉害看看，没准她真的敢同疯犬一样到处瞎叫！果真如此，岂不坏了咱们的前程！”

“想堵住宋怡的嘴，难啊！”

“老马，莫非你真的有许多把柄让她捏着？”

“那倒谈不上。不过，几百万的房子和车，归了她，岂不可惜！”

“钱财乃身外之物，出手了也就出手了。再说，消财免灾，这也是民谚哩。”

“不惩治惩治，我心头的这股怒气就难消。”

“消气的事，就包在我身上吧，宋怡不是与一个年轻的画家关系粘乎吗，咱就让她一天到晚地跟男人们粘乎个够！”

“牛耕，你的意思，是打算令宋怡去做三陪小姐？”

“这些日子以来，宋怡从事的工作，与三陪小姐的工作，有何不同呢……”

下午上班的时间刚到，离去没有一刻钟的秘书长牛耕又来到了马驰的办公室，耳语一阵后，马驰才点点头。牛耕见马驰点了头，脸上浮现出了几丝高兴的笑，道：

“副市长，名模谢西袅，可是闻名亚洲的小姐呢！你真的是桃花运浓啊！”

马驰道：“你呀，说话越来越没谱了。”

牛耕摇摇头道：“谢西袅可是石垒城的红颜挚爱，他这次决定美人赠才子，老马，他的图谋，或许比岳峥嵘还要大呢！”

“石垒城是咱们市为数不多的集团公司老总之一，财力雄厚，当然要比岳峥嵘胃口大！所以，咱更不能忘乎所以，失去警觉。”

“马副市长，石垒城的主意，其实就是要收购市纺织厂。”

“收购市纺织厂？牛耕，这可不是咱们两个能拍板定音的事情。”

“我对石垒城这么说过，可石垒城说，只要咱们两个同意，别的工作由他自己去作。”

“上次石垒城请吃饭，是不是就是为了这件事？”

“上次吃饭，仅仅是吃饭，什么也没提。”

“今天晚上，他肯定会亮牌啊。”

“老马，你的意思是，不接？”

“还是那一句话，等我在陈市长那里烧足了底火才定。”

“这件事，我跟陈市长聊起过。陈市长的意思是，市纺织厂连年亏损，资产达亿，能有人出资整合，在资产重组后扭亏为盈，于公于私都是好事一桩！”

“这么说，石垒城那小子，风已吹进陈市长的耳朵了？”

“我看差不多，否则的话，陈市长也不会作具体事宜由你马副市长全权定夺之类的指示。”

马驰笑道：“咱们这样的马前小卒，自然总是要先往前拱的！牛耕，既然如此，晚上的吃请，咱们没必要推辞。”

牛耕道：“老马，这么多年，咱们的鞋湿了多少回呢，可没有一次因为湿了鞋而跌倒，说明咱俩有穿湿鞋的经验和能力！”

马驰道：“懂得见好就收也是学问，一如既往肯定将有事败之日。牛耕，咱们该收手时就得收手，否则，不堪设想自己的末日。”

牛耕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电话铃响了。一接，是市长陈望达打来的。在电话中，陈望达市长让他通知秘书长牛耕，三点半到市长办公室开一次临时市府骨干领导会议。

挂好电话，牛耕道：

“是2号的电话吧？”

马驰点点头，道：

“三点半，陈市长办公室，开会。”

牛耕道：“该联络联络了，想想，都快一个季度没单独坐坐了。”

“牛耕，我看，老陈是要给咱俩念紧箍咒呢！”三点半，马驰牛耕一同来到陈望达的办公室外，小白微笑着让他俩稍等，便先一步进了里边的工作室，向陈望达报告一番。陈望达把自己的办公桌上看上去有些零乱的文件和报告简单整理了一下，让小白去叫两位进来。走进了市长办公室，陈望达一脸吉祥慈和地站起来，与马驰、

牛耕握手，再分宾主坐定到沙发上。

“老马，看上去气色不错嘛！”

马驰道：“托市长的福，这段时间，工作很顺利，心情也很轻松舒畅！”

牛耕也道：“是呀，在您手下工作，觉得很顺心顺意啊！”

陈望达哈哈大笑一阵，起身，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过来两张票，递给了马驰牛耕各一张，道：

“这两张票，可是紧俏货，今晚，去看看吧。据说，这家巴黎歌舞团，女演员们个个都貌美若仙呐！”

马驰道：“陈市长，这种贵宾席位的票，我和牛秘书长去坐，不太合适吧？”

牛耕也道：“是呀，陈市长，还是您和王书记去吧！”

陈望达道：“王书记到省里办事去了，我今晚又有另外一项比较重要的活动，脱不开身。你们俩，就代表市委市政府，去表示祝贺也没什么不可，就这么定。”

马驰道：“是！陈市长，今天，您召见我和秘书长，总不至于是为这件事吧？”

陈望达点点头，声调放低了一些，说：

“近段时间，上边反腐倡廉的声音一直很高！老马，老牛，咱们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可要小心谨慎，千万别惹火上身！”。

马驰心里猛地一紧，却故作若无其事地问道：

“陈市长，是不是有什么风声传起来了？”

陈望达道：“那倒没有，我只是给你们俩提个醒，别云天雾地的忘了自己是谁，那样容易跌跟斗。”

牛耕道：“陈市长，您放心，我保证自己的每一项工作，都做得令您满意，令王书记满意。”

马驰道：“放心吧，陈市长，跟您这么多年，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人做官的。”

陈望达笑道：

“是啊，是啊，也许是我上岁数了，话多了，不过，我也是一片好心。你们要明白，你们是我们连江市的未来呀！”

牛耕道：“谢谢陈市长对我们寄予的厚望！陈市长，关于三江顺公司收购市纺织厂的事，现在正好马驰副市长也在，咱们要不议一议？”

陈望达道：“这件事，马驰，你知道么？”

马驰道：“我让人作过摸底调查，市纺织厂连续三年都是亏损，现在因为资金紧缺，上亿的固定资产几乎瘫痪！所以，我考虑，三江顺公司愿意出资拯救市纺织厂，我看是一件好事！”

陈望达道：“常务副市长就是常务副市长的水平！嗯——我也是这个意见。这件事，由你全权批示好了，当然，最好的结果，自然是公私都有利可图。”

马驰道：“放心吧，陈市长，我会全力办好这件事的。”

牛耕道：“市纺织厂要是重新盘活，几千人的就业就不成问题！几千个家庭的生活，就有了基本保障！从这一层面分析，陈市长，三江顺公司的老总石垒城，也算是为咱们连江市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呢！”

陈望达道：“是呀，让我说，今年咱们市十佳杰出青年的评选，应该让石垒城这样的青年企业家人围。”

马驰道：“还是陈市长想得周全啊！陈市长，看来，我还有许多地方，需要认真跟您学呢！”

陈望达听罢，嘴上客气着，心里很是受用。其实，在

陈望达的心里，一直将马驰和牛耕当作自己的左膀右臂！而且，自己向上迈一步，就千方百计地提携马驰牛耕一步；自己走到哪里，就将他们俩带到哪里。

见陈望达满面笑容，牛耕道：

“陈市长，我和马副市长，有些日子没陪您进山打猎了！等过几天，咱们去一回，怎么样？”

陈望达道：“两个多月来，抗洪救灾压得大家都喘不过气来，哪来的时间啊！现在，抗洪救灾总算过去了，也总结表彰过了，又要布置全市的秋收秋购，再加上市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忙啊！”

马驰道：“陈市长，是我们的工作能力不到位，无法为您分担重担呀！”

陈望达道：“不要谦虚嘛！说真的，要是没有你们俩替我撑着，我就是累得吐血，怕也出不了这些成绩……”

## 第八章

局里的领导要到旧城医院作解散前的动员，这个消息传开后，旧城医院就像一锅煮开的米粥，沸沸腾腾“热”气直冒，叫的喊的哭的笑的跳的唱的，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地下活动室内，院长高扬锐戴着一幅墨镜，自个儿在练着乒乓球的发球。发出一个，然后不紧不慢地去把球给拾回来，再发。听到有人喊他，他也不应，仿佛外边的沸腾场面与他毫不相干。看那样子，他发出去的和拾回来的，不是乒乓球，而是他旧城医院的每一位部下。

事实上，在发球和拾球的过程中，高扬锐的眼睛中一直润着泪，只是有一副深色的墨镜遮住，没有谁能够发现，更何况空荡荡的地下活动室寂静无人。

进地下室的门，是反闩着的。高扬锐进了地下活动室后，就把门给撞上了。外边的人，就算有钥匙，也没法打开。听到有人在玩命般地拍门，玩命地喊他，喊他的人就是院办的秘书钟情，高扬锐依旧没理睬，还是那么机械地发球拾球。

“高扬锐，您再不开门，我就喊人来砸门了！”

一直是喊“高院长”的，突然地听到喊自己“高扬锐”，高扬锐的神经末梢抖了一下，摘下墨镜，把眼睛中的泪花抹掉，再戴上，缓缓地走到门后，道：“外边地震了吗？”

门外的钟情气得心口突突直跳：

“高院长，医院都炸了营了，您还把自己藏在地下室里消闲！”

高扬锐开了门，见钟情涨红了脸，斥道：

“天塌下来了吗？地陷下去了吗？都没有嘛！”

钟情道：“刚才接到通知，市局的领导，下午两点就要到咱们医院作解体动员啊！”

高扬锐道：“你不是早盼着咱们这个破医院解体，自己好上北京的三〇一医院或武警总医院去工作的么？”钟情知道此刻外表平静内心实则如同刀绞的高扬锐是在挖苦自己，她泪眼汪汪地说：

“高院长，这个时候，您不能先垮下，全院的人都等着您给他们作主打气呢！您要是先表现出如此颓丧的模样，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就会对未来的生活失去信心，这是很可怕的呀！”

钟情的这一席话，令高扬锐怔了一下，继而清醒过来，意识到如此委顿下去，于己于人真的是一种不祥的征兆。于是，高扬锐像大哥似地拍了拍钟情的肩膀，道：

“去，通知所有的人到院会议室开会！”

钟情抹了一下眼中的泪，道：

“谁还有心情听您开会嘛！大家关心的，是自己下岗后怎么办啊！”

高扬锐道：“你去告诉大家，这次的会，我就是来告诉大家旧城医院解体之后怎么办。”

会议室内很静。很静的原因，不是因为大家的心已经平静下来，而是因为偌大的会议室内，除了钟情坐在角落里外，没有第二个到会者。高扬锐准时走进会议室之后，见到眼前的这种“人去楼

空”的情景，心里是一片无奈与凄惨。

本来是准备好了一席慷慨激昂的演讲的，现在已没有了慷慨激昂的机会。他缓缓地走近钟情，明知故问：

“人都上哪儿去了？”

“都集中到财务科去领最后一次工资了！”

钱，永远是普通百姓第一关心的问题。高扬锐心里明白，这不能怪大家。他们都是无辜的。旧城医院这一次的更名改姓，自己的职位并没受到任何影响，但属下中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面临着下岗与待岗的危机，更何况这种危机，从某种特定的层面分析，还是因他高扬锐而起的呢！回到办公室，钟情神情委顿地跟了进来，从前一直天真浪漫着的脸蛋此刻看上去也显得哀伤：

“高院长，我该怎么办呀？”

高扬锐冷冷地一笑道：

“小钟，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好吗？从前呀，有一个村妇，因为生活上情感上都不顺心，于是就想到了死。想了一夜，才想出一个上吊的办法。一日正午，这个村妇就拿了根麻绳，到村头一棵歪脖子树前，打算上吊，但有一群放牛娃路过，村妇没有上吊成。次日正午，村妇又到那棵歪脖子树前，准备上吊，适逢李老汉砍柴归来，又没有成功。村妇之夫知道后，抡起斧头把那棵树砍了。该村妇次日正午前去上吊，发现树不见了，便坐下，拍着树桩恸哭，惊动了土地菩萨。土地菩萨现身，问村妇为何如此伤心痛哭，村妇说她想上吊，可是这棵树却让人砍了，没有树了，上吊不成了！土地菩萨一听，戏言道，上吊还非这棵不可么，哪儿的树都能吊死人呢！”

钟情道：“高院长，您还有心思说风凉话？就您这个破故事，不就是劝人不必求在一棵树上上吊么？我要是一定求着您这棵树，您能怎么样？”

高扬锐道：“你也吊不成，我这棵树，迟早要让局里砍走的。”

钟情道：“原来，您自个儿往局里升，我们却往失业大军中降，这太没道理了吧！”

高扬锐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钟情，以你的素质和条件，还怕找不到这一月八百块的工作吗？”

钟情声音很小地说：

“就算能找到一份拿钱多的工作，不能在您身边，又有什么意思呢！”

钟情的声调有些异样，这令高扬锐心里“格登”了一下，看看钟情，见钟情的双眼已经发红，他心里有些不忍，却故作老气地道：

“黄毛丫头，鬼心事不少！在我身边，还嫌没挨够训斥呀？”

“高院长，我今年都二十三岁了呢，哪还是黄毛丫头！”

“在我面前，你永远都是黄毛丫头！去，到大门外瞧瞧，看看将要来的，是局里的哪几位神仙！”

市卫生局局长金鸣海和助理钟恋一同跨进了高扬锐的办公室。金鸣海道：

“小高，听你的语调，怨气冲天嘛！”

钟情见姐姐钟恋微笑着走了进来，忙上前拉住钟恋的手，道：

“姐，你怎么会来，为何不先打个电话呢？”

钟恋道：

“我原本没想来的，金局长临时叫上我，我也就来了。高院长，看上去你的心情不太好啊！”

钟情看了看姐姐钟恋，又看了看高扬锐，问道：

“你们认识吗？姐。”

“姐和你们高院长，是大学时的同学。”

钟情道：“姐姐，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金鸣海道：“早知道晚知道还不都是一样，小钟，别见了亲人就忘了领导好不好，大热天的，总该给口水喝吧！”

钟情沏了四杯茶，一人一杯。坐下后，高扬锐一直无话，金鸣海道：

“小高，谈谈你的想法，怎么样？”

高扬锐道：“还是等四海医药公司的老总岳峥嵘来谈吧。从十二点起，按照文字条款上的规定，我已经不是这个医院的院长了。所以，我谈与不谈，都没什么意义了。”

钟恋道：“动员大会，高院长，总得由你来主持吧！”

高扬锐道：“你是局里的领导，主持这种情形下的会议，有经

验，是最合适的人选了！金局长，下午，我还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就不陪您了，自然也不等岳老板了。”言罢，高扬锐拿了包，真的欲走，金局长的面色显得很尴尬，欲言还止。钟恋的脸上却浮着几丝不着边际的笑，说道：

“高院长，你这个还没上任的局里的小头头，如此做派，分明是给我这个局长助理一个下马威！我知道，面对心气不顾的下属，你无话可说。但你不想想，金局长正是考虑到你有这一层难处，才亲自来坐镇，你怎么就不细细思量一下呢！”

高扬锐看了钟恋一眼，又无奈地坐下，将茶杯端起来，递到金鸣海的手里，道：

“金局长，我只是一时的气话，您别往心里去，请喝茶！”

金鸣海笑道：“小高，你看我是那种动不动就怒气攻心的人吗？我上岁数了，如果上火，怕也是上的邪火呢！钟恋，几点了？岳峥嵘也该到了吧。”

钟恋道：“他不是说去市府接牛秘书长了么，估计还得几十分钟。”

高扬锐道：“市里的领导也来参加今天下午的这个解体会？”

金鸣海道：“不是解体会，而是咱们旧城医院辞旧迎新的喜庆之会！小高，你的思想，真的到了该改变更新的时候了。”

钟情汗水直滴地抱进来一个西瓜，道：

“没什么好招待金局长的，大热的天，吃个西瓜吧！”

金鸣海笑道：“钟情，招待我这个老头子是假，招待你姐姐钟

恋，才是真吧？”

钟情道：“为高院长送行，也是真的呢！”

瓜很甜，但高扬锐吃起来，却很苦，难以下咽。尽管如此，高扬锐的神情已基本正常。只是钟情，一会儿格格笑，一会儿双眼含泪的，矛矛盾盾，心情如同六月的天，变得很快。

吃罢西瓜，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钟情一接，对方要找金局长听电话。金鸣海接罢电话，对高扬锐、钟恋道：

“牛耕秘书长不来了，岳峥嵘的饭店里出了点急岔，也不来了！”

钟恋道：“得罪人的场合，能不出面就不出面呗！”

金鸣海道：

“好事一件嘛，怎么成了得罪人的事了呢！小高，通知一下，会议，准时进行。”

高扬锐道：“开会，谁还有心情开会啊，我在一个多小时前，通知过一次开会的，结果，只有通知人钟情一个人到了会议室。”

钟恋想了想，道：“金局长，要不，您看能不能变通一下，搞个能吃能喝能唱能跳的晚会，或许大家能到齐。”

高扬锐道：“这主意不错。不过，横竖都是要让大家回家待岗待业这点事，大家心里都明白，说不说都一样的。”

金鸣海道：“钟恋的建议不错！小高，我看可以！大家在一起这么多年，这一分手，也许就真地各奔前程了，聚一餐，就算是最后的晚餐，也有一定的纪念意义嘛！”

钟情插话道：“一个星期来，咱们顿顿都是会餐呢！”

高扬锐道：“金局长，也许，他们早已想通了。市政府的决定，又是利公利私的双赢好事，想不通又怎么样？要说我的思想不通，是前些日子的事，现在，我真的想通了。”

金鸣海道：“早通比晚通要好！小高，我听钟恋提及过你们之间……”

钟恋忙道：

“金局长，您请喝茶！”

马驰难得有一个公私两闲的夜晚，那是衣娟红被害以前的一天，下了班高高兴兴地回家，打算在晚饭后领着妻子衣娟红去游泳馆游游泳，一为去去暑热，二为锻炼身体，或许，在马驰的心中，还有另外的一层意思，那便是给衣娟红一点情感上的补偿。因为，这些日子来，马驰明白，自己的那颗心，一直放在了歌星宋怡的枕头边上。回到家里，马驰原以为妻子衣娟红会非常高兴地等着他归来，然而，当马驰开门进了客厅，见衣娟红用十分厌恶的目光看着他时，马驰就觉得有些情况异常。

换上拖鞋，坐到衣娟红的身边，马驰伸手就往衣娟红的额头上探，意思是试试她是否发烧是否“中邪”。衣娟红抬手用力地将马驰的手推开，道：

“别碰我，我嫌你的手太脏！”

马驰道：“你吃了子弹药了还是怎么的？我刚才洗的手，脏什么脏！”

衣娟红道：“就是你再洗一百遍，我还是觉得你的手很脏！”

马驰心里一格些，忙道：

“什么事，把你气成了这个样子呢？难道是市妇联的事，让你头痛？”

衣娟红道：“我为什么生气，你心里不明白？”

马驰道：“工作情绪，不要带回家里来嘛！今晚，我可是辞了一切活动，回家来陪你的！而且，我还计划在晚饭后，带你去游泳馆游泳呢！”

衣娟红道：“我年老色衰，带在身边，多煞风景呀，还是带一个漂亮年轻走红全市的歌星在身边，那才叫风光！”

马驰一听这话，心里又是一惊，陪了一个笑脸，道：

“瞧你说的，我一个副市长，能这样去做吗？”

衣娟红突然拿起茶几上的一只茶杯，“砰”的一声，摔碎在地板上，道：

“马驰，你的所作所为，别以为我不知道！告诉你，你以前三天两头地跟一些年轻女人鬼混，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忍下了！但这一回，你却敢堂而皇之地把一个女人养起来，是可忍，孰不可忍！马驰，我可警告你，三天之内，你不与那个姓宋的歌星一刀两断，我就把你的丑事上报王书记那儿！”

马驰道：“娟红，你不要听他人胡言乱语，根本都是捕风捉影的事，你也相信？”

衣娟红冷笑道：

“无风不起浪的！马驰，你相不相信我已有人证和物证？实话告诉你，我没有足够的把握，能向你下这最后的通牒吗？马驰，你怎么如此糊涂呢，拈花惹草，有人送美人，你作乐了也就作乐了，非要下本钱养什么二奶？风闻一传开，我怎么做人？你还要前途不要？”

马驰见瞒不住了，索性脑子一转弯，信誓旦旦地说：

“你说得对，我和宋怡一刀两断就是了，你用不着生这么大的气哩！”

衣娟红道：“马驰，其实，我也是为你好！你想，宋怡是走红全市的歌星，她的一举一动，有多少人关心牵挂？大报小报无名报的那些记者们，什么样的消息探听不出来？你不刹车，真的因为女色而葬送了自己的仕途，就悔之晚矣！”

马驰道：“谢谢你的及时提醒啊，夫人！为此，今晚，我请你去消费一把，怎么样？”

衣娟红道：“你还是让我的气消了再说吧。”

原以为要过一个夫妻恩爱的愉快夜晚的，谁知让衣娟红一剑穿心，马驰的心凉了大半。尽管他一个劲地保证着，但衣娟红属于那种得理不饶人的女人，马驰不光尽失副市长的气派，连丈夫的尊严也丢光了。计划晚餐后游泳的项目，自动取消，进卧室躺下后，烙饼似地翻转一阵，马驰才朦朦胧胧地入睡。事实上，在他睡实之前，妻子衣娟红早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上班，马驰一到办公室，就给宋怡打了电话，约了一

个地方，午餐时不见不散。

自岳峥嵘将宋怡推进马驰的怀抱之后，平心而论，马驰对宋怡可谓爱不释手。如此一位鲜艳欲滴、性感迷人的人间尤物，刚刚上手才两个星期，就想让风流成性的马驰松手放飞，他马驰肯定做不到。

宋怡的风流手段也很高超，这也是马驰为何对她难弃难舍的原因之一。过去，马驰对于许许多多从身下浪过的女孩，大都是一上手就蹬开，有的，就连名和姓都懒得弄清楚。惟有这个宋怡，让马驰副市长上心上肺。

整个上午，马驰的精力差不多都放在衣娟红为何知晓他与宋怡相识相好这件事的分析上。虽然说马驰与宋怡之间，最知情的人是岳峥嵘和牛耕，但这两位肯定会比自己还守口如瓶！于是，想来想去，马驰觉得，妻子获知的惟一可能性，就是偶然听到或是在某一场合亲眼见到了什么。

有了这样的思路，马驰便想起了上个星期三的下午。一想到此，马驰不由自主地用手拍打了一下自己的头顶。那天下午，马驰和宋怡曾双双出现在市妇联大楼旁边不远的公园内。虽然戴了墨镜，旁人认不出，但和他一块生活了几十年的妻子衣娟红，远远地一搭眼，就能认个底儿掉。

想到这一破绽，马驰就明白，在那个下午，衣娟红很可能直接或间接地一直跟踪着他和宋怡，并在这些天中直接和间接地“调查研究”了宋怡，不然，她就没有昨夜里的那一番理直气壮了。

一上午心不在焉，好在一上午也没有什么特别棘手的工作。不然的话，这个上午的工作效率，恐怕是马驰自坐上常务副市长这个宝座后最差的一个上午。

快到中午下班的时候，秘书长牛耕给马驰来了个电话，问午餐有没有着落？没有的话，就随他去。马驰说中午有个私人应酬，牛耕在电话的另一端送过来几声会意的笑，就收了线。

这是从外面看非常普通的餐馆，但内装修还算颇有个性，环境清幽得令前来就餐的人，个个都有置身幽谷深处的感觉。在这儿除了可以看到前来写单子布菜的小姐外，很难看到其他的客人。在一处大约八平方米的单间里，马驰与宋怡对面而坐。服务员带上门一走，宋怡就表现出迫不及待的样子，伸手捏住马驰的手道：

“马哥，昨天夜里，我好想你哟！”

马驰道：“有必要如此酸溜溜么？宋怡，咱们之间的事，我夫人知道了。这次见面，怕是咱们最后的一次见面了！”

宋怡的双眼中立刻涌出了泪花：

“马哥，不，我不让你离开我，决不让！”

泪滴落到桌面的小碟子上。马驰一见，忙道：

“别哭嘛，再说，哭，能解决什么问题呢？真的，宋怡，在你之前，我从没对一个女孩这么上心过！事实上，我的心让你给占领了，我也无法下决心让你离开！可是，不离开，我的夫人就要到别人面前抖露，那样局面就很难收拾了。”

宋怡道：“马哥，嫂夫人怎么会知道咱们俩之间的关系呢，莫不是你的亲信中出了告密者？”

马驰道：“不会的。我想，一定是上个星期三，咱们去公园，让她在无意当中发现了。”

宋怡道：“发现了又怎么样呢？现如今，当领导干部的，有这种婚外红粉佳人知己的，全国范围内，总会有成千上万吧，这还是潮流呢！”

马驰道：“我夫人哪会这么想问题啊，她想的，就是让我和你尽快分手，否则，就使辣招，让我人官财三空！”

宋怡道：“这么说，马哥，咱们的缘分，到此已尽？”

马驰道：“宋怡，如果你还想保持咱俩之间的这段缘分，就得听从我的安排，不然的话，咱们只有就此别过。”

宋怡忙道：“马哥，这辈子，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你说吧，让我怎么去做？”

马驰道：“我想，你今天来这里，没准都会被我夫人的眼睛们盯住了，但这不怕。咱们分手后，你回到住的地方，装作与我已分手的模样，清理行装，然后买一张去北京的机票。到北京呆一两天，再悄悄返回，我会为你物色一个新的居所的。不过，再回连江后，白天，就不要抛头露面了！连江本来就不大，你又是连江最抢眼的歌星，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有人看得清清楚楚。”

宋怡道：“我全部照你的指示去做就是了。”

“咚咚咚”的敲门声响过，服务员手托托盘，托盘里有一盘热气腾腾的菜肴，上前，微笑着放好了菜，道：

“先生，小姐，这道菜的名字叫‘九泉映雪’，请品尝！”

服务员很懂规矩地含笑离去后，马驰道：

“宋怡，想喝点什么呢？”

宋怡道：“我想喝的东西，你明知故问呀你？”

马驰道：“宋怡，记住我的话，只要你一心一意地跟着我，我会让你永远无忧无虑地生活。”

宋怡道：“马哥，要说物质享受，我唱红后，财源自会滚滚呢！我的心里想的，马哥，你应该明白的！”

马驰道：“我似乎明白，可又不一定彻底明白。宋怡，你能说说，你想的是什么？”

宋怡深情地看着马驰，小声道：

“做市长夫人，省长夫人，总理夫人！”

马驰笑道：“你太高看我马驰了。今天的常务副市长，对我来说，恐怕就是此生最高的职位了。”

宋怡道：“我看不一定的！马哥，就凭你‘飞身江流’的气魄，咱们连江市几年后的市长，咱们省今后的省长，肯定会是你的，我有这种预感，而且，我的预感，往往又都是很准确的。”

马驰道：“这么说，你的愿望，就是做一个官太太，对吧？”

宋怡道：“能让我也当个一官半职，也行呢。”

马驰道：“只要你积极上进，我想你会有机会步入仕途。”

宋怡见马驰的脸上似乎有了某种不快，忙道：

“马哥，我是跟你开个玩笑呢，今生，除了做你的女人，不管有没有名分，我都不可能再有别的什么企望了。”

一阵敲门声后，服务员又推门进来布菜，将托盘内的一道菜放到桌子上后，道：

“先生，小姐，这道菜的菜名是‘玉女临风’，请品尝，谢谢！”

马驰看到这道名与形同的“玉女临风”，不知道怎么动筷，双眼直勾勾地看着这道菜肴，似有所思。宋怡用筷子指点了一下菜肴——玉女的胸部，道：

“马哥，这道菜一定香酥无比，趁热尝尝吧！”

马驰道：“真是行行出状元啊！一个厨师，竟然能将面食做得如此栩栩如生，真可谓巧夺天工！”

独自斜躺在自家床上，马驰想，别人都羡慕他这个常务副市长，其实，他们哪里晓得这个副市长的难处！他马驰也是草包一个！

他想起了防洪抗灾时的一件事。那还是事后任道远说闲话时提起来的。

有天夜里，连江市上空乌云翻滚，大约从午夜零点四十分始，就暴雨倾盆，一连下了六个小时，仍不见有丝毫停止的迹象。防洪指挥部主任任道远刚刚放下了三天的心，又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上，一个劲地给市气象部门打电话，得到的答案是，未来的三天三夜中，连江市所在的区域，降水量比任何一年的同期都要多出七八个百分点。获得这一讯息，任道远无法再无事人般地躺在家里，驱车赶到江堤上的防洪指挥部里，一进门，就见众位防洪官员们正在焦头烂额地叫着呼喊着的，专心的程度忙乱的程度，到了没有人注意到他任道远的到来。

进了指挥部后，看了一眼江水水位记录，便问值班员是否通知了驻守江堤的部队作好了紧急救险准备？值班员回答说早已作了通知。

查阅了一下备用物资登记簿，以目前的降雨量来推算，江水再上涨0.2到0.3米，备用的各种物资都会短缺。沉思了一会儿，任道远还是决定给市府秘书长牛耕挂个电话。

电话铃声，吵醒了进入梦乡的秘书长夫人方君雅，一听是找丈夫牛耕的，忙道：

“老牛没在家里，你打他的手机吧！”

任道远真的想骂娘！这么大的雨，秘书长不在家里能在哪儿呢？气归气，任道远还是想到，江堤一旦出了问题，自己的乌纱帽掉了是小，堤外得有多少平民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啊。任道远把电话打到了常务副市长马驰的家里。真巧，正是马驰接的电话。任道远刚“喂”了一声，马驰就道：“是任道远吧？我正要给你打电话，询问长江的汛情呢！怎么样，还顶得住吗？”

任道远道：“副市长，如果再这样下三个小时二十分钟，江堤上所有备用的防洪物资，将全部用空啊！”

马驰一听，提高了声调道：

“什么？前几天青天白日，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任道远道：“运输物资的车辆，都是从各个单位抽调的，见天气有所好转，水位有所下降，都被各单位临时召回去了。”

马驰道：“通知守堤部队的首长到指挥部召开临时紧急会议，我二十分钟内赶到！”这一夜，马驰可谓上了肝火。到了防洪指挥

部后，一边感谢守堤的部队首长官兵，一边紧急调援。暴雨，连续下了八个小时，马驰在防洪指挥部里，也连续协调工作了八个小时，没吃、没喝、没睡，直到防洪所需的各种物资一车车冒雨运到江堤之上后，马驰那颗悬着的心才算平稳下来。

马驰比谁都明白，江堤出了险情，就是防洪指挥部出了险情。防洪指挥部出了险情，就是他这个常务副市长出了险情。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暴雨之夜，市里的领导，谁都可以高枕无忧，惟独他马驰不能，因为他是常务副市长！他曾经因“飞身江流”而获得市民的赞美。果真江堤决口，别的市领导可能不会挨骂，但他马驰肯定要挨。弄不好，他有可能被免职查办！

救险的物资运到了江堤之上，马驰一直紧绷着的神经才松弛下来。上午十时许，市长陈望达、市委书记王志强等一行市委干部身穿雨衣来到防洪指挥部，见马驰一副疲惫的倦容，市委书记王志强握了握他的手，什么也没说，便在任道远的陪同下，冒雨在江堤上亲自巡视汛情。

历年来，每逢这个季节这个时令，连江市委的工作中心，历年来，就是防洪抗洪抢险，自大洪水那年开始，每到长江汛期，连江市的工作重心，就会自然而然地转移到防洪这件事情上。为此，市委还抽出一名常务副市长马驰，在每年的六月七月，负责这项工作。

马驰在官场上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知道大洪水可以把当官的卷走，也知道大洪水可以把当官的浮出水面。有的官，在防洪抗洪中掉了乌纱帽；有的官，在防洪抗洪中得到了更高一级的乌纱帽，真所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接下来的三天三夜，是宋怡到北京玩金蝉脱壳的三天三夜，也是马驰在江堤之上连轴转工作的三天三夜。直到云开日出水位下降，马驰才算放心地回到市政府机关大

楼。

约是上午十一点钟，马驰刚一走进办公室，就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是宋怡从北京打来的，她说她每天至少要往他的办公室打二十个电话，可就是没人接；打他的手机，手机不是关机，就是占线！所以，宋怡在电话里问马驰，是不是把她忘得一干二净了？

马驰本来是打算让司机范南岳开车去洗个桑拿，然后美美地睡上一觉的。一接到宋怡的电话，才知道自己还有一件十分重要的私事要办。因此，在电话中，马驰告诉宋怡，让她在北京耐心地玩着，什么时候回连江，等他的电话通知。

深夜，回到家里，妻子衣娟红很体贴地为马驰送上拖鞋和热气腾腾的茶水，道：

“老马，这两天，你太辛苦了，想吃点什么，我给你去做！”

马驰道：

“什么也不想吃，就是想睡觉！这几天几夜，在江堤上的简易房里，没睡一回安稳觉。”

衣娟红道：“觉要睡，晚饭总得吃吧？老马，你想想，咱们都有多久，没在一起吃饭了？”

马驰道：“能有多久？”

衣娟红道：“往少里说，已有三个星期，咱俩没能在一起吃顿饭了。”

马驰道：“我忙，你们妇联也忙，再说，不在一块共餐，这是现代干部家庭的普遍现象，又不是咱俩的特例。”

衣娟红道：“你累了，可以先在沙发上躺上一会儿，我去做几道菜，跟你喝一杯，行吗？”

马驰见妻衣娟红的语气中透着股柔情，也就不好再坚持，道：

“那就偏劳你了，要不，下去到饭馆吃去？”

衣娟红摇摇头，道：

“饭馆的卫生，普遍不过关，还是我自己动手吧！”

马驰似睡非睡地躺了一阵，妻子衣娟红已经摆好了菜斟好了酒，叫醒了他。马驰随妻子衣娟红走进餐厅，一见桌子上的三道菜，是似曾相识的三道菜，喜道：

“娟红，这几道菜，咱们曾经在哪儿一块吃过吧？”

衣娟红道：“老马，你想想，今天是什么日子呢？”

“今天是六月二十九，星期四。”

“我问的不是这个意思。老马，你能不能想起来，这几道菜，咱俩是在什么时候一块吃过？”

马驰想了想，道：

“想不起来了。”

“老马，二十六年前的今天，咱俩第一次在一块吃饭时，你不就是点的这三道菜么！”

马驰一拍巴掌道：

“是啊是啊!娟红，难为你还记得这么清楚!”

“我当然记得清楚，因为那一天，也是我生平头一回让一个男人把我搂进怀里的日子!老马，我知道你忘了!而且，今天的我，已是开败的花。你呢，却风华正茂，是所有市侩的女人追逐的对象!真的，老马，你逢场作戏地玩女人，我真的没有太伤心，因为世道如此世风如此，可你对别的女人投入感情，我就伤心了!好在你是一个明理又明智的大丈夫，让宋怡离开你，我很开心。我答应你，马驰，只要你不对别的女人动真心，我仍旧会同从前一样，睁只眼闭只眼，不管你拈花惹草的事，谁让我在这方面没法让你满足呢!”

一席话，差点把马驰给感动了。马驰道：

“谢谢你，娟红!来，为了二十六年前的今天，我们喝一杯!”

马驰为衣娟红端起杯，递到她的手里。衣娟红的眼睛里含着不知是什么内容的泪影，道：

“老马，我只求你一件事，为了孩子，别拆散了这个家!”

马驰道：“放心吧，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今后，我保证收敛自己的行为，决不再乱搞男女关系!娟红，请你相信我!”

衣娟红微微一笑，同马驰碰了杯，喝干。

“老马，从目前的市委班子来看，你最有实力竞选下一届的市长!我的意思是说，大男人伟丈夫，美人要爱，江山更要爱。”

马驰道：“放心好了，我也明白自己的前程充满阳光!来，娟红，为了咱们俩的未来，为了咱们孩子的未来，再喝一杯!”

马驰嘴上如此说，但在心里，并不一定如此想。说真的，马驰清楚得很，自己对于妻子衣娟红的感情，如同日历一天天撕去一天天见薄，而对于宋怡，却是数九寒冬的冰块，一天天加层一天天见厚。

如果环境允许条件允许，马驰会毫不犹豫地提出离婚再结婚。当然，这是他马驰个人的主观意愿，至于宋怡是否能真心地嫁他，真格地嫁他，还是一个未知数！就算真的嫁了他，又能保证永远真心地对他吗？

多年来的为官之道，早已将马驰磨练得圆滑而又老到。在这一晚餐场合，马驰明白，妻子衣娟红心中的愿望就是想听到他发自肺腑的“誓言”。无论什么样的“誓言”，对于马驰来说，也不再是学生，因为任何“誓言”都不再可能成为马驰为人处世的禁锢。换句话说，该嘴上一套行动一套时，马驰就会如是施之。

从表面上看，夫妻间双双斟酒的气氛热烈而和谐，氛围温馨哈人。也许，衣娟红在有意地麻醉了自我的理智之后，真的以为丈夫马驰会痛改前非，因而发出了出自内心的幸福笑容。马驰呢，温文尔雅温和如春，俨然一个好丈夫的架式，给衣娟红添酒夹菜，言语中还时不时地流露着些许的歉意。但在内心深处，堂而皇之的常务副市长马驰，还在惦记着远在北京的宋怡那温香软玉般的胴体呢！都说年轻的女孩好哄，对于马驰来说，妻衣娟红这个岁数的女人，同样的好哄。这是因为此刻的衣娟红看上去十分地惬意和怡然。

用罢晚餐，妻子衣娟红热情很高地收拾停当，很富激情地说：

“老马，待会冲个澡吧！”

马驰道：“老了老了，还洗鸳鸯澡么？”

衣娟红道：“许别的女人跟你一块洗鸳鸯澡，就不许老婆一块洗呀？”

衣娟红说这句话的第一个字时，脸上还挂着笑，但把这句话说完后，脸上的笑没了，怒气却显现出来。马驰忙道：

“怎么会呢？娟红，想想，我有些年头没为你搓背了呢！

今晚，我替你搓一百遍，把原来该搓没搓的全弥补回来。”

衣娟红道：“算了吧，我的心情突然坏了起来。老马，我先去卧室休息了，你今晚，还睡书房吧！”

马驰道：“娟红，我提个建议，你看行么？”

“提吧。”

“实施你的计划——一块洗过澡后，再决定怎么睡和睡哪儿，行吗？娟红，人家外国人，有的到了八十岁，该睡一起时还睡在一起呢！”

衣娟红红了脸，道：

“没正经的，就是睡一起，我也是干了水的女人，还能有你心想的那门心思呀，真是！”

马驰道：“有没有都不重要，现在最重要的，是我必须帮你脱光身子，然后一块去洗一个鸳鸯浴。”

衣娟红见马驰走近自己，并伸出手松解着自己的衣衫，久违的那种心悸便突然地让她体验到了。衣娟红在心里暗暗地发问：五十岁的女人，难道欲望还不应该是一潭死水么？

## 第九章

宋怡不穿衣服时所展现出的美，比她穿着衣服时更具有穿透力。然而，如今宋怡不穿衣服时的美，在这座别墅里，除了灯光除了窗户除了墙壁，除了阳台上的花和那一只叫不出名字的波斯猫外，没有别的物事能够欣赏得到。呆在居室中，炎热的天气里，把门和窗帘当作衣衫的女性很多。或者说，独自呆在居室之中，在夏季，喜欢赤裸着身子呆着的女人，在连江市渐渐多了起来。宋怡，就是这种女人中的一位。

偌大的别墅，只有她自己在。因此，楼上楼下地蹦哒，宋怡常常都是一丝不挂，拉严的窗帘与紧关的大门，让她有着足够的安全感。其实，就算有谁能无巧不巧地偷视到她裸着的胴体，对她而言，或许还是意外的一分骄傲呢！

宋怡所在的别墅，包括车库里那辆价值九十万的卧车，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获得的。宋怡知道，这就是自己姿色的价值，青春的价值，自然也是常务副市长马驰的权力显示。

通了电话，知道马驰在这个下午不可能来别墅，宋怡想了想，决定约真爱的人钟摆来别墅快乐一番。拿起电话之前，宋怡犹豫了一下，因为马驰一再叮嘱过她，不许让任何人知道她在这个别墅！

心中有些茫然，定了定，宋怡想，钟摆不是这“任何人”中的一位，再说，钟摆神不知地来又鬼不觉地去，马驰不会知道，除了自己之外，不会有另外的一个人知道。给钟摆打了一个电话，商定开车去工作室接钟摆后，宋怡就进了浴洗间。从浴洗间一丝不挂地出来，令宋怡没有想到的是，两个利落装束的男人铁塔一样立在她的卧室，太阳镜片里的四只眼睛，探照灯一样地在她光洁的还有些许水珠的胴体之上扫来扫去。宋怡在这一刻，心里升腾起的不是羞

涩，而是一种从未体验过的胆怯，她忙不迭地扯件衣服裹住前胸，颤着声音问道：

“你们是什么人？”

两个铁塔般的男人只是哼了哼，没有回答。宋怡又道：

“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要是入室打劫者，算你们没有运气，我是这儿的客人，根本没有现金和其他值钱的东西。”

一个男人道：

“我们是来打劫的，但不一定打劫钱财。”

另一个男人道：

“我们打劫的，是你的姿色。宋怡小姐，请穿上衣服，跟我们走吧！”

宋怡道：“我不认识你们，凭什么要我跟你们走？”

一个男人道：“我劝你还是听话一点，不然的话，咱哥俩一动手，你就有苦头吃了！”

宋怡道：“你们两个也不打听打听，我宋怡是谁，什么场面什么人物没见过？给我快滚，不然，我就打电话报警！”

“报吧，我就是警察，请查核我的警官证，宋怡小姐！”

宋怡扫了一眼这个男人亮到自己眼前的警官证，道：

“我没犯什么法，你们凭什么逮捕我？”

“我们并没说要逮捕你，而是让你跟我们走，去一个新地方，这个地方不再适合你！”

宋怡穿好了衣裳，道：

“你们知道这儿是谁的吗？”

“我们知道，是四海医药公司岳峥嵘的，不过，住这儿的，是个大人物！宋怡，说一句我们这种身份的人不该说的话，你傍上大人物，傍上也就傍上了，却还私下里养个小白脸，这种犯忌行为，知道要遭什么样的惩罚吗？”

宋怡惊道：“你们到底是什么人？要带我去什么地方？”

一个冷笑道：

“带你去一个天天都能与男人风流快乐的好地方！”

宋怡的智商不低，已经意识到眼前发生的事，常务副市长马驰一定清楚。不过，令宋怡犯疑的是，自己与钟摆的来往，绝对的秘密，马驰怎么会知道呢？自然，宋怡明白，一边巴结讨好马驰又一边红杏出墙，别说是堂堂的常务副市长，就是一个平常的男人，也会对她恨之入骨！想想，宋怡有些黯然神伤，语气中有点讨饶地说：

“两位大哥，能让我打一个电话么？”

一个道：“要是你懂得怎么做人，别说是打一个电话，就是打一个电报，又有何难？但是，现在，你就是想打一个电筒，怕也无法称心如意！”

另一个说：“跟她费什么话呢，走！”

宋怡道：“求求二位大哥，只要让我打一个电话，我愿给二位大哥最高的报答！”

“行了，少给我们兄弟来那一套！其实，你打电话又有何用？那个大人物不点头，我们敢把你带走吗！”

宋怡道：“就算我有负于他，他也不该把我往大牢里送呀！”

“谁说把你往大牢里送了？放心，领你去的地方，是你这种女人乐意呆的地方，走吧！”

宋怡道：“两位大哥，你们能不能把话说明白点，这究竟算怎么回事，是绑架还是挟制，还是逮捕？”

一个道：“什么都不是，只是让你换个地方。”

一个道：“你的姿色很值钱，所以，带你去一个每一次都能挣到现钱的地方！”

宋怡道：“我可是咱们市走红的歌星呢！两位大哥，要是能高抬贵手，放我一马，我保证从今后，不再回连江市好了！”

一个道：“那多可惜啊，有多少连江的男人都盼着能一近你的芳泽呢！”

一个道：“你也不想想，捞到你这样的一棵摇钱树，我还能松手么？”

“我明白了，你们是做暗娼生意的，你们想让我做三陪小姐！”

“你以为自己目前的身份，就不是三陪小姐么？宋怡，实话告诉你，乖乖地跟我们合作一段时间，大人物们高兴了，可能会给你一

条出路，否则的话，从此就让你身败名裂，永远不得翻身！”

宋怡道：“事已至此，多说无益，我跟你们走就是了。”到了一套不知名的居室内，宋怡蒙着双眼的黑布被人摘下，见房子内的陈设很温馨也很浪漫，便问道：

“你们的意思，是让我住在这里？”

问罢，才明白，“送”她来的两个铁塔般的大汉不知什么时间走掉了。宋怡揉了揉眼睛，环顾一下四周，见客厅的沙发上有个看上去很福态也很高贵的中年妇人正在旁若无人地品茶。

宋怡走上前，很有礼貌地叫道：

“阿姨，这是什么地方啊？”

妇人道：“从现在起，这就是你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宋怡小姐，你的自身条件不错，好好地给我挣钱，我不会亏待你的！”

宋怡道：“挣钱，我怎么给你挣钱？”

妇人道：“用你这副人见人爱的肉体呀，宋怡小姐，你能把堂堂副市长马驰的魂都勾住了，一般的男人，还不见了你就想掏家伙！”

宋怡道：“您是谁，怎么知道我和马驰的关系？既然知道了，还敢如此对我？”

妇人说：“在这幢楼里，是我说了算！别说是一个马驰，就算是一个牛驰虎驰，我也不会放在眼里！宋怡小姐，你的卧室，也是你上班工作的地方，3号房间就是。顺便告诉你一下，4号房间里的小

姐，她叫裴蓓，来此之前，所从事的职业跟你一样。”，

“裴蓓？她也在这儿，我去看看她！”

妇人吼道：“放肆！告诉你，这儿的工作纪律是，不闻不问不闲聊！工作时间，各自只准守在自己的房间里，客人来了，好生应酬，如有客人不满意的情况，让我知道，就别怪我心狠手辣！”

宋怡道：“没有客人的时候，也不许大家说话解闷吗？”

妇人道：“我们这里，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不来客人的情况！”

妇人的话音刚落，就有一个中年男士在一位大汉的引导下，走了进来。见了妇人的面，微笑着叫道：

“方姐，多谢你啊！”

妇人一指宋怡，道：

“瞧，她就是你朝思夜想的歌星宋怡，我没说假话吧！”

男士走近宋怡，伸出手，道：

“宋小姐，我叫龙德贬，幸会啊！”

宋怡道：“幸会，只是咱们并不认识。”

龙德贬道：“现在，咱们不就认识了么！宋小姐，风闻你的胴体，要比你的歌声更加醉人呢！方姐，我和宋小姐去单独聊聊吧！”

妇人道：“去吧！宋怡，我再提醒你一下，龙先生要是不满意，就有你的苦头吃！”宋怡不蠢，自知目前的处境，已经是身不由己的地步！更明白好汉不吃眼前亏。心里虽然有一百个别扭，但还是

让龙德贬搂着她的肩膀，一步步走进3号房间。

这个3号房间，似乎是专为她宋怡布置过似的，墙壁上，有她宋怡穿三点式泳装的大幅彩照，看上去是那么样地性感诱人。

坐到席梦丝床上，龙德贬有点迫不及待地就想把宋怡往自己的怀里搂。宋怡身子一闪，道：

“龙先生，咱们刚刚见面，就行如此之事，您不觉得太原始了么？”

龙德贬道：“宋小姐，不瞒你说，我暗恋着你，已经有两年多了。今天，有这个一亲芳泽的机会，我能不急吗？”

宋怡道：“龙先生，看样子，您也是经过男女之事的男人。所以，您明白，男女之事上，一方积极一方消极，那种感觉并不会快乐。龙先生，我并不想违背您的愿望，我的意思，只是希望您能给我一点时间，其实也是给咱俩一点时间，让咱们能从心里真正地接受对方，好么？”

龙德贬道：“我可是花钱买的时间啊。宋小姐，一个小时，就是一万块呢！”

宋怡道：“对于有钱人来说，一万块同一块钱，并没有多少差别的。龙先生，在行男女之事前，我能问您几个问题吗？”

龙德贬道：“想问什么，你就问吧。”

宋怡道：“您叫方姐的那个女人是谁？”

“她是你们的总老板。”

“我是问，她的真实身份。”

“请原谅，我不便奉告。宋小姐，你能来她这儿工作，想开了，也是你的运气呢，你可能不知道，有许多走红的星姐，想到她手下作这个差事，她还看不上呢！”

“我相信。龙先生，在我看来，您是一个让人敬重的男士！今天，第一次作这种工作，能遇上您，也算是我的福气！龙先生，在事后，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不知您能否满足。”

龙德贬道：“只要是我可以满足的，我保证满足。”

言罢，龙德贬就伸出手，开始剥落宋怡身上的衣服……市财政得到了常务副市长马驰的指令，两个小时内，就将剩余的一笔款子打到四海医药公司翻新改建旧城医院的账户上。得到这个喜讯，岳峥嵘高兴得在办公室内搂着秘书许声声转圈，旋得许声声一个劲地讨饶才算作罢。

许声声是在两个月前，在办公室里被迫失身于岳峥嵘的。偷偷痛哭了一场之后，许声声似乎也想开了，无所谓了。

在岳峥嵘的内心深处，找准选中许声声作秘书的当天，就盘算着终究会有一天，要把许声声当作礼品赠送给牛耕或者马驰的。看来，“这一天”，就在眼前了。

旧城医院的主体工程已经竣工，内装工程及医用器械，各种仪器设备，所需的金额已经到账，而且不是不明不白地财政拨款，也不是贷款，这其中的奥妙，他岳峥嵘自然比谁都心中有数。

这么些年来，在生意场上，岳峥嵘财源滚滚，并不单靠运气，也靠他在赚钱方面过人的智慧及对于金钱的独到见解。按说，在一

般的人看来，饭店的生意如日中天，应该继续投资轻车熟路的服务行业，然而，岳峥嵘不，他出人意外地去收购改建旧城医院，虽然原始的动机并不在利，但一运作之后，通过活动或曰打通层层关系，岳峥嵘便发现，自己在无意之中又赚下了几千万的钱财。同时，还背靠住了市委领导牛耕和马驰这两棵一摇就能掉金叶子的大树。

秘书许声声见老总岳峥嵘心情极佳，便搭讪道：

“岳总，什么事这么让您高兴嘛，旋得我都有点头晕脑胀呢。”

说罢，给岳峥嵘斟了三分之一杯XO，递到岳峥嵘手中。岳峥嵘就势将许声声搂进怀里，道：

“小许，你说，我对你怎么样？”

许声声道：“好哟，好过了头呢。”

岳峥嵘喝了一口XO，道：

“小许，答应我，替我去办一件重要的事，好吗？”

许声声道：“只要是您的事，我都愿意做。”

岳峥嵘道：“可你还不知道是一件什么事呢，怎么就答应得这么快呢？”

许声声道：“答应快也是答应，答应慢也是答应，横竖都是答应的。岳总，是什么事，您说吧。”

岳峥嵘道：

“去陪一个人，长则一个月，少则一个星期，可要使出全身本领，让人家满意哟!”

许声声道：“岳总，你们这些男人，一得手，就把人往别的男人怀里推，真的好没良心!”

岳峥嵘道：“声声，话可不能这么说，在这连江市，我一月三千的工资用着你，外加时不时的奖金，就靠你关键时候替我出力呢。你知道的，旧城医院工程，我欠下了许多的人情债，你给我出面还还，保你有收益还不行吗!”

许声声道：“我又没说不听您的安排，瞧您急的，我只是还不想让除您之外的男人碰我。”

岳峥嵘道：“今天的社会，我们男人，想成就一番事业，别说是金钱，情人，关键时刻，就是老婆女儿，说往别人怀里送，也得送啊!历史上，不是有许多的皇帝，把妃子、女儿朝番邦异城男人的怀里送么?”

许声声道：“岳总，那您打算把我往谁的怀里送呢?”

岳峥嵘道：“这个问题，声声，记住，不要打听!陪伴的日子里，你也不许问，否则的话，将来你会有大麻烦。而且，就算你在无意中知道了你陪的人是谁，也要装作不知道，明白吗?”

“岳总，我不明白，说白了，不就是陪一个人吃喝玩乐几天么!”

岳峥嵘道：

“声声，你就认为是一次神秘差事好了。人家满意后，你回到公司，我给你重奖!”

许声声道：“奖多少，一万还是两万？”

岳峥嵘道：“不是一万，也不是两万，而是二十万！”

许声声一听，“呀”地叫了一下，道：

“岳总，我的姿色，真值二十万一个月吗？”

岳峥嵘道：“不能这么直接去换算……”

话还没讲完，手机响了起来，岳峥嵘接听，知道是马驰后，忙把许声声从怀里推开，走到窗户边，道：

“马……马哥，是我，请指示……嗯……好，好……是！是！……马哥，您放心，四点钟前，我保证把所有的铺垫工作做好……是……明白……嗯，明白……再见！”收了线，回到沙发上坐好，许声声道：

“谁的电话嘛，岳总，您还毕恭毕敬的？”

岳峥嵘道：“马哥来的。”

许声声道：“哪一个马哥呢？”

岳峥嵘道：“咱们连江市常务副市长马驰。声声，你要陪的，就是他。”

许声声有点兴奋也有点担心地道：

“岳总，您没说笑话吧，人家可是常务副市长哇！”

岳峥嵘笑道：“常务副市长又怎么样，也不是得道高僧，凡人

的欲望他常务副市长也同样有。”

“岳总，我的意思是想说，像我这等姿色，马驰副市长能看上眼么？”

“声声，这你放心，你要相信，自己的姿色，特别是自己裸体的姿色，是连江不可多见的绝品！说句你听了不一定高兴的话，女人，我见过的很多，但能同你相提并论的，没几个。”

“我知道，你们这些有钱有权有身份的男人，一个个都是大色狼！”

岳峥嵘道：

“声声，现在你知道了要陪的人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就更需谨慎从事，知道吗？”

“我明白，不看别的，就看您打算给我发的二十万奖金，我也会竭力工作的……”

三点四十分过一点，洗浴一新的许声声在一套装修豪华的高层公寓内，身裹薄如蝉翼的一袭白纱，隐隐约约地裸露着光洁如雪的肌肤。点燃一枝女士烟，坐在沙发上静等客人的来临。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像出水芙蓉一般娇艳的许声声在作一种企盼式的等待。许声声明白，在浴洗间，自己已经把自己的姿色仔细地洗过。所做的一切，那都是为了取悦将开门而入的常务副市长马驰。

等待身上的水汽干了，等待自己的呼吸平稳下来，仍不见有人开门而入，空调调控的温度令披白纱的许声声有一丝淡淡的凉意。许声声将一袭白纱散去，穿了件低胸迷你短裙，丰隆胸乳因为没有

乳罩的关照而显得动感十足。接了杯凉白开，到客厅的沙发上坐下，打开电视，眼睛盯着屏幕，内心里却在盘算着自己等待的男人到了之后，第一句话该说什么。

大约是四点二十一分，许声声听到了敲门响，有点忐忑也有点紧张、羞怯，起身，来到门边，甜脆着声音，问道：

“请问是马——哥吗？”

门外的人答道：

“开门吧——是我！”

许声声把门打开，见一位五十岁左右的男士，很风度也很大气地立在门外，忙道：

“您是马哥，快进屋吧！”

马驰看一眼娇羞着脸蛋的许声声，心里十分受用地进了门，主人般地直往客厅的沙发上坐，道：

“你是小许，对吧？”

许声声来到马驰面前，垂首而立，道：

“马哥，你就叫我声声好了。”

马驰一笑道：

“也好——声声，先来杯人头马，提提神，怎么样？”

许声声道：“马哥要喝人头马，我去倒就是了。”

马驰伸手拽住了许声声的手，从上到下地看了她一遍，道：

“不错！岳峥嵘没说假话，你的确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姑娘。”

“马哥，我很普通的，能让马哥高兴，也是我三生有幸呢！”

马驰点燃一根烟，吸了一口，道：

“脱吧，把所有的灯全打开，让我好好看看你，是否真的找不到一点小斑！”

许声声道：“马哥，大白天的，脱光身子，我怕羞的。”

马驰道：“小许，别羞羞答答地了，又不是头一回。男人女人间，还不就是这么回事情。”

许声声道：“马哥，和您，我还是头一次的，要不，您允许我先把眼睛闭上，好吗？”

马驰道：“完全可以——脱吧！”

许声声羞羞答答地脱下短裙，因为没穿内衣的原因，短裙一脱，就脱成一丝不挂的模样。马驰亲自开了所有的灯，让全屋子的光随着他的目光一道，手一样地婆婆到许声声胴体之上凸凹有致的丰韵之处，久久地，没有声响。

许声声睁开微闭的双眼，瞧了瞧出神人化状的马驰，悠悠地说道：

“马哥，您在想什么呢，是不是大脑走私了啊！”马驰回过神来，将燃尽的烟蒂摁进烟灰缸内，道：

“极品，真的是极品！小许，告诉我，你是通过什么样的美容养

生方法保养自己的呢？”

许声声道：“马哥，您这叫我怎么回答您嘛！长这么大，我的皮肤，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呢，从没有过什么美容保健措施的。”

“也许，小许，你就是古书上所记载的那种雪花女人吧！”

“马哥，什么是雪花女人呀？”

“雪花女人，就是指肌肤洁白似雪的女人。小许，你看看，你的肌肤，白洁如雪！可以预料，你的气息你的休息，肯定芬芳无比。来，到我身边来，让我闻闻你，看你能不能一下子把我香倒！”

许声声扭扭捏捏地走近了马驰，马驰伸出手，十分娴熟也十分到位地一搂，就把许声声搂进了自己的怀里。在外跑了足足一个星期，周大勇看上去颇有所谓地兴奋着，而同行的杜齐和黄家伟，满脸的沮丧样，心里还在暗暗地想：白白浪费了一周的时间，还有什么脸高兴呢。想归想，但周大勇是队长，黄家伟和杜齐自是不敢批评。忍着—肚子的憋闷回到队部，周大勇二话没说，只是下令他俩谁也不许回家，就拿了包去找局长唐律明汇报。一进唐律明的办公室，周大勇就拿起唐律明的茶杯，咕咚咚喝了一阵后，喘着气道：

“唐局，有戏！”

“什么戏？多大的戏？”

“唐局，根据各个方面线索分析，杀害衣娟红的人，就是有开门钥匙的人，这一点可以不再怀疑了吧？”

“当然不可怀疑。开门见山，说说这趟西部之行的收获。”

周大勇关好了门又关好了窗，走近唐律明，将一份报告递给了他，道：

“唐局，这可是特号绝密！”

唐律明看罢报告，眉头紧锁起来，久久地来回踱步，周大勇道：“唐局，您说话呀！”

唐律明停止了来回走动的双脚，道：

“从逻辑上看，从物理操作性上看，成立！可是，大勇，咱们立案，要讲究的是人证物证，也就是所谓的捉贼见赃，捉奸见双，更何况此人非比寻常啊！”

“唐局，您放心，有了目标，我就有办法弄它个水落石出！”

“同行的黄家伟和杜齐知道这些情况吗？”

“不知道。唐局，我是这么想的，从现在起，黄家伟、杜齐等人，继续明里侦察此案，我和其他人员，依旧暗中进行第二线操作，这样，就算主谋耳目众多，也不可能洞悉咱们在玩两股道。”

唐律明道：“好，就这么去实施，一有重大情况，直接向我汇报！”

回到队里，杜齐道：

“周队，给我一个小时的假，行吗，我想洗个痛痛快快的热水澡！”

周大勇道：“我还想洗一个痛痛快快凉水澡呢——黄家伟！”

黄家伟站起来：

“到!”

周大勇命令道:

“立刻继续衣娟红被杀一案的侦破工作!”

“是!”

就在黄家伟布置新一轮侦察任务的时间,周大勇闷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忽然间灵光一闪,便开门跑到了专案组办公室,见专案组的人正欲分头行动,忙招呼道:

“别走,今晚我请客!”

黄家伟道:“周队,你没发烧吧,现在还是上午十一点钟的,就计划上晚餐了?”

周大勇道:“这就叫打提前量!好了,各自去吧,晚上六点,大门外的涮肉房,我请!去吧——杜齐和家伟先留下!”

众警官警员散去,杜齐嘟哝着说:

“周队,您老人家放心,我不会偷偷去洗澡再上勤的!”

“让你留下,就是通知你,你必须好好地洗一个热水澡,然后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黄家伟道:“周队,你这是什么意思?”

周大勇把黄家伟叫到自己的跟前,耳语一番后,黄家伟面露喜色,道:

“是个不错的主意,也许真的可以得到意料不到的收获!”

杜齐道：“瞧你们那副结党营私的架式，谁稀罕听你们的垃圾啊，还咬耳鼓腮装模作样。”

周大勇板了脸，道：

“有这样挖苦讽刺领导干部的吗？去，洗澡，按照黄家伟的意思去工作，不许违背！”

在此同时，某高层公寓楼内，宋怡与裴蓓正在抱头痛哭！哭得虽然伤心，但却没怎么出声。这是因为先来几日的裴蓓有了经验，只要没有太高的分贝，就不会引来所谓的保镖。

两人哭够了，5号房间的邸娅小姐满面春风地走近了她俩，拍拍她俩的肩膀，道：

“两位姐姐，有什么伤心事，哭得如此伤心呢？到了这个既享受又能挣钱的地方，应该笑着打发每一天才是啊！”

裴蓓道：“邸娅，我们原先都认识，回忆起往事来，心里发酸。”

邸娅小姐道：“还是别哭得太久的好，不然，看着电子眼的保镖们会过来穷嚷嚷的。”

宋怡道：“邸娅，你到这儿有多久了？”

邸娅道：“谁记得清这个呢，再说，也没有必要记这个年月日的。”

宋怡说：“你就没想过要离开这个地方吗？”

邸娅道：“离开，傻瓜才会想这个问题！在外边，做这项工作，

警察抓来抓去的，作一回，一百二百块，提心吊胆！在这儿作，多省心呢，两个月了，没来一回警察！偶尔来一回，还是来做生意的，安全，钱也不少赚！像两位姐姐这般好盘子，作一次，就是向客人要个五百一千的，客人也会愿意给。”

裴蓓道：“郗娅，我和宋怡，与你的情况不同，你在外边，就是干这个工作，而我和宋怡，不是。”

郗娅道：“干这个工作有什么不好呢？有言道一不偷，二不摸，怀里紧抱大哥哥；不融资，不贷款，自带设备求发展；不游行，不上访，一张小床不下岗！怎么说，咱们都是有工作可以自食其力的工薪一族。”

宋怡道：“郗娅，你别贫嘴油腔滑调了好不好。我问你，咱们的老板，是谁呀？”

郗娅道：“这个嘛，你们还是不要打听的好。宋怡姐，啊，还有裴蓓姐，我想起来了，你们两个是歌星！天啊！你们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

裴蓓“嘘”了一下，小声地道：“咱们小声点儿说吧！”

郗娅道：“再小声，监视咱们的人都能听得见。放心，只要不生逃走之心，一般不会招致皮肉之苦。”

宋怡道：“这么说，咱们一到这里，就没人身自由了吗？”

郗娅道：“不，干满一个月，愿走愿留，随自己的意。”

裴蓓道：“郗娅，那你干了多久呢？”

郗娅小姐道：“大概有半年了吧。”

宋怡道：“你不愿意离开？”

郇娅道：“离开这儿，出去干，还不如在这儿干省心呢！”

“咚咚咚”，有人敲响了门。随之，保镖吼了一句：

“不许谈论无助工作的话题！”

宋怡的心里升腾着一股莫名的滋味，裴蓓紧握着宋怡的手，暗示她不要出言相抗争。

约莫过了十七八分钟，门开了，进来了一位看上去大约有六十岁的男人，见了宋怡裴蓓，就满目淫光地道：“美人，来，一块儿陪我玩玩，我有的是钱！只要让我如仙似佛一回，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

宋怡道：“对不起先生，我今天身子不爽。”

裴蓓也道：“我也是，正好来了例假，不好意思了，老先生！”

老先生道：“老夫是慕名而来的，宋小姐裴小姐，你们要明白，似我这把年纪，能来这儿会会你们两个当红全市的歌星，没有一定的背景，能来得了吗？”

宋怡道：“老先生，我的身体真的有点不爽！要不，我先扶您进卧室休息一会儿，好不好？”

老先生道：“裴小姐也得陪着，要明白，我从不花冤枉钱。既然钱已经从账上划走了二十万，我就得让你们俩陪两天两夜。”

裴蓓道：“老先生，您一出手就是二十万，足见您大方啊！可

是，这二十万，您付给谁了呢？”

老先生道：“还用问吗，自然是你们的老板娘！”

宋怡给裴蓓使了一下眼色，双双满面含笑地一边一个，扶着老先生进了房间后，一个给老先生捶背，一个给老先生捶腿。老先生道：

“我的身体还不错，两位歌星，开始正课内容，怎么样？”

宋怡道：“老先生，您能不能把话往明白处说呢？”

老先生道：“到这儿来的男人，你们还不知道他最想做的是什么事吗？”

裴蓓道：“来的人不一样，想做的事自然是不一样了。老先生，您想做什么呢？”

老先生道：“我想让你们两个脱光衣服，再跟我上床！”

宋怡道：“老先生，我和裴蓓落到眼下这个地步，陪您上床，也没什么关系，只是有一个问题，我想向您请教一下，行吗？”

老先生道：“什么问题，讲吧！”

宋怡道：“老先生，您是通过什么途径，知道到这儿来，可以见到我和裴蓓的呢？”

老先生想了想，道：

“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

裴蓓道：“老先生，只要您稍作一下相关的提示，我保证把您

侍候得如临仙境，好不好？”

老先生道：“这可不是个相互交换的条件。宋小姐裴小姐，你们应该明白，到了这个地方，就得做这方面该做的事，我可是花了大价钱的。”

宋怡道：“老先生，您不愿回答这个问题，也就算了，可否允许我再问一个问题吗？”

老先生道：“也是最后一个问题——问吧。”

“您能告诉我，这儿是什么地方吗？”

“还用问吗，是一个供有钱男人消遣的地方。”

“我是问这儿的名称以及地理位置。”

“你不该问这个问题，我也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好了，两个问题我都无法回答，为了表示我的歉意，我愿付两万元的歉意费，自然，这两万元，是直接付给你们两个的。”

裴蓓道：“老先生，您既然知道我们是所谓的歌星，就一定能明白，我们并不缺钱，虽然我们拥有的财富不如您，但还足够生活用度。”

老先生道：“是这样！不过，你们的老板是一个非常爱钱的人！她收了我的钱，你们两个就得五条件地陪我，对不对？”

宋怡道：“老先生，如果一个人连命都不怕丢掉的话，也许，就有勇气挑战一切！”

老先生有些吃惊地看了一眼宋怡，道：

“你们两个，痛快点说吧，成不成，愿不愿，给我个话!”

裴蓓道：“老先生，您要是很着急的话，就去找我们的老板告状好了!”

老先生见状，知道没戏，气得双腿微颤地冲出房间，正打算开门而去时，门就开了，进来的老板娘满脸堆笑地拽住了老先生的手道：

“老哥，别急，看我叫人把她们两个调教得听话!”言罢，手一挥，从门外就走进来两个大汉。

## 第十章

宋怡在被绑架之前，在北京足足闲呆了一个星期，才接到马驰的电话。飞回连江市，马驰打车到机场亲自接她。

两个小时后，进了一幢别墅，别墅前停着一辆高档卧车。宋怡看到这些，立马就箍住马驰的脖子来了个很响的吻，道：

“马哥，我真的好想你好爱你！”

进了别墅，亲热一番温存一番厮磨一番之后，重新浴罢，双双来到客厅，听着轻音乐，宋怡述说她在北京的见闻，马驰述说他在江堤之上几日几夜承受的“苦难”。

品着加了冰块咖啡，宋怡温柔如一只初生的羔羊，把马驰放在沙发上的右手搬到自己丰腴的大腿上，道：

“马哥，从今往后，我就住这别墅，开那辆卧车吗？”

“只要你是真心地跟着我，这别墅这卧车，就是你的！”

“马哥，我给你生个孩子，好吗？”

“这怎么行呢，孩子一生下来，没有名正言顺的父亲，或者，孩子问你父亲是谁，你怎么回答？”

“马哥，您应该明白嘛，我这么漂亮，您又那么富有智慧，将来咱俩的孩子，一定跟您一样聪明，跟我一样漂亮呢！”

马驰笑道：“想法不错，可难成事实！宋怡，别说咱们俩无法成为合法的公开的夫妻，就算有这样的条件，你也不会真心地对我一辈子！”

宋怡道：“果真如此的话，我保证会！”

“别说动听的话了！等我再过十年，连床上运动的体力都没有时，你仍然处在二十不浪三十浪，四十正在浪尖上的年龄，能忍受得了生理上疯狂的需要吗？”

“看您想到什么地方上去了嘛！马哥，只要我有做您夫人的那一天，肯定会安分守己，为您，也为自己，真的，我说到做到！”

马驰看了看表，笑道：

“好了，晚上，我还有个活动，不能再呆了。宋怡，这别墅内的吃食，足够你一个星期的，没有我的允许，你哪儿也不要去了，免得节外生枝，懂吗？”

“那不等于把我软禁在这儿了么？”

“我的意思是说，你刚从北京回来，很累，应该休息一段日子，等外边关于你的追踪报道者的心凉了，你再遮颜过市，也许就没人把你认出来。”

马驰一离开别墅，宋怡就暗自嘀咕道：腿在我身上，心在我胸里，我想什么，我想到哪儿去，还不是我自己说了算么！

在别墅里找了一遍，没有有线电话，宋怡就用手机，拨完号，按了发送键，不一会儿就接通了。对方道：

“喂——哪一位，钟摆工作室！”

“钟摆吗，我是宋怡啊，钟摆，忙吗？”

“宋怡，这些天在北京过得怎么样？什么时候回连江？”

“我是一个不回家的人呢!钟摆,我回不回连江,你还真的关心么?”

“宋怡,这些日子,连江一直阴雨连锦,让人愁绪也连绵!你知道的,人在愁绪连绵的日子里,容易想起好朋友的。”

“钟摆,有时间吗?咱俩见一面,好不好?”

“你回连江了?”

“当然,市区公园,十八点二十分,大门外不见不散!”

“去什么公园嘛,我这工作室,这些天冷清得有点儿凄凉呢!”

“你那儿不安全,就这么定——拜拜!”

就是这一次,在公园的拥抱和所有亲热的举动,全被人远远地但又是清晰地拍照下来,只不过当事者宋怡和钟摆不知晓罢了。

这一次的会面,宋怡与钟摆亲亲热热的代价,就是几个月后宋怡不得不出卖肉体成为娼妓!当然,这是后话。宋怡是开着车到市区公园的。开车比坐车快,因此,宋怡到公园大门时,钟摆还没有到。大约等了一刻钟,钟摆从一辆出租车上下来,远远地就看到宋怡戴着一副墨镜,形态袅娜地等待着,钟摆边喊“宋怡”边快步奔去,拥抱过后,买了门票,便携手并肩地漫步在公园内绿柳扶风的路径上。

钟摆从宋怡的手里接过了一块香巾纸,擦了擦额上细微的汗珠,道:

“宋怡,唱唱‘真的好想你’吧!”

宋怡道：“你不是从来都不在意我的，想我干什么？”

钟摆道：“你让我尝到做男人的滋味，我能不想你吗？宋怡，说真的，自与你有了肌肤之亲后，我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

宋怡道：“我又不是你肚子上的蛔虫，怎么会知道。”

“我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跟我好。要说你爱我，是爱使然，我又有点茫然，因为你多次说过不可能嫁我，我也一直没有要娶你的打算，但两个人怎么就有了肌肤之亲的行为了呢？”

“犯傻了不是，男人女人间的这种事，是相互吸引的一种事，也是生理正常需要的一种事嘛！”

“那社会公德，世俗伦理观念呢，就不讲了？”。

“谁还讲这个呀！不过，话又说回来，钟摆，我是因为从内心里感激你，喜欢你，才心甘情愿地与你肌肤之亲的。而且，我也知道，你并不喜欢我这个人，但你却无法不喜欢我这个人所具有的姿色。所以，你愿意要我的肉体以及我的肉体能给你带来的欢乐。”

钟摆道：“宋怡，如果现在，我说自己可以接受你，你会怎么想呢？”

宋怡一笑道：

“你早就接受我了，从第一次肌肤之亲时，应该说你就接受我了。”

“正如你所说的，从前，我只是接受你诱人的肉体，却没接受

你这个人的情感。现在我打算接受你的一切，你怎么想？”

“钟摆，千万别这么去打算，还是只接受我的肉体比较实在！咱俩每每在一起进行肉体对话的时候，都会快乐，都会把所有的意识抛到九霄云外，那种无牵无挂无后顾之忧的风流快乐，都让我们的感觉和享受到达极乐世界的边缘！”

“宋怡，这几天不在一起的时间里，我想了许多，也想明白，我发现自己其实也在深深地爱着你。”

“还是别爱上我为好。钟摆，用传统的眼光看，我不是一个好女人，甚至是一个淫贱的女人。”

“宋怡，我有一件事，一直想问你，却一直都不好开口，想了许久，觉得还是应该问问。你让我问么？”

“想问就问吧。”

“现在供着你的人，是个什么人？”

“是个很出色的男人。”

“我知道是个出色的男人。宋怡，我的意思是想问，这个男人会娶你吗？”

“可能会，也可能不会。钟摆，你怎么想到要关心这个话题呢？”

“宋怡，如果我说我愿意娶你，你能离开那个你认为很出色的男人吗？”

“咱们换一个话题好吗？钟摆。现在，我和你在一起，就不谈别的男人，应该只谈可以让咱俩心情愉快的事情。”

“宋怡，你的意思是说，咱们两个人的关爱，只能停止在肉体相互需要的层面上，是吗？”

“不必如此机械地去定位吧。钟摆，说句内心话吧，我是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做你的妻子，这是最为关键的原因！再者，我也不准备过做你妻子的那种生活。我这个人，可以说已经奢侈惯了，虚荣惯了，浮飘惯了，沉淀不下来稳定不下来实在不下来。果真做了你的妻子，假若有一天心血来潮给你弄一顶绿帽子戴，你会心如止水么？”

“任何人都是有缺点有毛病的，但可以克服和治疗。宋怡，你总不能永远这样生活下去吧？”

“我的将来，你不要替我操心，咱们各有各的活法。钟摆，只要你对我的肉体有兴趣，我说过的，定会满足你。”公园内的游人很少，除了三三两两稀稀落落的情侣外，因为天色渐深的原因，原本很少的游人也开始朝大门的方向走去。宋怡和钟摆似乎没有受到天色渐晚的影响，仍是沿着路径，聊着似乎很伤感也很讪情的话题朝前漫步。钟摆突然间停下了脚步，攥着宋怡的手松开，从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取出一支，点燃，吸了两口，道：“宋怡，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很了解你，但是，有的时候，你又让我觉得很陌生。真的，特别是在每一次咱们有了剧烈的肌肤之亲后，你呻唤你热泪盈眶，常常让我觉得你活得并不开心和幸福。”

宋怡道：“要说开心要说幸福，真的，只有和你在一起时，我才有这种感觉。可是，人的一生，很多时候，所要接受的，往往不是开心和幸福。或者说，开心和幸福，这两种心情和感觉，只可能是点缀而不是整体。钟摆，我的人生观，可能与你不太一样，就别规范我的生活意识与行为吧。”

钟摆道：“这么说，宋怡，咱们之间，不可能有灵魂与肉体相统一的一天，是吗？”

“又迂起来了不是！咱们在一起，玩一次，就快乐一次，何苦追求什么统一不统一。钟摆，你又不是不知道，干我们这一行的女孩，只要有了这种先例，还有什么人格可言呢！当然，你钟摆是有人格的，或许正是顾及到这一点吧，我才从不把与你的关系张扬给任何人知道。”

“谢谢。宋怡，我只是担心，你这样的生活方式，也许有一天，会欲哭无泪的。”

“谢谢你的提醒。我觉得，现在这样，精神上物质上，都是双丰收，比唱歌那阵子，充实得多。当然，也可能会有你所担心的那一天，但是那一天毕竟还没到来。好了，钟摆，天色不早了，咱们出去吃点东西吧！然后，我把积攒了一个星期的热望，都献给你……”

旧城医院的三层旧楼在一声爆破中成了废墟的时候，高扬锐正独自一人在“好再来”饭馆喝着闷酒。不知是因为酒水的作用还是泪水的作用，高扬锐的双眼有些发红！酒量不怎么大的他，或者说平时不怎么喝酒的他，已经喝下了三瓶啤酒，此刻又扬手叫来了服务员小姐。

女服务员来到高扬锐的跟前，很礼貌地微笑着问道：

“先生，还需要点什么？”

“再来两瓶啤酒！”

“先生，看您的状况，再来两瓶，肯定会过量的，您开车吗？下

午还有工作吗?要不，来点主食，怎么样?”

“放心吧，姑娘，我没事，再上两瓶!”

服务员小姐重新送上两瓶酒，打开一瓶，斟上，道：

“先生，请慢用!”

高扬锐说了个“谢”字，一口喝干，正欲拿瓶来倒，一只十分白嫩的手一下子按住了瓶口，高扬锐抬头一看，见是钟情，有些醉意或者是故作有点醉意地道：

“你是谁，为什么阻止我喝酒?”

钟情眼泪汪汪地坐到高扬锐的对面，道：

“高院长，你这又是何苦呀?就算你把这个酒店的酒全部喝光，咱们的旧城医院不还是没了!”

高扬锐道：“大人的心思，你们这些黄毛丫头不懂，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别误了我喝酒!”

钟情道：“高院长，你是怎么开导我们的呢?怎么临到自己头上，就说服不了自己?”

“谁说我说服不了自己?去，是不是又想挨训了?”

钟情道：“您再不是我的上司了，训我，我不怕，训急了，没准我还顶嘴呢!”

高扬锐还想倒酒，钟情一急，拿起瓶子咕咚咚一气喝干，道：

“您要是再喝一杯，我就喝一瓶，看谁喝得过谁!”

高扬锐被钟情突如其来的主动唬住了，语气软和下来，道：。

“好了，不喝了，吃面总可以吧。小姐，来一碗面条！”

钟情道：“小气鬼——来两碗，服务员！”

高扬锐道：“你还没吃？”

“我要是吃了，还能在这饭店里碰上你吗？高院长，下午，我领你到游乐园去玩，怎么样？”

“笑话，我玩，还用得着你领着吗？要说领你去玩，还差不多。”

钟情拍响巴掌喜道：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高院长，吃罢午饭后领我到游乐园去玩，谁反悔谁小狗！”

高扬锐“我”了一下，叹口气，道：

“就知道玩！工作没了，有你玩够的时候。”

服务员小姐端上来两碗牛肉面，一人一碗吃罢，钟情生拉硬拽地缠着高扬锐，非让他领着到游乐园去玩不可。这个下午，对于钟情来说，是过得非常快乐的一个下午。回到家里，蹦蹦跳跳地从自己房间窜到姐姐的房间，从姐姐房间窜到哥哥的房间，叽叽喳喳地像个快乐的小公主。

姐姐钟恋说她得了“疯魔症”，哥哥钟摆说她得了“下岗综合症”，并解释说，大凡下岗的女工，心里压力过大，但又怕别人知道，只好故作轻松自我享受着掩耳盗，铃般的快乐。

姐姐钟恋没心情跟钟情天上一句地下一句地神侃。钟，恋说她要洗澡，钟情就撒娇地道：

“姐，我也正要洗澡，正好咱俩一块洗吧！”

钟恋道：“不行，我习惯一个人单独洗澡！”

钟情道：“小时候，我不愿意洗澡，你还强迫我跟你一起洗澡的，现在我主动地要跟你一块洗澡，你为什么不愿意嘛！”

“小时候跟现在能一样吗，不懂事！”

“有什么不一样嘛，小时候你是姐姐，我是妹妹，现在，你还是姐姐，我还是妹妹的！”

钟恋辩不过钟情，进了浴洗间，刚要关门，钟情侧身挤了进去，道：

“姐姐，一块洗澡，我跟你说件事呢！”

“啥事，非要凑到一块洗澡时说呢？”

钟恋净了衣裤，裸出丰满诱人的胴体来。钟情看了一眼，赞道：

“姐姐，你的胸部好丰挺呀！”

钟恋道：

“你呢——哇，咱们家的小妹，也成大姑娘了嘛！”

“姐姐，我问你一件事，行吗？”

钟恋调好水温，拧开喷头；任哗哗的水淋在自己的身体之上，道：

“什么事，问吧。”

“姐姐，你谈过恋爱吗？”

钟恋回转头，看了钟情一眼，道：

“问这个干吗？”

“不干吗，就是想问问。姐，你要是谈过恋爱，我也正好从你这儿取取经呢。”

钟恋道：“就算是谈过吧。”

钟情从姐姐钟恋手里接过喷头，喷自己的脸部也喷自己的背部和胸部，道：“姐，能告诉我你是怎么谈的恋爱么？”

钟恋往身上抹着香皂，道：

“两个人见了面，聊呗！”

“不拉手，不搂抱？不亲嘴？”

“你小小年纪，有羞没羞？”

“男大当婚，女大思嫁呢！姐，我都二十五岁了！刚才，你还说我已经是大姑娘了呢！”

钟恋道：“钟情，你恋爱了？”

钟情红了双腮，道：

“我也不知道。”

“自己恋爱没恋爱，怎么会不知道呢？告诉姐，你是不是喜欢上哪个男孩了？”

“姐姐，你告诉我，恋爱，都有什么样的心理反应和行为反应呢？”

钟恋道：“总想见到对方，总想跟对方在一起，看着对方的身影，听见对方的声音。一句话，就是时刻心里装着对方。”

“姐姐，你说得真好，我说这些日子以来，怎么总是想和他在一起呢！”

钟恋伸出双手，掰过钟情的肩膀，面对着她，问道：

“小妹，你说的那个他，是谁呀？”

“姐，你别问了，问，我也不会说的。”

钟恋一刮钟情的鼻子，道：

“跟姐姐还保密？”

“姐，我不是向你保密，只是觉得到目前为止，人家根本就没把我当作大姑娘看待。”

“我明白了，你喜欢上了别人，别人不知道不说，还把你当成了小丫丫——没有恋爱资格的毛丫头，对吧？”

“姐，我除了胸部没你的丰挺之外，哪儿不都是大姑娘的模样嘛！再说，我大学都毕业一年多了，还能不懂爱情？只有那个木脑袋瓜，不懂！”

“话不能这么讲。钟情，你敢说自己就非常明白爱情是什么吗？告诉姐，你爱的那个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是个当领导干部的。”

“多大岁数，跟你差不多大吗？”

“三十二三岁，跟姐姐你差不多大小。”

“比你大八岁？钟情，这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爱情与年龄没有关系。”

“难怪人家把你当成毛丫头，该！钟情，他在哪个单位工作？”

“姐，你搞政审还是怎么的——来，帮我搓一下后背，差不多两个星期没搓了！”

“不说，不说就别想我替你搓背。”

“好姐姐，你就帮我搓搓，我说还不成吗，他就在旧城医院上班。”

钟恋道：“是外科的万主任？”

“还内科的李主任呢！姐，你就别猜了，横竖你也猜不出。轻一点搓嘛，都快搓破了皮的！”

钟恋停下了动作，一字一顿的道：

“告诉姐姐，钟情，你爱的人是高扬锐，对不对？”

钟情脸红心跳地道：

“姐姐，你怎么会猜到他头上呢？”

“告诉姐姐，是不是他？”

钟情点点头，道：

“姐姐，你可要帮帮我呀！你和他曾是大学的同学，肯定熟得很，替我拿拿主意，成么？”

“钟情，高扬锐比你大八岁，并不适合你。姐姐现在就可以替你拿个主意，立刻打消爱他的念头。”

“姐，你这是什么话嘛，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他了，你却让我放弃，我怎么舍得放弃呢？”

“他爱你吗？他对你有过爱的表示吗？”

“他是院长，就算有，也不会表现出来的。”

“如果他心中爱你，就算他是中央委员，也会向你表达的。钟情，听姐姐的话，别再对他上心，他真的不会爱上你的。”

“他要是不爱我，干吗陪着我去游乐园玩呢？”

“他陪你去了么？”

“当然去了，而且还买了最好吃的冰棍给我吃！”

钟恋笑道：

“这正说明他一直在把你当小丫头片哄着呢——来，淋淋我的后背，别只顾着自己淋起来没完没了。”

“姐，我才不怕他把我当作小丫片呢！我们医院改旧换新，待岗待业，我有的是时间缠着他。就算他是一块冰，我也能把他暖化。”

钟恋道：“决心不小，有些事，作出的努力越大，一旦失败，所遭受的打击也就越大！钟情，听姐姐的话，别去爱他，否则的话，有你后悔的日子。”

“姐姐，你能不能说出一个可以让我不去爱他的理由吗？”

“有些事情，是说不出理由也不需要理由的。”

“姐，总不至于是因为他曾与你同班同学，你才不愿意我爱他吧？”

钟恋苦笑一下，本来想说“如果仅仅是同学关系的话，你去爱他，又有何妨呢”，但话到嘴边，又投说，只是笑了笑作罢。

有人在敲浴洗间的门。钟情问是谁，门外的钟摆大声地道：

“姐，小妹，你们俩洗年澡还是怎么的，我都等了二十分钟！”

钟情在里边道：

“耐心点吧，没十分钟，完不了呢！”

门外的钟摆性急地捶了浴室门几下，捶得门嗡嗡地发响。

十点左右回到家里，妻子方君雅给牛耕汇报了几个打到家里的电话内容后，牛耕就品着香茶，钻进了被窝。

方君雅见他对自己又是不问不闻，忍不住抱怨道：

“牛耕，别忘了，我可是你的老婆呢！别的女人，你……你都有多长时间没碰过我了？”

牛耕道：“你这几年，不正是更年期么，而且，你又答应过，不管我在外的事。”

方君雅道：“我不管，可你总不能让我一年到头都守活寡吧？”

二重奏过后，牛耕很快地进入梦乡，兴奋之潮还没有退尽的方君雅却仍然睁着眼睛，眼角的笑纹中竟然有了湿润的泪水。

听着牛耕的鼾声，方君雅想了很多，也回忆了很多。

电话铃很急地响了起来，迷迷糊糊似忆似梦的方君雅伸手抓起话筒，道：“哪一位，找谁？”

“我是马驰，请秘书长接听电话！”

方君雅推了三四下牛耕，才把沉睡着的牛耕推醒，道：

“牛耕，马副市长的电话，找你！”

牛耕睡意很浓地道：

“老马，半夜三更的，有什么急事啊？”

“任道远来电话说，抗洪守堤的解放军官兵三连，有十几名干部战士得了疲劳综合症，我向市委王书记反映，王书记让我和你立刻研究一个计划，火速组织慰问队，半个小时后赴江堤慰问治疗！”

牛耕电击一般迅速地坐起来，道：

“你在哪儿，怎么碰头？”

“我在市政府办公楼，已跟市医院取得联系，二十分钟后，市医院大门口见！”

“好吧，我会准时赶到的！”

牛耕准时赶到市医院大门口。救护车上的车灯闪烁。

下了车，牛耕来到马驰的车旁，见马驰忙着听打两部手机，便没打扰。等马驰打完了电话，才道：

“副市长，怎么不早点给我电话呢，瞧把你忙的，真是！”

马驰道：“来吧，坐我的车，向江堤进发！”范南岳开着车，车上，只坐着马驰和牛耕。马驰的精神似乎很好，而牛耕的精神状态则不太佳。马驰笑道：

“你今晚，又和老婆背靠背了吧？”

牛耕道：“老马，你让我打个盹行不行，我真的缺觉，缺得厉害的。”

马驰道：

“再过二十年三十年，你想不睡长觉，阎王爷都不会同意呢！我看，还是把百分之八十的觉，留到那个时候再睡吧！”

牛耕一听，知道这一路不与马驰闲侃，肯定不行，便打起精神来，道：

“小范，专心开你的车，我们聊什么，你可不许听！”

范南岳眼睛盯着前方，很严肃地说：

“首长放心，不该听的，我绝对不听。”

马驰道：“这路上走着怪沉闷的，咱说点笑话提提神吧。”

牛耕道：“老马，你要是没有什么正经的话题，我让你猜个谜语，怎么样？”

马驰道：“小儿科的把戏，没劲，咱们这岁数，谁还玩这个。”

牛耕道：“这个谜语，是一个超级搞笑的谜语，你不想猜，我还不想让你猜呢。”

“什么谜语，还国际新闻超级宝贝怎么了？说！”

牛耕道：“避孕套的功用——打三个城市名，猜吧你！”

马驰笑道：“什么狗屁谜面，不成体统！”

牛耕道：“直说吧，猜得出猜不出？”

马驰道：

“别卖关子了，说出来听听，是哪三个城市这么倒霉，与避孕套的功用有联系。”

牛耕笑道：

“这三个城市分别是南京、包头、宝鸡！”

马驰一听，哈哈大笑起来道：

“还真有点搞笑的味道!老牛, 这个段子, 从哪儿学到的呢?”

牛耕道:

“天下许多事, 有许许多多, 都用不着学, 也能无师自通……”

## 第十一章

马副市长不惜别墅华车娱宋怡，应该说是存在着与宋怡长相厮守的想法，奈何宋怡背着他红杏出墙，给他扣了一顶不是绿帽子的绿帽子，再加上秘书长别有用心地一点火一煽乎，马驰就只有挥泪“大甩手”的份了。

几个月来的工作表现，马驰对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

虽然让牛耕去处理宋怡，他心里还是有些难受，但不如此，他心里咽不下这口气！至于宋怡被如何处理了，他不知道，也不知道——他伤心啊，事情弄到这般结局。不过新来的谢西袅很快填补了他心理上的空缺。在马驰看来，当官就有这么些好处，美人，用不着自己去找，自然有人找好了为你送上门来；钱，用不着下力去挣，作个提示作个批示或者作个指示，自然就会有人准备好了让你花。

得到了市长陈望达的口头指示，马驰想，石垒城托付的事，大约有谱了。

在与那个回味无穷的谢西袅名模，相会之后，马驰不得不不在心里感激石垒城。马驰知道，通常情况下，像谢西袅这样的亚洲名模，不出手十万或数十万，是不可能一近芳泽的！马驰不仅一近芳泽，还能一包就是两个星期，足见石垒城预付了一笔什么样的资金。

同宋怡比起来，谢西袅在与马驰厮磨时，似乎更具有职业“杀手”的水准与敬业精神，而情感层面的因素要淡许多。

把摊开的午报推到一边，拿起点烟器，把早已噙在嘴中的一根

香烟点燃，吸了两口，吸得烟头冒出几缕青烟后，想了想，马驰还是拿起了办公桌上的电话，拨了号。大约五秒钟后，马驰道：

“牛耕秘书长，大中午的，干什么呢？”

“闭目养神除外，还能干什么。”

“过来聊聊怎么样？”

“好吧，我这就上来。”

三分钟后，牛耕走进了马驰的办公室。马驰起身沏了茶，递了烟，双双落坐到沙发上后，牛耕道：

“老马，你这儿的空调效果，似乎比我那儿好！”

马驰道：

“怎么着也比在外顶着日头晒的滋味强。老牛，宋怡的事，解决得怎么样？不会有问题吧？”

牛耕道：

“放心，这件事我都办完了，你就不要再操心了。”

“说起来我这些日子心里还真不好受。你也清楚的，娟红一走，我差不多把真心真情都投注给了她，她却如此两面三刀阳奉阴违，能不叫我动怒么！”

牛耕道：“老马，人道是婊子无情，对这种敢背叛我们的人，下手要狠！打击要严厉！你还是心肠有点软了。”

马驰心里暗暗一惊，瞟了眼牛耕，也不好再说什么，就说：

“不谈这个了，还是议议正事吧！你这两天的摸底工作，做得怎么样？”

牛耕道：“基本上都在预计的范围之内，而且，石垒城承诺，收购市纺织厂成功后，咱们俩每人可在他那儿消费这么多！”

牛耕朝马驰举起了一只五指伸开的手。马驰装作漫不经心地瞟了一眼，笑道：

“我问的不是这个。有钱人真是把钱不当钱啊！”

牛耕道：“对了，老马，我有点事，想请你关照一下，行吗？”

马驰道：

“说吧，什么事儿。”

牛耕道：

“我的一个表妹的女儿，广播大学毕业，想进市电视台当个主持人。你和电视台的台长是老交情了，替我说说情，怎么样？”

马驰笑道：

“你这个市委秘书长是个摆设还是怎么的？这点事，还用得着我吗？”

牛耕道：“我的意思，是永远也不让表妹的女儿知道是我帮的忙，因为她对我一直耿耿于怀。”

马驰认真地看了牛耕一眼，问道：

“别不是你的私生女吧？”

牛耕道：“不不不，绝对不是！老马，这个丫头，我权衡过了，兴许是个到电视台当节目主持人的材料。”

马驰道：“你表妹——也就是女孩她妈，是作什么工作的呢？”

牛耕道：

“市舞蹈团的演员。”

马驰笑道：

“牛耕呀牛耕，你这个人，生活上总是不检点，怎么得来的？”

牛耕有点淡淡的窘态，道：“老马，石垒城收购市纺织厂的事，基本上可以能定了吧？”

马驰道：“可以通知他，让他尽快上报一份详细的收购方案。”

牛耕道：“要不，今晚约一约聚一聚，怎么样？”

马驰道：“免了吧，这些日子，我太忙，没有精气神去想另外的节目。”

这一夜，马驰呆在家里，关了手机拔了电话线，也没开灯，孤零零地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抽烟，马驰觉得。有些事情，或者说对于将来的生活与仕途的打算，他觉得应该好好地地理顺理顺了。

妻子衣娟红到另一个世界快一个月了，马驰对于妻子的留恋或曰思念，早已淡化。马驰想得最多的一点，就是 he 对自己的前途，隐隐地有一层担忧，甚至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若说马驰不太工于心计，那说明还不真正了解马驰。

马驰担心的是，他的事除牛耕与他沆瀣一气知道个底掉之外，也许市长陈望达比较清楚。这一点不能不作防备。几个月前，或者说在成克杰和胡长清被宣判之后，他的心事一下子加重了。胡长清成克杰如此的高官都栽了，马驰想，果真有一天市长发作了，他自己难保不会成为替罪羊，牺牲品。官场上，什么事不会发生！何况他自己的屁股上并不干净。还有，牛耕是一个小人，这种人也不能不防。

想清楚了这一层，马驰明白，保护市长陈望达比保护自己更重要。尽管在马驰的所见所闻中或曰直接的见闻中，没有掌握到市长陈望达任何受贿贪污腐败的证据，但马驰想，岳峥嵘在旧城医院的收购一事上，给陈望达上的礼更重，上的色更绝！

说不清是来自哪一层面的预感，马驰觉得自己的“罪恶”很快就会大白于天下！于是，马驰思来想去，朦朦胧胧中有了“退隐”的打算。

抽烟，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在烟雾缭绕中，马驰打算狠狠敲一下石垒城，从他手中得到八百万左右的好处，再加上岳峥嵘那儿的，差不多就是一千多万了。有了这一千多万，存到国外儿子的户头上，自己再“得病”休养，一不在位，所有的腐败和过错，追究的人也就不那么激烈了。

不过，想到很有希望坐上市长的交椅，马驰的“退隐”之心就难以下定。然而，隐隐的“大事不好”的预感又令马驰独自一人前思后想，魂不守舍，这种两难的境地还真有点让马驰汗珠子直往外冒。走一步看一步的招法，马驰是最不喜欢使用的，他觉得使用这种招法，等于臭棋篓子。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不过，马驰仍然清

楚，只要陈市长不倒，自己就算因为腐败堕落而浮出水面，也不至于就会永无翻身之日。

摁灭了第十三根烟蒂，马驰似乎是下定了某个决心，起身进了浴室，哗哗地冲完澡，穿好衣服便消失在夜晚街市上的车流之中……

马驰用钥匙打开某一豪华卧室之门的时间，卧室内的名模谢西袅一丝不挂地正在为自己作着局部的化妆。见马驰一声不响走进来，她白鹤亮翅般地展开臂膀，尽最大限度地展示着自我胴体的平面面积，好让马驰第一时间将她的姿色和性感一览无遗。

应该说名模谢西袅是善于化妆的。面部的妆扮与胴体每一部位的化妆，十分巧妙而又自然。马驰目瞪口呆式地惊讶了足足有三秒多钟，才上前拍了拍谢西袅的脸蛋道：“绝，简直是绝色！西袅，我敢说，就算是历史上的帝王，也不会有我今天这样的眼福！因为他们身边的嫔妃们，不可能懂你这样的化妆技巧！”

谢西袅道：“我有什么技巧嘛，还不是随随便便作了些美化罢了！”

马驰道：“西袅，石总让你来陪我，你怎么就心甘情愿地陪我呢？”

谢西袅道：“我们这些做模特的，出了名，图什么，不就是图能赚大钱吗？出场费在万元左右，而陪您两个星期，石总出的价，可是三十万呢！赚这三十万，又能认识您，又能让您高兴快乐，我自己也能高兴快乐，有比这更合适的买卖吗？”

马驰道：“这么说，真是春宵一刻值千金啊！”

谢西袅微微一笑，伸出一双纤纤玉手，边解马驰衬衫的扣子边道：

“今天的一刻千金，咱们俩似乎还没落实呢！”

谢西袅的声调很柔和，也很富磁性，让马驰一听，浑身上下都麻酥酥地舒服。

近两个月来，高扬锐虽然到了局里上班，但心并不一定到位。在局长金鸣海看来，在助理钟恋看来，高扬锐迟到早退、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工作态度，纯粹是因为他“失去”了旧城医院而心情极坏所致。

事实上，高扬锐为了弄清楚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必须弄清楚的一件事情，在作私人侦探式的调查。当他间接地知道岳峥嵘在收购他所在的旧城医院时，有过贿色贿钱的“双管”举动，便鼓足勇气地给市委书记写了一封匿名信。

写给市委书记王志强的信，通常情况下都要从秘书长牛耕的手里打个转。这次，也没例外。牛耕见到了这封厚厚匿名信，心里就下意识地发毛。剪开一看，真乃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二话没说，关上门，一把火烧成了灰烬。

烧罢，牛耕心里想道：如此的一封信，果真让王书记看到，连江市就会瞬息间暴雨雷鸣了！

烧归烧，但有一个阴影留在了牛耕的心里。在牛耕看来，他和马驰所经手的项目，包括已近尾声的旧城医院拍卖改造，以及很快就要实施的市纺织厂的拍卖等等，应该说滴水不漏，可这样的“高级绝密”，写匿名信的人是如何得知的呢？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道理，牛耕懂。突然明白了这一点，牛耕一阵胆战心惊！因为，他想到了妻子在家属楼内日进万金的红火买卖。

人，包括鸟类畜类，似乎都有这样的本能，那就是在天灾人祸降至之前，有许许多多本能的逃生或避祸的反应。

烧罢匿名信，牛耕平日里惯有的微笑不知不觉间改换成了忧虑的表情。

的确，这些年来，秘书长牛耕一直都是笑着过来的。见了上司，他笑着去应付；见了下属，下属哄着他高兴。再者说，自当上秘书长后，似乎没有什么令他心情不展的事发生，吃喝嫖赌什么的，所需的银子，从不用自己打点，更何况自本年度五月始，自己的老婆方雅君又有了日进万金的生意呢！

有多少钱，到底可以挣多少钱，牛耕原来从不去想。

这一刻，牛耕想的问题是，既然有人盯上了自己和马驰收受巨额贿赂、享乐女色之事，就必定有水落石出之日！到那时，钱再多，人成了又一个胡长清成克杰，又有什么用呢！

牛耕打开窗户，让办公室内烧了纸张的味道淡散发开去。牛耕当然明白，一封匿名信，可以烧掉，却无法烧掉写匿名信者的记忆和心情。要想摆平这桩事情，看来并不像烧一张字纸这么简单。

他急急火火地给马驰打了电话，说是有万分重要和十万火急的事件汇报！马驰在电话中，听牛耕的语气不像是开玩笑，就说他立刻前去见大秘书长。

五分钟后，马驰走进牛耕的办公室，见牛耕的脸上一反常态，

不是他往日所熟悉的微笑，就明白真的是有重要的事了。

牛耕关上办公室的门，没沏茶也没上烟，开门见山地道：

“老马，我刚才烧了一封匿名信，是写给市委书记王志强的，反映的事情，就是岳峥嵘收购旧城医院，并提及到我和你收受百万贿赂享乐美色。”

马驰惊道：“有这等事！是谁走漏的风声？”

“从匿名信的质量上看，写信者已经知道得特别详细了！老马，你看这件事，咱们该如何应对呢？”

马驰道：“提没提及陈市长？”

牛耕摇摇头：

“没直接地提到，但当你我浮出水面，等于是提起萝卜牵动泥啊！”

马驰道：“牛耕，你都五十岁的人了，做事还不是很周详啊，那封匿名信烧了，万一被王书记知道，咱们不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么！”

牛耕道：“是呀，等我想到这一层时，已经晚了。”

马驰道：“目前最关键的，牛耕，咱们是不是考虑怎么洗清自己的问题？”

牛耕道：“洗清？老马，跳进太平洋怕也洗不清吧！”

我想了两个小时，作出的判断是，压住了这件事，大家都没事；压不住，大家都完蛋！最惨者，牛耕马驰也！”

马驰不语，点燃了一支香烟，道：

“牛耕，莫非咱俩的仕途气数尽了？”

牛耕道：“仕途气数尽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命数尽了。”

马驰幽幽地吐出一口浓浓的烟雾，似是回答牛耕也似是自言自语地道：

牛耕，以我的感觉，迟走不如早走，真等到市纪委的人开始查证起匿名信时，咱们想走，怕是晚了。”

牛耕道：“你的意思，咱们逃之夭夭？现代警察，国际刑警组织相互支撑，能往哪里逃呢？”

马驰道：“依你之见，应该怎么应对呢？”

牛耕道：“毁灭证据！特别是现金交易的，不能存在任何证据！至于贪色，这构不成掉头的罪。”

马驰道：“牛耕，谈何容易呀！电视你看得少了吗？”

岳峥嵘石垒城一旦被抓，他们就会供出给了咱们多少钱的！”

牛耕道：“没有人证物证，空口无凭的。”

马驰道：“你怎么就能断定他们这样的两个人精没录音、没录像呢？牛耕，像他们这种生意人，总是一边笑脸相迎，一边磨刀霍霍的。”

一席话，让牛耕听罢，直冒虚汗。

“这么说，咱们两个，只能引颈就戮了？”

马驰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牛耕，咱俩人合起来，我想，还不应该有摆不平的事，趟不了的雷。再说，市公安局的，你不常说，是你的队伍么？”

牛耕道：“事情果真出了，就是亲娘老子，也保不了的。老马，我看，咱们俩要静下心来，从长计议这件事！”

否则，真的就要完蛋。”

马驰道：

“完蛋，没那么容易吧！再说，咱们还有陈市长撑着，也不能说出事就真的会出事。”

牛耕道：“老马，你好糊涂呢，关键时刻，陈市长保得了咱们吗？丢卒保车的谋略，谁不精通呢！”

商量来商量去，也没合计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马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用手机打了三十多个电话，直到打得没电，才作罢。

这三十多个电话，有工作上的，也有非工作上的，有处理银行账目转款的，也有亲情联络问候的，总之，五花八门，像是在作阶段性的料理，也像是在作某种起程前的准备。按说，一般常理，大凡在觉得灾难将至的时间，无论是谁，都会心乱如麻魂不守舍。然而，马驰不。尽管马驰比牛耕更早一步地觉出自己大事不妙，但他至少表面上任四平八稳，做事从没失去章法，反而比平时更显得条理清楚。打完电话后，马驰还哼起了《红色娘子军》里的歌曲。两秒钟后，他作出了去见见许声声或者谢西袅的决定。

这两天，自马驰感觉到自己将要大事不妙之后，想见女人的念头似乎越发强烈了。马驰自己也不明白，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是想找个人说说心里的愁烦恐惧呢，还是想在温柔乡里暂时忘却这种烦恼。

或许是因为心中有某些不可告人的秘密，亦或许是人到至困至险时会出现某种本能反应，马驰在与牛耕一块探讨解决之道时，多多少少地玩了一点心计。“

因为时间还算充裕，马驰先去见了许声声。

“马哥，您好坏哟，让我在这儿独守空房，想您想得心发慌啊！”

马驰拍拍许声声的脸又拍拍许声声的肩，道：

“小许，陪了我多少日子了，记得吗？”

许声声道：“岳总说过的，只要您喜欢，多久都没关系呢！再说，马哥，我也真的有点爱您啊！”

马驰一笑道：“游僧的禅语小姐的爱，演员的微笑乞丐的菜，都是不能当真的东西。”

许声声撅着红嘟嘟的小嘴，道：

“人家真的有些爱上您了嘛，您不信就不信，还说出一大串俚语来损我干啥嘛！”

马驰道：“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小许，先给我沏杯茶，好吗？”

许声声沏了茶，端到马驰面前，坐到他身边，右手搭到马驰的大腿上，温情似水地道：

“马哥，您今天好像有心事，对吗？”

马驰喝了一口茶，道：

“小许，你有男朋友吗？”

许声声道：“没有。马哥，你问这个干什么呢？”

“随便问问。小许，你和你的岳总，从什么时候起，就有了床第关系呢？”

“今天您怎么了——马哥，为何问这种让人尴尬的问题呢？”

“回答我，行吗？”

“进公司的第二个月，也就是今年六月底。”

“除了岳总，你和别的男人，还有过特殊关系吗？”

“有过。这个男人，就是马哥您！”

“小许，你知道我是谁的，对吧？你说说，在我和岳峥嵘之间，如果让你选择一个，你选择谁呢？”

“我当然要选择马哥。”

“为什么选择我呢？”

“您有修养，而且是大人物嘛！”

“假若我不是大人物，小许，你会跟我在一起生活吗？”

“只要能让我生活幸福，我也会愿意。”

马驰听罢，脸上露出了笑意，道：

“谢谢！小许，现在，我好像有点明白自己了。”

秘书长牛耕烧掉那一封匿名信的第三天，市纪委书记郝治国也读到了同样内容的一封匿名信。因匿名信揭发检举的人物非同一般，郝治国不敢怠慢，驱车直奔市委书记王志强的办公室。

王志强看罢匿名信后，很严肃地指示郝治国，立刻组织人力作隐形调查。

郝治国道：“王书记，事关我市几名领导干部，弄不好，会弄得人心惶惶，影响领导班子团结啊！”

王志强道：“无风不起浪，有风三丈高。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老郝，只要注意工作方法，我看，你所担心的问题，完全可以克服。”

郝治国道：“王书记，您知道的，无论怎么隐形的调查，总有被人知道的一天，到了这样的一天，我怎么向被调查的副市长和秘书长解释呢？”

王志强道：“老郝，你今天怎么了？从前的那一个‘郝金刚’哪去了？你要考虑的，首先不是怎么向他们怎么解释，而是怎么向组织和人民解释！”

郝治国见王志强动了怒气，便小心地道：

“王书记，您放心，我会把这件事做好。”

王志强道：“依我看，你们纪委，应该把这件事当作一件重要的大事去办！”

郝治国道：“是，一定依照您的指示办！”

郝治国刚退出书记王志强的办公室，公安局局长唐律明和刑警队长周大勇就在秘书的引导下来到了王志强的办公室。王志强见了他们两位，从办公桌后起身，走过来，示意他俩坐下，又示意秘书上茶。

唐律明等王志强坐下，自己也随之坐下，周大勇站在唐律明身边，却不好意思坐下。王志强微笑地道：

“我们市刑警队的大英雄，坐下嘛！”

周大勇道：“报告首长，我习惯站着！”

唐律明道：“王书记让你坐，你就坐，犯什么愣！”

周大勇说了声“是”，坐下，王志强书记笑道：

“小周，用不着如此紧张嘛！老唐，你们俩声称有重大情况汇报，到底是什么情况嘛！”

周大勇道：“报告首长，杀害常务副市长之妻衣娟红的凶手，我们查出来了！”

王志强道：“是吗？很好嘛！老唐，谁破的案，该记功就记功！”

唐律明道：“真要记功的话，功臣，就是周大勇！”

不错！凶手抓到了没有，叫什么名字？”

周大勇道：“王书记，我们只是说查出了谁是凶手，并没说已经抓住了凶手。”

王志强道：“是不是还不到时候，还是抓捕有难度？”

唐律明道：“王书记，不是抓捕行动有什么难度，而是这个凶手的身份比较特别。”

王志强双眼盯住唐律明，问道：

“噢？怎么回事？”

唐律明道：“按照规定，我们要抓这个凶手，一要向您请示，二要您点头同意。”

王志强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只要罪证确凿，不管是谁，给我抓！”

唐律明一字一顿地道：“王书记，这个杀害衣娟红的凶手，可是咱们的常务副市长，也即衣娟红的丈夫马驰！”

王志强惊得站了起来：“什么？老唐，你再说一遍！”

唐律明道：“王书记，马驰就是杀死妻子衣娟红的凶手！”

王志强很快地镇定下来，坐好，道：“证据确凿吗？”

周大勇道：“铁证如山！不过，我们还有一个很小的细节，需要向您求证。”

王志强有些不解地道：“向我求证什么？”

周大勇道：“王书记，我要求证的是——在从乌鲁木齐开往咱们连江的列车上，列车开动后的第二天夜里，您是从什么时间开始，就没见到马驰的？”

王志强思考了一下，道：“十九点二十分，我们还一块儿到餐车用过餐。大概用完晚餐后，大家都回自己的包厢休息了。”

周大勇说：“这就是说，自晚餐后，您就没再见到马驰。”

王志强道：“是这样。”

周大勇道：“次日，王书记，您见到马驰，是什么时候呢？”

“用早餐前，大概是七点左右，陈望达叫了大家一声，到餐车用早餐，就见到了马驰。”

周大勇道：“也就是说，马驰从晚八点到次日晨七点前这一个小时里，完全没有人见到过他。”

王志强道：“大家都休息了，见不到也很正常的。”

周大勇道：“王书记，我想您可以指示，逮捕马驰了。”

王志强道：“仅仅凭此，不足为证吧？”

唐律明道：“大勇，就将你的侦破过程及证据，向王书记汇报一下吧。”

周大勇道：“是！王书记，你们几位市委领导，包括马驰在内，在新疆参观访问完毕后，从乌鲁木齐乘AB次列车回连江，列车从乌鲁木齐开出的时间是下午十八点三十分！到达N城的时间是次日下午七点十五分左右。这时，你们已经计划到餐车就餐。一个小时后，AB次列车到达C城，马驰下了列车，直奔机场，买了一张飞往连江的ERG次航班的机票。飞机是夜九点起飞，到达连江的时间是当夜十一点十分，出了机场，马驰重新购了一张从连江飞往D城的ERP次航班的机票，飞机起飞的时间是当夜四点十分，到达D城的时

间是当夜也可以说次日晨五点十分!买好机票后,马驰乘出租车悄悄回家,杀害衣娟红之后,又乘出租车回机场,并乘ERP次航班飞抵D城,到达D城后,乘出租车赶到火车站。大约在五点半到五点四十分之间,AB次列车抵达D城火车站,马驰重新回到列车的软卧包厢内,睡了一个小时,起来同大家一块共进早餐。”

王志强道:“这是你们的推理,还是具体侦破出的结果?”

周大勇道:“先有推理分析过程,后有侦破求证过程。王书记,您请看这些照片,这是C城机场登机通道自动录像拍下的马驰照片,时间是当夜八点四十分!这两张,是当夜我市机场自动录像的照片,一张是十一点二十分——出机场,一张是当夜三点四十分,登机通道;这一张,是D城机场自动录像机拍的照片,时间是五点二十五分。”

唐律明道:“现代化的设备,有时候,在无形之中为我们提供了破案的线索与证据啊!”

王志强用力地把几张马驰的照片放到一边,道:

“用心如此诡险,抓!”

唐律明道:“报告王书记,在侦破此案的过程中,我们侦案员黄家伟和杜齐等人,发现了一个很特殊的黄赌场所!”

王志强道:“怎么个特别法?”

唐律明道:“卖淫的三陪小姐,全是出名的歌星和出名的模特,参与赌博的,全是我市有钱的风云人物!”

王志强道:“两个字,查封!”

唐律明道：“王书记，这个赌窝淫窝的两个老板，可不是等闲人物啊！”

王志强道：“是谁？”

周大勇道：“方雅君和她的丈夫牛耕。”

王志强道：“总不至于是市委秘书长牛耕吧？”

唐律明道：“若不是他，我也就不为这件事来请示您了。”

王志强道：“这两个败类！真是——老唐，先给我布控起来，然后，去与郝治国联络一下！他今天来我这儿，说有人向纪委写匿名信，告牛耕、马驰受贿百万生活作风腐败透顶！给我查，你们公检法纪搞一个特别专案组，给我狠狠地查！”

周大勇道：“王书记，是不是立即对马驰实施抓捕呢？”

王志强道：“可以实施抓捕！老唐，要周密布置，做到万无一失！”

唐律明道：“王书记，您就放心吧，保证不出任何问题！”回到局里，唐律明拍拍周大勇的肩，道：

“大勇，拟一份抓捕方案，上报给我。”

周大勇目送着唐律明上了楼后，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黄家伟和杜齐尾巴式地“报告”着进来。

杜齐道：“周队，你和局长去哪儿了呢？我和家伟，今天又有新的收获呢！”

周大勇道：“什么收获？”

杜齐道：“今天，我和家伟在那幢楼下便衣遛哒时，见有一个东西从楼顶的窗户处往下落。等它掉到地上，我拣起来一看，是我们姑娘家用的一支口红。”

周大勇道：“一支口红，这里面有什么文章？”

杜齐道：“你听我说完嘛！我拧开盖，里边的口红蕊没有了，而是一张纸蕊！展开纸，才知道是一份求救书。”

杜齐言罢，将一面写有字的纸递给了周大勇。周大勇一看，见上面写的是一——

我们是歌星宋怡和裴蓓，被人软禁在这幢楼内，被强迫从事卖淫！我们两个，此前一直被市府秘书长牛耕和常务副市长所包养，我们知道许多他们俩人与四海医药公司岳峥嵘之间的钱权交易钱色交易……请好心人替我们报警，我们渴望获得自由……

看罢，周大勇低声地却是十分严肃地道：

“你们准备，随我前去抓捕马驰！”

黄家伟道：

“周队，你没发烧吧？凭这一张纸，你就去逮捕常务副市长？”

周大勇冷冷一笑道：

“就是没有这一张纸，我们在今夜，也要将杀妻之徒马驰抓捕归案！”

听周大勇口出此言，杜齐和黄家伟都惊得睁大了眼睛。

## 第十二章

在马驰看来，如果自己真到了那种必须远走高飞的地步，名模谢西袅愿意跟自己一道远走高飞并共享幸福快乐或者苦难悲痛的可能性不大。因此，马驰认为，自己应该在远走高飞之前，应该最大限度地享用谢西袅。

马驰是换了三辆出租车，觉得甩掉跟踪者后才进了谢西袅的住处的。开门进去时，谢西袅正在跟着音乐的节拍在客厅练习着走台，音乐的声音很大。马驰开门来到客厅，谢西袅才知道马驰到了。停了音乐，谢西袅带着一团香风走到马驰面前，美目流泄着灿烂的春情，道：

“今夜花好月圆，我一猜您就会来的！”

谢西袅言罢，做了一个打算被马驰拥进怀抱里的姿势。然而，马驰没有，只是象征性地伸出双手捧了谢西袅的脸蛋一下，便坐到沙发上，道：

“西袅，看样子你的兴致很高嘛，接着走台，让我欣赏一下你这个名声嚣噪的模特走台时的迷人风采！”

谢西袅道：“我的一切，对您来说早已不是秘密，还有什么迷人的风采哟！”

谢西袅冲了两杯加冰的咖啡，给马驰一杯。

马驰道：“西袅，今晚我有时间，谈谈你的事，怎么样？”

谢西袅一笑道：“谈我的事，有什么意义嘛。”

马驰品了一口咖啡，觉得味道不错，点点头，道：

“我很想听听你的身世，你的成名经历。”

谢西袅道：既然您有兴趣，我可以告诉您。成名后，我的业务很多，到过的地方很多。这么跟您说吧，马哥，我并不缺钱。我愿意陪您，那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我欠石总的情，二是我觉得您是个个人物，否则的话，就是出再多的钱，我也不一定以身相娱。”

马驰道：“这么说，西袅，你并不是真的因为石总‘买断’了你而身不由己地陪我？”

谢西袅微微一笑道：“我现在拥有的钱，差不多有五百万了。平淡一点开销，一辈子也花不完。我的意思是想说，人生一世，不可能时时都向钱看。马哥，我是一个知恩必报的人。石总对我有恩，就算他不出钱，希望我能陪您一些日子，我也会陪的，更何况您是一个值得陪的人物呢！”

马驰道：“石总于你有什么恩呢？”

谢西袅道：“这话提起来就长了。两年前，咱们省在连江市搞了一次三江杯模特精英赛，我和查琴琴，得了个并列第一名，自此出了名，财源滚滚名声大噪，后来才知道，是岳总在私下里，跟每一个评委们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和查琴琴才得以显山露水。”

马驰道：“听你的口音，并不是正宗的连江口音。西袅，你的父母，不是连江人吧？”

谢西袅道：“我的父亲母亲都是东北人，我自己也不是连江人。从模特学校毕业后，就被三江顺公司聘为公司的形象大使、产品代言人。”

马驰道：“我明白了，你的成名，与三江顺公司分不开！与石垒城分不开。不过，西袅，你知道石垒城为何要你陪我吗？”

谢西袅道：“因为您是大人物，也是石总的好朋友呀！”

马驰道：“是呀，我是大人物，但谈不上是石总的好朋友。我们俩压根儿就不是什么朋友！商人与官员之间，哪有什么真朋友西袅，你明白吧！”

谢西袅认真地点了点。

牛耕在家里的卧室床上呻呻吟吟，唉声叹气，弄得妻子方雅君无法入睡，拉亮床头灯，就着灯光，见牛耕的脸色难看得怕人，伸出手摸住牛耕的额头，道：

“老牛，你怎么了，也不烧的，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呢？”

牛耕哼哼着，什么话都不说。方雅君又道：

“老牛，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牛耕道：“老方，听我的话，立刻把楼顶的生意关了，把所有的人员给散了！我有预感，这两天，肯定要出事！”

方君雅道：“有公安局里的人护驾，你怕什么怕？真有风吹草动，还不给我通风报信？”

牛耕道：“老方，你这是何苦呢，我挣下的钱，你三辈子也花不完！”

方雅君道：“我这么多年，没过一天当官的瘾，还不兴我过捞钱的瘾呀！放心，真要露了馅，我一口咬定，这些事同你无关。”

牛耕道：“顶层的所有居室钥匙，都由我掌管，我不给你钥匙，你是怎么进去的？鬼才相信！”

方雅君道：“这几天，刚来了两名歌星，而且还都是你弄进来的，每天都有四五万的进账，停了，多可惜呀！”

方雅君这句话，提醒了牛耕，牛耕一下坐起来，就拨电话。电话一通，牛耕就道：

“喂，蒋听雷吗？我是牛耕，带两个弟兄，把宋怡和裴蓓立刻给我弄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对方道：“大哥，嫂子下午还说她俩是摇钱树的，怎么就‘砍倒’呢？”

牛耕道：“先把事办了，详情过后再谈！”

挂断电话，平日里方雅君很权威的声调这一刻完全被牛耕严肃和苦涩的表情所慑住。等牛耕手颤颤地把烟点燃后，问道：

“老牛，究竟怎么了？”

牛耕道：“老方，明天到省城一趟，办两张到国外旅游的护照，把能存到国外的钱，尽快转存到国外！要快！千万不可耽搁。”

方雅君道：“老牛，你能犯什么事呢？搞个把女人，能有什么风浪？”

牛耕道：“我的事，自己明白有多大。掉不了脑袋，也要坐十几年的牢！”

方雅君道：“已经有什么先兆了吗？”

牛耕道：“是呀，有了先兆！而且，老方，你这个摊子，几个月下来，也赚下四五百万了吧？要知道，你的手段，软禁加高压，典型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买淫，罪行非常严重，知道吗？”

方雅君道：“我这儿，谁会知道？”

牛耕道：“千万别大意，大意失荆州！老方，听我的，明天一早，奔赴省城，办护照，转移存款，越快越好！”

方雅君平日里风风火火张牙舞爪，但一遇到这种大事，还是顺从牛耕的主张。这一刻，心里已经打算按牛耕所说的去办，但嘴上还是不甘心地道：

“老牛，咱们真的会有危险吗？”

牛耕道：

“没有危险，当作有危险来应付，总不是一件坏事！”

说真的，老方，这几十年来，我在官场上一直帆顺风顺，就是因为我总能把一切危险提前加以预防。不过，这一次，我们预防，恐怕已经不行了，必须像马驰所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方雅君道：“马驰也会出事？”

牛耕笑道：“我和他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蹦跶不了，他还能蹦跶么！”

方雅君已没了睡意，冲了两杯加钙的老年奶粉，头头模样的人，递给牛耕一杯。牛耕品了一口，道：

“老方，这些年，我们各忙各的，彼此照应得少，现在想起

来，真的有些后悔啊……”

龙德贬享用过宋怡和裴蓓年轻的滋味之后，几乎每天，都要光顾她俩。这天，他刚刚进屋坐下，三名警察就紧跟着冲进房来。其中的一名，肩上的星星似乎在向众人提示，此人是公安局的什么头头。

宋怡和裴蓓见是警察，忙拉住了他们的手，喜得热泪盈眶地说，她俩盼星星盼月亮，一心只盼营救她俩的大警察，没想到真的盼来了！

龙德贬只是怔了几秒钟，便恢复了镇定，装腔作势地点燃烟，道：

“是谁让你们来的？”

头头模样的人一笑道：

“老先生，您的口气不小嘛！”

龙德贬一拍床帮，怒道：

“怎么跟前辈说话？叫你们的局长唐律明来！”

头头不理他，手一挥，两名干警模样的人上前就将宋怡和裴蓓铐住。

一个小时后，宋怡和裴蓓被人蒙着面部带进一座别墅。摘下面布，宋怡和裴蓓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坐在宽敞的客厅沙发上抽烟的头头。

宋怡揉揉眼睛，道：

“警官，您怕是弄错了吧，我和裴蓓并没参与什么贩毒，而是被人软禁并强迫当了好多天的三陪小姐啊！”头头笑道：

“我知道，我全知道！宋小姐，裴小姐，你们两个，都是咱们连江的走红歌星！怎么样，这里的条件还不错吧？只要你们两个从现在起，老老实实地呆在这里，听从指挥，不惹是生非，我保证你们的安全。”

裴蓓道：“这么说，警官，我们还是没有人身自由？”

头头道：

“这怪不得我啊！你们自己明白，一个曾在市秘书长牛耕身边呆过，一个曾在常务副市长马驰身边呆过，你们要是自由了，到处一嚷嚷，人家的仕途那不让你俩给毁了？”

宋怡道：“警官，您的意思，只是把我们养在这儿，一生一世都不许咱们离开？”

“这倒不一定。比方说，过十年八年，事过境迁物是人非，你们就能自由的。”

三个警察走后，裴蓓道：

“宋怡，你说，他们是真警察吗？”

宋怡道：谁晓得，不过他们肯定是马驰牛耕的狗腿子！现在，裴蓓，你知道我最恨的人，是谁吗？”

“是谁？”

“岳峥嵘！是他把咱俩推到牛耕马驰身边，其实就是推进了失去

自由的苦海!”

“宋怡，我担心咱俩没有机会获得自由了!如果有，我也不打算再唱歌，找个丈夫，本本分分地过日子，再也不想抛头露面。”

钟情本是想在午饭后到市卫生局去找高扬锐的。算起来，已经差不多有二十天没见面了，只是偶尔在电话中听听高扬锐的声音，钟情觉得解不了心间思念的干渴。

到了卫生局的大门，钟情又担心上了楼见不到高扬锐却又碰上姐姐钟恋。按说，钟情可以给高扬锐打电话，只是每次电话通后，高扬锐总说他在开会，次次都是这么一句丝毫没有韵味的话，令钟情更加魂萦梦绕。

立在大门外的树荫下，钟情想想还是打了手机，在办公室无所事事的高扬锐接听后，硬是说自己在机场接人，并说没什么事以后就不要打他的手机了，这后一句话，令钟情伤心之余，又哭笑不得。

高扬锐就是这么个人，一个从来就不去猜女孩心思的这么一个人!这气鼓鼓地在街上转悠了一阵，不知不觉转到了哥哥钟摆的工作室，一声招呼都不打地推门而入，直奔里间，没料到钟摆正在为一个女孩塑像，惊得他粘着泥的手僵在空中，回头训道：

“你没长嘴巴吗，进来之前不知道先叫一声?”

钟情道：“凶什么凶?再凶，我一巴掌把你的这个坯子拍得稀烂!”

钟摆见妹妹钟情气鼓鼓地不顺劲，笑道：

“谁又惹着你了，跑到我这儿来出气?”

钟情道：“哼！我什么时间受气了？我快乐着呢，快乐的天使就是我！”

钟摆道：“行，你快乐，我难过得了吧！去，别影响我工作！”

钟情道：“还哥哥呢，小妹妹来了，连点水都不给喝就轰人家走，我偏不走，看你把我怎么样？”

钟摆道：“来，我屁股兜里有钱，自己拿，去买矿泉水喝去！”

钟情道：“这还像个哥哥样！不过，我有钱——走了！”

钟情买了瓶矿泉水，叫了辆的士，直奔机场。机场内的旅客稀稀落落，就那么几十个人，钟情找了三遍，也没见高扬锐的身影，只好再打高扬锐的电话。通后，钟情道：

“高院长高大哥高扬锐，你在哪儿呢？”

“我刚从机场接了个朋友，和朋友一起在寻找住宿的地方。”

“你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嘛，我过来找你！”

“现在还说不好的，有事，晚上打我家里的电话吧！”

钟情还想说什么的时候，对方已经挂机了。气得钟情小声骂了一句“混蛋”，要了出租车，回到市区。本是打算回家，再也不想高扬锐的。可是，钟情控制住了自己的嘴巴自己的手，却没有控制住自己的脚。下意识地，钟情走着走着，就又来到了市卫生局的门外。

如果钟情老实地回家，就不可能看到一幕令她伤心的场面！再如果，钟情到了卫生局的大门外而不作一刻钟左右的停留，也不

可能见到那一幕令她伤心的场面。

钟情很晚才归家，归家后对谁都没有一句话，太阳镜进了家门都不摘下，直到了自己的房间，拧上门锁就把自己摔倒到床上无声地哭。

姐姐钟恋过来敲门，问她是不是吃了晚饭？问她是不是去找工作了？钟情听见了也不回答。哥哥钟摆过来敲门，问她是不是生他的气？问她是不是挤公共汽车时丢了钱包？钟情听见了也不回答。

第二天一早，钟情起了个早，下楼就用手机给卫生局局长家打了电话，钟情哑着声音说她是高扬锐的邻居，高扬锐今天一早有事出门了，让她代打电话请半天假。而后，钟情来到高扬锐的楼外，打算等他上班路过时拦住他。

大约等了二十分钟，高扬锐骑着自行车过来，钟情拦在路中大喝一声道：

“高扬锐，你给我下车！”

高扬锐见是满脸怒气的钟情，下了车，道：

“钟情，你今天是怎么了？”

“你今天上午有事，不能上班，我已经替你向局长请了假！”

“我没什么事，你替我请什么假嘛！”

“我估计你今天上午还要到机场去接一个朋友的，所以就替你请假了。”

“乱弹琴！”

钟情道：“我看你才是乱谈情！真正地乱弹琴！”

高扬锐见钟情越说越离谱儿，道：

“钟情，有什么事以后再说，我还要上班，先走一步。”

钟情伸手拽住了他的自行车道：

“高扬锐，今天不把话说清楚，就别想走！”

同一楼的人相继出楼，熟人很多，高扬锐怕别人产生什么误解，建议道：

“钟情，咱们边走边说，行吗？”

“你把自行车推回去，咱们找个地方好好说清楚！”

高扬锐见钟情一脸的严肃中满含着怒气，把自行车推回楼内，道：

“钟情，你究竟想跟我说清楚什么呢？”

“咱们到红豆公园里去谈。”

“有这个必要吗？”

“怎么？不想去红豆公园？对你来说，也算是旧地重游嘛！”

高扬锐无语。进了红豆公园，钟情风风火火地在前边走，高扬锐心思重重地在后边跟着，心里八九不离十地猜到，钟情如此“怒气冲冲”是为何故了。到了二处依山傍水的双人座椅旁，钟情坐下，对高扬锐道：

“坐下吧!”

高扬锐挨着钟情坐下，道：

“钟情，你到底想干什么呢?”

钟情的双目紧紧地盯着高扬锐，说：

“从现在起，我只叫你高扬锐!高扬锐，你说，你昨天下午，真的去机场接朋友了吗?”

“这个问题很重要么，对你?”

“当然重要，这个双人座，和你，似乎很有缘分嘛!”

“钟情，这话什么意思?”

“高扬锐，你既然现在见异思迁，当初何必又对我那么好?”

“钟情，你小小年纪，懂得什么叫见异思迁呢?不会用词，就别乱用。”

“你敢说在旧城医院的日子里，你没对我好?没关心我爱护我?”

“你小，你应该得到我的关心和爱护，因为我是你的院长。”

“你敢说对我同对其他的女孩是一样?”

高扬锐道：“当然有差别。”

“为什么有差别?这个差别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会怎么想，你知道吗?”

“因为你是钟恋的妹妹。”

“这么说，你早就知道我的姐姐是钟恋，是你的大学同学？”

“钟情，有些事，你们小孩子家不一定能懂。再说，我和你姐姐之间，有许多无可言说的往事。因此，我并不急于让你知道，我曾和你姐姐是同学。”

“恐怕不仅仅是同学，而且还是卿卿我我甜甜蜜蜜的恋人吧！”

“你姐姐对你提及过？”

“应该说是这一张双人条椅更准确些。高扬锐，你说，你和我姐姐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

高扬锐道：“我从大学时，就爱你姐姐，你姐姐也爱我！后来，岳峥嵘掺和进来，他爱你姐姐也爱得发狂！你姐姐呢，又爱他！现在，你姐姐不爱岳峥嵘了，岳峥嵘也不再爱你姐姐，但我仍然爱着，可你姐姐又不同意我再爱她。”

“为什么不同意你再爱她呢？”

“你姐姐说出了两个理由，其中一个，就是我已经有好姑娘在暗暗地爱着。”

“这个好姑娘是谁？”

“从目前的情况看，钟恋所说的好姑娘，就应该是你钟情吧！”

“另外的一个原因呢？”

“另外的一个原因，与你没关系，你也没必要知道。钟情，我比你大十岁，也没什么特别的过人之处，你又何苦把心思花在我身

上呢?而且,我和你姐姐之间,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去,你就别玩小姑娘家过家家式的游戏了。”

“你比我大十岁,就有权力把我当小女孩看待吗?我今年二十五岁,堂堂正正的大姑娘。依照婚姻法,我都过了婚嫁年龄,恋爱谈朋友,怎么不可以?”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该把心思放在我身上,我不适合你,适合我的最佳人选,应该是你姐姐钟恋。”

“我姐姐不同意你爱她追她,你还一杆子追到底,有个什么劲?”

高扬锐道:“那是我个人的事,你不用操心。钟情,我想,咱们今天的谈话,可以结束了吧?”

钟情道:“高扬锐,说心里话吧,我不想你将来成为我姐夫!”

“姻缘之事,可遇而不可求!钟情,我明白你的心,我感谢你,可是——钟情,钟恋在情感上受了严重的创伤!作为深爱她的人——我,没有理由不帮她愈合伤口。

你是她的妹妹,按说,也应该帮她这个忙!”

“可爱情毕竟是自私的啊!”

“如果爱情是自私的,钟恋为何把你在暗暗地爱我作为她拒绝我爱她的原因之一呢?”

“这么说,姐姐希望我能如愿以偿!高扬锐,你痛快一点说,在姐姐和我之间,你打算选择谁?”

“不是我选择谁的问题,而是我一直就在追求着你姐姐。”

“难道我就如此令你不屑一顾吗？”

“又说不懂事话的了吧！钟情，你应该明白，自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姑娘，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姑娘，也是一个善良温柔的姑娘。如果抛去所有的外在因素不谈，只仅仅考虑选择一个妻子，我会选择你的。因为，你比你姐姐要年轻十岁，看上去自然比你姐姐美丽动人。然而，我却不能因此而选择你，不然的话，我就会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男人。”

钟情道：“谢谢你给我这么高的评价。高扬锐，现在我衷心地祝愿你能早日成为我的姐夫！”

“但愿梦想成真吧。钟情，这些日子，一直就没找个临时工作吗？”

钟情红着脸，道：

“人家的心思，一天到晚都在你身上，哪还有心思去想其他的事呢！”

高扬锐伸手刮了一下钟情的鼻子，道：

“人小鬼大，该务点正业了。”

“高扬锐，如果姐姐死心了，不再和你重续前情，你就得答应我一件事！”高扬锐道：

“答应你什么事？”

钟情小声地道：

“做不成我的姐夫，就做我的丈夫……”



## 第十三章

大约凌晨两点钟，马驰的手机响了，按了接听键后，声音充满了睡意地道：“哪一位？”

“我是牛耕，老马，你在哪儿，我有紧急情况要立刻见你！”

“什么紧急情况呀，要出人命吗？”

“也许比出人命还要严重啊！”

“既然如此，你就过来吧，我在阳光公寓十六层1618室！”

挂了线，马驰顺势坐起来，按亮床头灯，点燃一只烟，很深沉地吸了起来。谢西袅翘起了头，单子上露出她裸着的肩膀。

“马哥，睡得好好的，抽什么烟嘛！”

马驰拍了拍谢西袅的腰际，道：

“起床吧，一会儿有个朋友要来。”

“什么样的朋友嘛，到咱们这儿来？”

“我能让来这儿的，肯定是非常非常瓷的朋友。”

冲了澡，马驰刚从浴洗间出来，就听到了门铃响，马驰从可视屏幕上一看，见是牛耕和一位看上去妖娆无比的性感姑娘立在门外，问道：

“牛耕，身边的姑娘是谁？”

“开门吧，她是查琴琴。”

马驰打开门，牛耕和查琴琴迅速入内，马驰重新反锁上门后，道：

“不好意思，刚刚冲了澡！”

谢西袅见了查琴琴，上前拥抱住了道：

“琴琴，真没想到在今晚能见到你！”

查琴琴道：“牛哥要带我来，我原本不想来的，可牛哥说来了能见到你，我就来了！”

牛耕道：“行了，你们两个先到房间里说话去，我和马哥有正事要谈！”

谢西袅兴奋地领着查琴琴进了卧室，关上门喜孜孜地道：

“琴琴，你的那个他，对你怎么样？”

查琴琴道：“他是市政府的秘书长。对我嘛，还算不错吧。”

谢西袅道：

“我的这个他，是常务副市长。和他一接触，我就差不多认出了他。”

“西袅，牛耕答应我，几个月后，给我谋个县级妇联主任的职务呢，也就是让我从政。马驰呢，答应过你什么呢？”

“从政？琴琴，咱们这种人，能从政吗？真当了妇联主任，你知道怎么工作？”

“牛耕说，当官比任何一个职业都容易。”

“琴琴，咱们是什么行业出身呀？当官，真的不是咱们该想的事。咱们最要紧的，就是趁着年轻，趁着声名旺盛的时候多挣钱。”

“西袅，这段日子，他给了你多少小费？”

“不算石总的酬金？”

“当然不算那个三十万。”

“这十来天，平均每天都给我一万左右。”

“是吧，和牛耕差不多。每次见我，总会带来万儿八千的，走时，也不带走。西袅，你说他们这些当官的，怎么这么有钱呢？”

谢西袅道：“清官无钱，贪官有钱呗！咱们呀，不管他是什么官，有钱咱就陪他乐呵，没钱，咱们就不陪，谁也别欠着谁。”

“西袅，我听说GDD成名后，到西欧走了一圈，三个月下来，就挣了三千万呢！”

“人家GDD是全球十佳小姐之一。在瑞士，一夜，有人就给了她二百万美金，咱们不能跟GDD比。”

“西袅，我想，凭咱俩的身体优势，出个写真集，有钱的人看到了，保木齐也会出高价一近芳躯的。”

“琴琴，都凌晨时光了，你的他来找马驰，有什么急事呀？”

“说是什么逮捕令，已经签发了。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

就在查琴琴与谢西袅谈天的时间，牛耕随马驰进了隔音效果非常好的书房。从储藏柜里拿出了两听冷饮，递给牛耕一听后，马驰坐到牛耕的对面，说道：

“老牛，什么急事，半夜三更的？”

牛耕一脸的严重之色，道：

“老马，从现在起，你已经是在逃的通缉犯了！”

“这话怎么讲？”

“据知情的兄弟说，十二点到十二点半，市局刑警队的队长周大勇带队到家属楼抓捕你，扑了空！”

“抓捕我，凭什么抓捕我？”

“知情的兄弟说，周大勇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你就是杀害衣娟红的凶手！老马，真的是你干的吗？”

马驰一听，犹如一声炸雷响在头顶，脑瓜子嗡嗡地一阵轰鸣，脸上立刻冒出了黄豆大的汗珠，道：

“老牛，你可得想办法救救我啊！”

“老马，这么说，衣娟红真是你杀的？”

马驰道：“是我杀的。”，

“老马，你为什么要杀死妻子呢？”

“那一阵子，她总是给我添堵；再说，宋怡那女子一门心思想跟我结婚，我就犯傻，设计害死了她。老牛，现在，说这些有什么

用呢，还是帮我想想应对的办法吧。”

“老马，你别着急，你今晚没在家里，也算是冥冥之中若有神助，这个地方，没有别人再知道吧？”

“除了你，不会有第二个人。”

“这就好。老马，你可以先在这儿呆一段时间，等风头过了，再想脱身之法。不过，谢西袅这个女人，似乎不宜再呆在这儿，否则，会对你的安全不利。”

马驰道：“你说得非常正确！走时，就将她带走。”

牛耕站起身，又道：

“生活所需的食品，能维持多久？”

“一个礼拜应该没问题。”

“这就好。这两天，老马，就不要用手机与外界联系了，现在的卫星定位很精准。明后天，我给你捎一部新手机，再联系。”

“老牛，真的感谢你啊！顺便提醒一下，老牛，她俩从这儿出去后，似乎也应该加以特别关照，否则的话，我的安全问题就没有保障。”

牛耕笑道：“这一点，我早已想到了。你放心吧，老马，只要我牛耕没趴下，你马驰就会丝毫无损。”

马驰看了看时间，刚过三点十分，说道：

“牛耕，要不，休息一会儿，你再走？”

牛耕看了马驰一眼，笑道：

“老马，你真是大将风范啊，生死攸关之时，还恋女色不放，真叫我佩服！”

马驰道：“你能理解我的意思？”

牛耕道：“知你者牛耕也！咱俩这一辈子，牛马搭档几十年，就算没到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程度，也应该到了知己知彼的层次吧。现在是三点十分，四点四十分我们走，一个半小时，够让你好好享受一回查琴琴的滋味了。”

马驰哈哈笑道：

“你不想在这一个半小时内，尝尝谢西裘的味道么？”

牛耕道：“警灯闪烁之夜，市委秘书长牛耕和常务副市长马驰，同居一室，异女而御，就算日后身陷囹圄，也是一次值得回味的经典往事呢！”

马驰道：“我的这种快活日子，过了这一夜，恐怕就要无影无踪了。”

本以为是十拿九稳的抓捕行动，结果却是扑了个空，周大勇虽说有点恼火，但还是经验老到地收队回局，家属楼的居民没有人知道，在这一夜，市局刑警队的干警已经对常务副市长马驰实施过一次抓捕了。

周大勇向静候佳音的唐律明局长汇报了情况，唐律明一听马驰不在家里，就意识到事情复杂化了，几乎是在几秒钟内，就作出了决定，让周大勇立刻遣兵调将，车站、机场、码头，都立刻进行全方位的监控。次日上班时间一到，市府办公楼内的第二套抓捕方

案，也要照样地隐形实施。

周大勇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队副洗刚，专案组的黄家伟，杜齐等一行六个都在。周大勇脱下防弹衣后，一口气指定了每一小组的监控地点，最后，用命令的语气说道：

“马驰从什么地方逃出连江，负责监视的人就得负责！也就是说，从你们谁的眼皮底下逃掉，谁就吃不了兜着走！”

没有时间休息，换上了便装，黄家伟和杜齐按周大勇的指令，直奔火车站。

就在黄家伟和杜齐直奔火车站的时间，马驰从卧室中出来，到客厅，并没有亮灯，昏暗中坐在沙发上吸烟，吸出呛人的烟气来之后，马驰觉得，把自己囚禁于此，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虽然说这个地方除了牛耕外无人知晓，但马驰深知，牛耕目前同自己的处境比起来，并没有多少差别，一旦毕耕出事，他就同样要遭逮捕。

往日里，马驰只要这么一静下来抽烟，就能理智而又清晰地分析判断问题。现在，马驰也没例外，他立刻作出了离开此处的打算。

离开，到哪儿去呢？这是马驰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马驰明白，所有的公共场所，包括自己的家，是不可能藏身的了！既然刑警队抓捕的行动扑空，就一定会在全市的各个交通要道实施了现代化的隐形布控，这一点常识，马驰还是有的。以静制动的策略，在马驰看来，并没有错。问题是一一静，在哪儿静？目前身处之地，在马驰看来，已不再安全。

把烟蒂摁进烟灰缸的瞬间，马驰灵光一闪地想到了一个除了他自己之外谁也不知道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许声声的单元居室。

想到了这一点，马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大概是恨自己怎么到现在才想起来！看看时间，离天放亮还有一个小时二十分钟。马驰简单地打理了一下自己，就来到街道上拦了一辆出租车。

许声声睡得很沉，以至马驰进了卧室拧开床头灯就着灯光看着她熟睡时的美丽，她都没有醒来。

马驰也没有叫醒许声声的意思，脱了鞋，刚要躺在许声声的身边休息，右手碰到许声声，许声声被惊醒了，睁开眼睛，见是马驰，道：

“马哥，你说今夜不回来的，怎么又回来了呢？”

“现在已经不是夜里而是早晨了！不过，离天亮还早，睡吧。”

许声声侧过身躯，右手搭在马驰的胸部，一会儿就发出了香气淡雅的微弱鼾声。马驰闭着眼睛，却无法入眠。许声声对马驰的印象不错，而且似乎还真的从心里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爱。早晨，许声声醒来，见马驰满面疲惫地沉睡着，悄悄起床，为马驰作好了早点——一碗乌鸡人参汤，端到床边放下，再用湿毛巾替马驰擦了擦脸，道：

“马哥，来，该用早餐了。我知道您累，补补身子吧，把这一碗乌鸡人参汤吃了吧！”

马驰醒了，微微地笑了。马驰这微微的笑中，有几分苦涩也有几分无奈，只是无心的许声声没有发现而已。

马驰直起身子，坐在床头上，接过碗道：

“声声，你真是一个懂得关爱人的好姑娘！”

许声声道：“马哥，您是有身份的人呢，我一个无名无姓的女孩子，能有机会和您在一起，也算是我的造化，我应该好好地对您啊！”

马驰喝了几口乌鸡人参汤，道：

“声声，我休了一个月的假。这一个月，我打算和你一块儿度过。你会高兴吗？”

许声声道：

“一个月，天天和我在一起？”

马驰道：“可以这么理解吧！声声，你实话告诉我，自从岳峥嵘让你来陪我后，都有谁知道你和我在一起呢？”

许声声道：“除了岳总，没有别人。”

马驰道：“这个地方，有谁知道吗？”

“只有我的一个大学同学，来过一次，但她并不知道这是您为我提供的房子。当时，我说，这是我一个亲戚家的房子，亲戚一家人都到国外去了，让我连住带看家的。”

马驰道：“岳峥嵘也不知道？”

许声声道：“岳总肯定不知道的。”

马驰把乌鸡人参汤吃完，把碗放到床头柜上后，又道：

“声声，从今天起，答应我，不要给任何人打电话，也不要接任何人的电话，行吗？”

许声声道：“为什么呢？”

马驰道：“我不想在我休假的这一个月內，有任何人打扰我，只想从你的声音到你的呼吸，从你的思绪到你的休息，滴水不漏地全部属于我。”

许声声坐到床上，搂住了马驰的脖子，道：

“马哥，您真好！可一个月的时间，长着呢，咱们总不能天天呆在屋里吧？”

马驰没有吭声。

许声声道：“马哥，要不，咱们去旅游怎么样？”

马驰内心里暗暗地高兴不已！心里说，女孩就是女孩，稍一用点心计，她就上当。见马驰看着自己不语，许声声又道：

“马哥，您怎么不说话呢？”

马驰道：“旅游，到哪旅游呢？”

许声声的手在马驰的身上抚摸式地滑动：

“先到草原，再到大海边，然后到苏杭五岳滇池风光，怎么样？”

马驰道：“想去的地方还很多嘛。声声，怎么去？”

许声声不假思索地道：“坐飞机！”

马驰道：“最近飞机常从天上往下掉，很叫人害怕的，我看不如坐火车。”

许声声道：“坐火车——马哥，第一站，直奔北京，怎么样？”

“我还没说就一定陪你去旅游呢！”

许声声把脸部贴到马驰的胸膛上，撒着娇说：

“马哥，您就让我陪您到处转转，轻松轻松嘛！”

“其实，咱俩呆在这屋中，天天运动一次，舒筋活血，也没什么不好。”

许声声道：“马哥，您是不是舍不得花钱呀？要是不舍得，我出这笔钱总可以吧？”

马驰道：“我堂堂一个常务副市长，还在乎这点钱么。声声，你今天上午就可以去买火车票。”

许声声道：“马哥，您不是在哄我高兴吧？”

马驰道：“我是说真的。不过，声声，这个礼拜，就先不要动，我真的感到有些累，等一个礼拜后，我的身体条件允许，咱俩再启程，怎么样？”

许声声道：“您的话，对于我来说，就是圣旨呢。马哥，看您这样子，昨日夜里，从我这儿出去后，又采别的花儿了吧？”

马驰道：“没有，开会开的。”

许声声道：“马哥，我又没有权力和资格责备您，您没必要否认。”

马驰道：“你就是一张嘴甜，招我喜欢。声声，你的早餐，打算吃点什么呢？”

许声声道：“跟您一样——乌鸡人参汤。”

许声声吃早点的时候，在几十公里外的一处别墅内，谢西袅和查琴琴在一间卧室中醒来，发现和她俩一块儿来到这间卧室的牛耕，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离去了。

对望一眼，谢西袅和查琴琴穿衣洗漱完毕，就出了房间，刚要下楼，拐角处的一名大汉就请她俩回房。谢西袅道：

“大哥，这是什么地方呀？我们想到外边去看看。”

那位大汉道：“上头有令，你们谁都不许下楼！”

查琴琴道：“大哥，您的上头是不是牛耕秘书长呢？”

那位大汉道：“我不知道。”

谢西袅妩媚地一笑道：“大哥，您就让我们到楼外边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嘛。”

大汉把脸一板，道：“少废话，回房间去！”

查琴琴道：“你凶什么凶，谁怕你凶呀！叫你的上头来，我要见牛大哥！”

大汉没再言语，走近了查琴琴和谢西袅，一手搂一个，像提小鸡一般将她俩挟回房间中，道：

“告诉你们，好好呆着，别没事找事，这很舒服也很自在！要是

想找不痛快，我这两只铁拳，可不懂什么怜花惜玉！”

谢西袅无话，查琴琴道：

“大哥，我问你，送咱们来的牛哥去哪儿了呢？”

大汉道：“什么牛哥马哥，我不知道，你们也别胡打探，知道得越多，对你们自己越不利。”

大汉出了房间，查琴琴关上门，道：

“西袅，这是怎么回事呢？”

谢西袅道：

“我还正想问你呢！琴琴，快给你的牛哥打个电话问问清楚。”

查琴琴便找自己的手机，该找的地方全找了，却不见手机的踪影。说道：

“西袅，用一下你的手机吧，我的，不知放哪儿了，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谢西袅找了半天，发现自己的手机也失去了踪影，才觉得问题比想象的还要严重。道：

“琴琴，我们俩被他们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

查琴琴道：“西袅，这可怎么办呢？”

谢西袅道：“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

琴琴，你回忆回忆，昨夜，牛哥领你来见马哥时，有什么异常的反应吗？”

查琴琴道：“当时，我想他俩大概是为了玩玩异女而御的把

戏。后来，他俩果然如此，我便觉得自己猜中了，也就没再想别的事情。”

谢西袅道：“昨夜里，当牛哥要我随他一同走而马哥又没出面，我就觉得有些不太正常。可是，咱们受制于人，有什么办法呢。”

查琴琴道：“西袅，我怎么心里害怕得厉害呢？咱俩别像电视中演的那样，成了某个黑势力所控制的人质吧？”

谢西袅道：“牛哥马哥，都是市里的头面人物，我看不会有什么危险。不过，话又说回来，咱们知道他两个的腐败情况很多，如果是他们的主意，无非是想让咱们在某一阶段里，少说话或者不说话罢了……”

牛耕虽说看上去十分从容地走进了办公室，内心里其实非常地忐忑不安。牛耕明白，马驰杀妻被通缉看似与他无关，但匿名信里所列举的“罪行”，果真让纪检法弄得一清二楚，他牛耕和马驰就会殊途同归在监狱里了。

进了办公室，牛耕没有跟往日一样，先把日报摊开，再沏茶燃烟，而后很有架势地看报品茶。这个上午，牛耕一坐到办公桌后，就将所有的抽屉拉开，把该毁的东西全部销毁，把该收拾出办公室的东西——比方说美金和各种玉器首饰之类，全部装进随身带的皮包里。跟谁也没打招呼，就出了办公楼。

一个小时后回到办公室，市长陈望达来电话指示他立刻赶到他那儿。牛耕泡好了的茶还没来得及喝一口，就乘电梯，上到第十一层，秘书小白迎在楼梯口，见到牛耕，微笑道：

“秘书长，随我到市长接待室，陈市长正等着您呢！”

进了市长接待室，小白上了茶，很懂规矩地带上门欲走。陈望达道：

“小白，谁找我，都说不在，我与秘书长有重要的工作要谈，不许任何人打扰！”

小白道：“明白！”

小白一走，关上门后，牛耕道：

“陈市长，您有什么指示啊？”

陈望达道：“马驰杀妻的事，你知道了吧？”

牛耕点点头，道：“陈市长，我也是刚才才听说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啊？”

陈望达道：“详情不太清楚，只知道市局的人昨夜抓捕他，扑了空，看来，马驰是畏罪在逃啊！”

牛耕道：“陈市长，有话您就直说吧？”

陈望达道：“你和马驰，都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哎！这个马驰，捅这么大的漏子，谁能替他收场呢？牛耕，我知道你和马驰亲如兄弟。这些年，合伙做了一些十分出格的事，我呢，对你们俩的要求又不严，可能助长了你们的一些不良习气。现在，市纪委和市局以及检察院，成立了联合专案组，查你和马驰的经济问题。”

牛耕道：“陈市长，我不怕查！平日里吃呀喝呀，玩个女人什么的，我没瞒着你，可在经济上，绝对没问题，谁愿查谁查好了。”

陈望达道：“牛耕，你和马驰的事，没一件我不清楚的。现

在，像你和马驰这样干具体工作的领导干部，在经济上很清楚的并不多！牛耕，我的意思是说，任何情况下，都要往最坏的方面打算。人家查，查不出什么来，是件好事情。可是，真要有些不清不白的地方，人家是能查出来的。牛耕，我不知道你听明白我的话没有。”

牛耕道：“陈市长，您放心，就算有什么问题，也是我和马驰的工作没做好，所有的责任，都应该在我和马驰身上。”

陈望达道：“话虽如此说，但我还是希望你不要再出问题。说句真心话，牛耕，这么多年来，你和马驰一直是我的左膀右臂。马驰这个东西犯了杀妻之罪，已无可挽回，你可不能再出什么闪失，不然，我陈某就成了孤家寡人了。”

牛耕道：“陈市长，您别这么想。不过，有些事，想躲躲不过，想推推不掉。陈市长，我现在说句不该说的话，如果有一天我牛耕不在，我的妻子方雅君也失去了人身自由，请您关照一下我的儿子，我就心安了。”

陈望达道：“没必要如此悲观，牛耕，如果这几天，马驰跟你联系的话，你告诉他让他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他的孩子，我会尽最大限度加以关照。”

牛耕道：“我替马驰谢谢您了，陈市长！没什么别的指示，我就回办公室吧。”

陈望达道：“牛耕，我多说一句，现在是非常时期，不该有活动，就别去活动，等过了这个风口，专案组查不出什么来，日子还长呢！”

牛耕道：“谢谢您的提醒，陈市长，您请放心，我真的有把握

没什么问题。”

陈望达道：“没什么问题就好啊，不然的话，我一手提拔的两名大干部，全成了罪犯，我陈某的脸上，也挂不住嘛。”

回到了办公室，牛耕喝了几口茶，尽管空调制冷的效果不错，但牛耕的脸上还是冒着很明显的汗珠。打了几个工作电话，牛耕考虑了一下，决定还是用手机与蒋听雷联系一下。信号接通后，牛耕道：

“我是牛耕，听雷吗？”

“是我——牛哥，有什么事呢？”

“你在哪儿，说话方便么？”

“我在家里，很方便的！”

“上午没什么事的话，咱们一同去趟别墅，那几个小姐都不是等闲之辈，我怕看守的兄弟们会经不住她们施展的美人计。”

“好吧，是我开车来接您还是怎么着？”

“别开车，咱们分头坐出租车去，这就动身。”

四十分钟后，蒋听雷与牛耕走进了别墅。别墅内的两个彪形大汉见蒋听雷牛耕到了，忙迎上前立在一边。坐下后，牛耕道：

“几个小姐，还都老实吧？”

两个大汉几乎是同时道：

“牛哥，雷哥，你们两个请放心，我们保证，从这幢别墅里，

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

蒋听雷板了脸，道：

“你们两个，给我听清楚了，这四个女人，是牛哥和马哥的专用品，你们两个要是把握不住自己，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我就用刀子割掉你们的命根儿!”

两条大汉道：“雷哥，您放心，我们俩保证不作非分之想。”

牛耕道：“她们四个妞，个个都有诱惑男人的手段。你们两个，谁要是把握不住自己，就提出来，让听雷换人。”

两条大汉道：“雷哥牛哥放心，要是出了问题，就拿我两个问罪好了!”

蒋听雷道：“我不是不相信你们，是怕英雄难过美人关的谚语应在你们两个身上。去吧，叫她们四个妞下来，牛哥有话对她们说。”

不一会儿，裴蓓、宋怡、查琴琴、谢西袅先后来到了客厅，见了蒋听雷和牛耕，一时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牛耕让她们都坐下，然后道：

“你们四个，都是我和马驰副市长最要好的朋友!现在，因为发生了无法让你们知道的事情，才把你们弄到这儿来暂住一些日子，请你们不要有任何想法，要相信，我和马副市长，永远喜爱着你们!”

宋怡道：“马副市长为何不来看我?”

谢西袅也道：“是呀，马副市长为何不来看我?我跟了他那么多

天，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的，我和他都多少日的夫妻了啊！”

查琴琴起身，款动着一身的诱惑走近了牛耕，依偎在牛耕的大腿上，道：

“牛哥，我不想呆在这儿，他们一天到晚都木头疙瘩似的，我好闷呢，您带我走吧！”

裴蓓见查琴琴上前讨嗲卖乖，也不甘示弱地上前从后边搂住牛耕的脖子道：“牛哥，我也要跟您走嘛！”

牛耕道：“你们怎么就听不懂我的话呢！先前，裴蓓，是听雷他们把你和宋怡搭救到这儿来，你们俩才摆脱卖肉的苦境！呆在这儿，有吃有喝，条件十分优越，只是短时间内不准你们自由活动，你们就受不了，也太没志气了吧！”

一直不怎么说话的宋怡这时问道：

“牛哥，我们什么时候才可能自由呢？”

牛耕道：“具体的时间，我也说不好，不过，我相信不会太长。其实，呆在这里，对你们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懂吗？”

谢西袅道：“我不懂，真的。”

牛耕道：“实话说吧，现在我已经没有心情跟你们慢条斯理地说了，你们只要别生逃走的歪心事，安分点，就会相安无事，否则，他们两个，可都是拳击运动员出身，有你们的苦头吃！”

蒋听雷也道：“你们也别想动心思勾引诱惑他们两个！谁要是敢向他两个卖弄风情，用眼睛，我就刺瞎谁的眼睛，用胸脯，我就削平谁的胸脯！”

牛耕道：“听雷的性格和脾气我了解，他这绝对不是吓唬你们四个。当然，我也相信并希望你们四个，别犯贱，否则的话，就会自食苦果——回楼上去吧！”身边的裴蓓和查琴琴几乎是同时开口说道：

“牛哥，上楼到卧室里坐会儿嘛！”

牛耕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宋怡、裴蓓、查琴琴和谢西袅就没什么味道地上楼去了。蒋听雷朝两条大汉挥手示意了一下，两条大汉也随之到了自己的岗位，偌大的客厅便立刻寂静下来。

蒋听雷为牛耕点燃了叼在嘴上的烟，道：

“牛哥，这四个妞，总这么守着，也不是个长久的办法呀！”

牛耕道：“等马驰的案子结了，再考虑这个问题。听雷，局里近来除了查衣娟红一案外，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动静？”

蒋听雷道：“似乎没有。不过——近来，市纪委从局里抽调了两个人，说是查一封匿名信所举报的贪污腐败案。”

牛耕一听，脸色立刻发白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呢？”

蒋听雷道：“昨天下午。牛哥，这跟你有关系吗？”

“那封匿名信，所举报的人，就是我和马驰。这件事，听雷，你必须替我盯着点，一有风吹草动，就告诉我。”

“可是——去的两个人，不是咱们的兄弟。”

“不是又有什么关系呢?你是副局长，完全可以以检查工作的名义询问情况嘛!”

蒋听雷道：“牛哥，这件事，与你的牵连很大吗?”

“听雷，这件事真的非同小可啊!你知道的，牛哥我每月的工资，不过二千元，包括你在内，四五个兄弟，外加几处别墅公寓的开销，哪一个月的开销不是三万五万的?我要是没有来钱的门道，这些钱怎么弄得来!听雷，要说受贿贪污腐败，我是头头都占尽，不过，要找证据，也不是那么好找的。再者说，马驰杀妻，就算贪污腐败的罪不暴露，他也将受到法律的制裁。我呢，果真被查出来，那就会提出萝卜带动泥的，陈市长就不一定能坐得稳。陈市长和我都下台了或者下狱了，听雷，你的局长梦圆不了不说，恐怕也会因受到牵连而遭殃。”

蒋听雷听罢这一番话，忙道：

“牛哥，我是个粗人，说出的话，你觉得有参考价值，你就听。依我看，把所有的证据全都销毁掉，怎么查，不也没有证据么?”

牛耕道：

“有些事，总是人算不如天算的。听雷，我看你也别太担心，回局里，给我紧盯着点，就什么都齐了。”

蒋听雷道：“牛哥，您放心吧，关键时刻，需要我和兄弟们出手的时刻，您尽管说话!”

牛耕道：“好兄弟，咱哥俩今生今世，还真的算是投缘啊……”

## 第十四章

方雅君依照牛耕的建议，到了省城，一见到姨姐夫代省长陆地平，真是一言未发泪先流。

哭罢，方雅君差不多是告状式地说下边基层的工作十分难做，丈夫牛耕，几乎是一天到晚连轴转地工作，落不到好不说，还有人在他的背后捅黑刀，举报他贪污受贿。

说着说着，双眼一热，就再次滴出几滴清泪来。

晚饭的菜并不怎么多，但每道菜都很精美。姨姐在用餐的时间里，时不时为方雅君夹点菜，方雅君谢一声的同时，也多次反客为主地请姨姐夫陆地平吃菜。陆地平的话很少，只说了句“既然来了，就多住几天”的话，就打算进书房，方君雅抹了嘴上的油就伸手拽了陆地平一卞，很甜地叫了一声姐夫，然后道：

“姐夫，我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这次来您家，是有件事想请您帮忙呢！”

陆地平道：“公事还是私事？”

方雅君道：“私事私事。姨姐，姐夫，是这么回事，我们家牛耕觉得近段时间非常非常累，再加上心情不好，想到外边散散心，休一个月的假。”

陆地平道：“休假就休假呗，这事还用找我吗？”

方雅君道：“我是想趁他休假的时间，让他陪我到国外走走的，到国外走走，要办护照呢。姐夫，您官位高，人头熟，就帮我和牛耕办两张到西欧或者美洲的旅游护照吧。”

陆地平道：“这好办，备齐办护照的手续了吗，给我，我明天上班后交待秘书去办也就是了。”

方雅君道：“我还真的不懂需要哪些手续呢，牛耕他也没交待，我稀里糊涂的，就来省城了。姐夫，您看这怎么办呢？”

陆地平道：“照片总该带了吧？”

方雅君道：“这个——我都带着呢，而且牛耕和我的，各六张，您看够吗？”

陆地平道：“差不多吧。雅君，打算什么时候起程呢？”

方雅君道：“姐夫，自然是越快越好了。牛耕的意思，市纪委不是在查他是否有问题吗，他借此机会休假，让人方便地查，免得有人到时候查不出什么来，说他在背后活动过。”

陆地平道：“想法是不错的，可在这个时候出国旅游，不正有畏罪潜逃的嫌疑么？”

方雅君道：“姐夫哩，您不说，谁能知道我和牛耕出国旅游过呢！”

陆地平道：“这样吧，护照我叫人替你办，别的事，我就帮不上忙。过两天，我还要带队到西部去考察学习，就让你姨姐陪你在省城各处走走。”

方雅君道：“姐夫是个大忙人，不劳姐夫相陪。”

事实上，在省城的头两天里，方雅君也没让姨姐陪，而是独自出入于各个银行，将存款一笔笔按照牛耕提供的账号转移到国外。做好了这一切，陆地平在两天中也将牛耕夫妇出国的护照办妥。拿

了护照，方雅君就如获至宝地回到连江市。

给牛耕打了电话，牛耕一听存款和护照都已办妥，说了声“太好了”就挂断线，直往家里奔。回到家里，竟然伸出双手，将方雅君揽进怀里道：

“老伴，你可立下大功了啊！”

方雅君道：“老牛，瞧你高兴的，都五十岁的人了，还这么疯疯火火的。”

牛耕松开方雅君，道：

“快让我看看咱们的出国护照。”

方雅君从小皮包里拿了出来，道：

“老牛，咱们什么时候动身呢？”

牛耕看罢护照，道：“到了需要咱们动身的时候，咱们就动身。老方，你知道吗，马驰翻船了！”

“已经查出他受贿贪污了吗？”

“衣娟红是他自己杀害的！”

“这件事确切吗？”

牛耕道：“千真万确，马驰亲口在我面前承认过，衣娟红是他杀害的。”

“这个老马，怎么能干出这等灭绝人性的事情呢？牛耕，这么说，马驰已经被捕了？”

“没有。不过，我想，迟早他都会被警方抓住的。”

“牛耕，你知道马驰现在藏身何处吗？”

“当然知道。”

方雅君面露喜色地道：

“老牛，那你为何不向公安局举报，可以立功的呢！”

“不行啊！你想，马驰一进局子，如果把他和我一快经手所获的数百万赃款说出，我还不得立刻被抓！因此，保护好了马驰，也就等于保护好了自己。”

“听你这么一说，似乎很有道理的。老牛，马驰现在的藏身之地，安全可靠吗？”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雅君，你放心，无论谁出事，咱们两个也出不了事。现在，护照在手，一有风吹草动，听雷就会给我信息，咱们大不了换个国度生活就是了。”

方雅君道：“说真的，牛耕，我这一辈子，最欣赏的，就是你这种临危不惧的大男人气概！否则的话，二十多年前，你要人才没人才，要钱财没钱财，要官位没官位，我为什么还死心塌地嫁你嘛！”

牛耕淡淡地一笑，道：

“这说明你当时站得高，看得远呗……”

门铃被人敲响。牛耕警惕地先到可视屏幕前一看，可视屏似乎失灵了，不管用。牛耕按了一下对讲门铃的按钮，道：

“谁呀？”

门外的人答：

“秘书长吗？我是老郝，想找你聊聊。”

牛耕一听，心里有点扑扑直跳。方雅君来到他身边，小声道：

“谁呀牛耕？”

牛耕小声道：“是郝浩国。老方，给我放沉着点，我去开门。

”

牛耕开了门，满脸笑着，正欲请郝治国进屋，立在郝治国身后的周大勇、黄家伟和杜齐迅速地窜进屋内。牛耕一见这阵式，故作镇定地道：

“郝书记，这是怎么回事呢？”

郝治国道：“进屋来谈吧。”

进了屋，黄家伟关上门，立在门后，杜齐立在方雅君身边，周大勇紧挨着牛耕坐定。

郝治国道：“秘书长，方雅君，是这么回事，你们两个，在前两天内，一共向国外银行转款六次，资金总额达九百六十多万元。这笔巨额财富，如果你们说不出所得的渠道，对不起，我们就可以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拘留你们夫妇。”

方雅君道：“不可能的，我们不可能向国外转过款！”

杜齐道：“别存侥幸心理，现代科技，夫人，先进得会令你瞳

目结舌!这些,是你在省城出入各银行的录像照片;这些,是你经办的各种手续复印件,看看吧!”

牛耕道:“老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嘛!”

周大勇道:“牛秘书长,别再演戏了,办好的出国护照呢,你这辈子,怕是用不着它了!”

牛耕道:“什么出国护照,我不明白的。”

黄家伟道:“牛秘书长,夫人在省城的几天中,不仅向国外转款,还办了两张出国护照,其中的一张,就是你的。”

郝治国道:“因此——牛耕,你和夫人有携款外逃之嫌!走吧,咱们似乎应该换个地方说话了。”

牛耕道:“郝书记,听你这语气,是要立刻对我实行双规?”

郝治国道:“近千万的资产来历不明,难道不应该让你好好地交待清楚么?”

周大勇站了起来,道:

“牛秘书长,我们知道你的时间很紧,咱们还是抓紧时间吧!”

牛耕道:“郝书记,我想给陈市长打个电话,行吗?”

郝治国道:“牛耕,非常抱歉,我必须要按照纪律和原则办事,走吧!”

方雅君道:“你们不能这样就把牛耕抓走!要抓,抓我好了!”

杜齐道:“不错,我们当然不会忘记把你抓走的!”

半个小时后，市纪委的调查室内，郝治国还是很照顾牛耕，让他吸烟，让他喝平常喝习惯了的毛尖茶。牛耕不开口，郝治国也不急着问，坐在一边，静静地看着他。牛耕此刻的神态，再也不像平日了，一个被抓捕的罪犯的表情明显地写在脸上。看一眼郝治国，牛耕道：

“郝书记，方雅君向国外转款的事，我真的不清楚，至于哪儿来的这么多钱，我就更不清楚了！这么些年来，我一心工作，从没考虑过钱的事啊！”

郝治国冷笑道：

“牛耕，咱们一块共事多年，其实彼此之间都很清楚对方。我提醒你一下，如果一味地扛下去，只能加重你的罪行。”

牛耕道：“如果我有问题，我自会交待，可我真的没有问题啊！”

郝治国道：“牛耕，你应该明白，身为堂堂市委秘书长，我们若不是掌握了绝对的第一手证据，就能草草地对你双规吗？我这么三番两次地好心提示你，那是念咱们同市为官多年的交情！你真要不说，我也就不必再废口舌。要不先听一段四海医药公司老总岳峥嵘的供词吧？”

牛耕一听郝治国如是说，静了一会儿，突然嚎啕大哭起来！郝治国让他哭，心里想，哭过，就可能会交待自己的问题的。没料想，牛耕哭了一阵，又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郝治国道：

“牛耕，玩这种小儿科的把戏，你不觉得有失堂堂秘书长的身份吗？”

牛耕道：“我还是秘书长吗？我不是，而是一个罪人！郝治国，你什么也别问，你们知道什么就是什么，我什么也不会承认，什么也不会否认的。”

郝治国道：

“不承认也不否认，我们照样能搞清楚你的问题，照样可以判你的刑！”

牛耕道：“判吧，不管是无期还是死刑，到了这一步，都差不多。”

郝治国道：“这么说，你是不打算立功赎罪了？”

牛耕道：“我没有罪，不存在立功赎罪的问题。”

郝治国见在短时间内还无法让牛耕认罪，手一挥，令人把牛耕带了下去。

从古到今，许多事，成也在酒败也在酒。言多必败是经验之谈，酒后失言，似乎也说得非常准确。

事实上如果岳峥嵘在头一天请几位朋友吃饭时，在酒席之间，没有喝过量的酒；再如果，岳峥嵘喝了过量的酒后而不多言，说了许多他清醒时肯定不会说的话；再如果，那天坐在岳峥嵘他们一旁的，不是便衣周大勇和黄家伟杜齐，郝治国就不可能在这一天有理有据地去审牛耕。岳峥嵘请朋友吃饭时的言语，杜齐录得清清楚楚。放给纪委书记郝治国一听，再向局长唐律明一汇报，二话没说，就签发了对岳峥嵘的逮捕令。

根据黄家伟提供的情报，岳峥嵘一下午都呆在办公室，下班

后，自己驾车直奔市郊，乘坐出租车进行跟踪的黄家伟到了市郊就看不见岳峥嵘的车。好在聪明的黄家伟事先把一个微小的感应器装在了岳峥嵘坐车的底盘上，否则的话，就无法找到岳峥嵘的坐车停放在市郊世外仙庄的33号别墅了。

岳峥嵘进了别墅，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小姐洛娃·B就小鸟投林般投进了岳峥嵘的怀里，用十分流利的中文对岳峥嵘道：

“岳峥嵘哥哥，你怎么这么多天不来一次呢，都快让我当寡姑娘了！”

岳峥嵘伸手拍拍她的脸蛋儿，笑道：

“不是寡姑娘，是寡妇！”

洛娃·B道：“不是寡妇，是守了三天寡的姑娘！”

这个名字叫洛娃·B的俄罗斯姑娘，是岳峥嵘新近花重金弄到手里的一张王牌！这张牌岳峥嵘准备在旧城医院全面竣工营业后再使用。他要投资搞一个建筑公司，希望将连江市广场及标志塔的工程揽到手！这张牌，在岳峥嵘的意识里，可能计划打给市长陈望达。

当然，这个计划，大概要等到一个月之后，在这一个月，岳峥嵘自然是要先享受异国女人的情调与滋味的。洛娃·B在连江的日子并不长。一到连江就在连江市惟一的一家合资的五星级酒店“工作”。一次意外的机会，洛娃·B在该酒店为岳峥嵘服务了一次，岳峥嵘就记住了她，继而将她金屋藏娇了。

洛娃·B同所有的俄罗斯姑娘一样，身材高挑却又不失丰满，皮肤白皙但并不细腻，白得看上去有些夸张！因而，红唇就更显得鲜亮和性感！洁白的牙齿很齐整，红唇的开开合合与牙齿的整齐排

列，让人产生某种破坏欲望。接着洛娃·B到沙发上坐定，洛娃·B已经有些身不由己地伸手挑逗着岳峥嵘的感觉，双眼大胆地放射着欲火。

“峥嵘哥哥，咱们是先用晚餐，还是先用床和地板呢？”

岳峥嵘道：“洛娃——你才当了三天寡姑娘，就这么急不可捺么？”

洛娃·B道：“我们的姑娘，与你们中国姑娘不同。你们中国姑娘，结婚前，可以永远当寡姑娘，我们则不能，不是思想不能，而是肉体不能！”

岳峥嵘道：“你们的肉体为什么不能呢？”

洛娃·B道：“我们的姑娘肉体有着自己的愿望，而中国姑娘的肉体，似乎只服从于思想的指挥，否则的话，就是淫荡！”

岳峥嵘道：“你们的肉体有了自己的愿望，就不是淫荡吗？”

洛娃·B道：“不是，我们只是把它当作必要的享受！峥嵘哥哥，别浪费时间了，咱们开始好不好？”

岳峥嵘道：“好吧，我们开始去洗澡！”

就在岳峥嵘和洛娃·B洗澡完毕正欲行事时，周大勇、黄家伟、杜齐等五人神从天降般地立在客厅里，没等岳峥嵘和洛娃·B有所反应，就被双双铐了起来。

审讯室里，岳峥嵘原本是不打算说什么的，一听了自己的录音，整个人立刻就成了霜打的茄子，萎了几分钟，便一五一十地交待了所有的行贿罪行。

岳峥嵘的交待，令纪委书记郝治国大感吃惊！抓捕牛耕，自己有权决定，可是，要抓另外的一个人物，郝治国想了想，还是决定向王书记请示。请示的结果，还是先将牛耕双规，进一步核实查证情况再定。

洛娃·B被弄进审讯室时，洛娃·B仍是一头的雾水，审问她的杜齐，道：“你们是不是弄错了，把我弄到这儿来，我犯了什么罪？”

杜齐道：“叫什么名字？”

“洛娃·B。”

“国籍？”

“俄罗斯。”

“年龄？”

“二十岁。”

“和岳峥嵘认识多久了？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大概认识有一个星期吧！什么关系嘛——在你们中国，我还真不知道我和他是一个什么关系，也许，是金屋藏娇的关系吧？”

“来中国后，你的正当职业是什么？”

“留学，学中文。”

“你知不知道，你目前和岳峥嵘的关系，是一种不道德的龌龊关系。”

洛娃·B摇摇头，道：

“你所说的，就是一种花钱和赚钱的关系，是吗？”

电话响起来，杜齐一接，说了句“知道了”，就示意将洛娃·B带走，便风风火火地往周大勇的办公室赶。进了周大勇的办公室，见局长唐律明和副局长蒋听雷以及专案组的人都在，便没吱声，立在一边不语。

周大勇道：“唐局，专案组的人到齐了，您作指示吧！”

唐律明扫视了大家一眼，道：

“同志们，咱们的汉语中，有歪打正着一词啊！衣娟红被杀一案，在大家的辛苦努力下，查出了凶手是马驰的同时，还连带查出了一起行贿受贿贪污腐败之要案。腐败贪污分子，原市府秘书长牛耕已被双规，战绩是显著的！不过，杀人犯、贪污受贿腐败的原常务副市长马驰，还在畏罪潜逃，抓捕归案的难度，依然很大！我相信你们，也希望你们在三天内解决问题，有没有信心？”

周大勇等齐声答道：

“保证完成任务！”

唐律明道：“很好！我和蒋副局长还要去向王书记、郝书记汇报情况，具体的抓捕计划，大勇，由你和大家一块重新协商！”

周大勇道：“是！”

唐律明和蒋听雷一走，周大勇先让专案组每一位成员都发表一番意见，然后归纳总结。在大家看来，主要的困难有两点，其一，无法确定马驰是否还在连江市。其二，若在连江市，无法很快知道

马驰的藏身之地。

分析来讨论去，周大勇觉得，还是应该在牛耕身上作文章。

想到这一层，周大勇让大家分头按计划搜查。大家离去后，黄家伟和杜齐没有走。周大勇道：

“你们俩随我去见郝书记。”

黄家伟道：“从牛耕嘴里套情况？”

周大勇道：“这可能是最简捷的办法。”

得到郝治国的同意，周大勇想了想，还是决定先“询问”牛耕之妻方雅君。

方雅君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无意间说出牛耕知道马驰的藏身之地！周大勇听到这一“供词”，和黄家伟杜齐一道，紧急“询问”牛耕。牛耕在妻子的录音面前，不得不说出马驰的藏身之地。

周大勇领着黄家伟和杜齐，立刻行动，赶到牛耕供出的公寓楼，来到谢西袅一直居住的单元门外，“破坏”了可视探头，而后敲响门铃。

响了几分钟，里边没人应，黄家伟就用万能钥匙把门打开，进去一看，可谓正是人去楼空。看到眼前的一切，

周大勇道：

“不是我们无能，是这个马驰太狡猾！家伟，通知各个水陆空点的蹲点同志，放机警点，决不能让马驰溜掉！”

黄家伟一阵联络，细心的杜齐查看了几间卧室和书房，来到客

厅，对周大勇道：

“这儿，是马驰养二奶的地方！”

周大勇道：“马驰养的二奶，应该不只一个，因此，养二奶的据点，也肯定不只这一处。”

杜齐道：“从书房和卧室散乱的情形看，马驰在离开这儿时，至少有两对男女在这儿行过龌龊之事。另外的一间，很有可能就是牛耕和另一个女人。”

周大勇道：“你分析得不错。马驰离开这里后，偌大的连江市，他会藏在哪儿呢？”

杜齐道：“马驰好色如命。我想，他的身边一定少不了个女人。”

黄家伟道：“周队，唐局长让我们迅速赶到他的办公室！”

风风火火赶回唐局长的办公室，没想到市委书记王志强也在。周大勇刚要退出，王志强招手道：

“来来来，都进来嘛！”

周大勇进来了道：

“王书记，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呀？”

王志强道：“大家不也还没休息嘛！小周，情况怎么样，马驰有消息吗？”

周大勇道：“牛耕提供的场所是真实的，但我们晚了一步。赶到人室时，马驰已经走了。”

唐律明道：“从时间上看，以我的经验和判断，马驰应该还没出连江市。大勇，根据王书记的指示，从现在起，对市长陈望达实行24小时监控！”

周大勇道：

“是！”

唐律明道：“16号刚才来电话，我市9号区域的33号别墅，是牛耕及其爪牙的黑据点之一。大勇，24小时内带人去给我秘密端掉，也许会有意外的收获！”

周大勇道：

“是！”

唐律明道：

“大勇，宣布任务前，将大家手里所有的通信联络器材全部收缴，以防走露消息！”

周大勇道：

“明白！”

唐律明又布置道：

“全部着特级防弹服装，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

周大勇道：

“难道那个33号别墅是个碉堡？”

王志强道：

“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地方，也许有武器的，你们在思想上，可不能麻痹大意！”

周大勇道：

“局长，王书记，你们放心吧，24小时内保证完成任务！”

两天中，马驰和许声声鸳鸯常戏水。吃饱睡足，玩得魂飞魄散得味道渐淡之后，许声声便开始旧话重提，言说要去旅游。马驰心想，总这么窝着也不是办法，迟早要打逃出连江继而逃出国门的主意，因此，让许声声到火车站或者飞机场去“侦察”一番，并没有什么坏处。马驰就让许声声去订火车票或者飞机票。并说，什么票先到手，就坐什么去旅游。

这可乐坏了许声声。许声声问马驰是不是一块儿去？

马驰道：

“我能去么？还是你自己去吧！不过，要听我的话，不准跟任何人联系，更不准对任何人说你现在和我在一起，自然也不准你对任何人说我和你住的这个地方。”

许声声道：“放心吧马哥，您都叮嘱过十几遍了，我知道的，保证按您叮嘱的去做就是。”

许声声这么说，心是诚的，并没想到要骗马驰。不过，当许声声走进火车站售票大厅，听到卖报的妇女大喊“看报看报，特大新闻，我市常务副市长马驰杀妻在逃……”心先是一紧后是一缩，急不可待地买了份报纸，看了标题看内容，一因天热二因紧张，脸上的汗水直往下滴！

看完了报纸，许声声想了一会儿，决定坐出租车到市公安局报案。

走出火车站，招手要了辆出租车，直奔市公安局大门。下了车，许声声风风火火地就准备朝里进，哨兵拦住了她道：

“同志，请到登记室登记！”

许声声道：“我有重大事情要找局领导汇报！”

蒋听雷正好从外面朝大门内走，听许声声如此一说，便说道：

“我是副局长蒋听雷。有什么事情，就跟我说吧！”

许声声道：“您说您是副局长，我怎么样才能知道您就真是呢？”

蒋听雷从袋里掏出警官证，递给许声声，道：

“你看看，这就可以证明。”

哨兵插话道：

“他就是咱们公安局的副局长！”

许声声看了一眼警官证，然后递给了蒋听雷，并把蒋听雷拉到一边，小声道：

“蒋副局长，你们正在搜捕马驰是吗？”

蒋听雷道：“对呀，你怎么知道？”

许声声道：“我要是坦白交待，你们不会抓我吧？”

蒋听雷道：“不会的！姑娘，你贵姓，知道马驰的下落吗？”

许声声道：“我叫许声声，是岳峥嵘送给马驰的‘礼物’，这几天，我一直与马驰生活在一起。”

蒋听雷“嘘”了一声，环顾了一下四周，忙道：“小许，别往下说了，我立刻叫上两个人，随你一块儿去抓捕马驰！”

许声声道：“你们真的不抓我吗？”

蒋听雷笑道：“不仅不抓，你举报有功，还要奖赏你的！”

蒋听雷打了两个电话，没过五分钟，一辆警车就开到了他的身前停下，蒋听雷让许声声在前边带路。

二十分钟后，许声声将蒋听雷一行带到一幢高层公寓楼前，道：

“19层1909室就是。”

蒋听雷道：“小许，为了你的安全，就呆在车里不要动，知道吗，我们上去抓捕马驰！”

许声声道：“我得上去开门，不然，你们进不去。”

蒋听雷道：

“你把开门钥匙给我们，也就行了！记住，和司机一块呆在车里，不要动！小赵，你看好许小姐，不要让她离车。”

司机小赵道：

“明白。”

蒋听雷领着一名干警上了楼，打开1909室的门，进去了。在卧室里的马驰听到有人开门进来，便道：“声声，这么快就回来了吗？”

蒋听雷推开卧室的门，还没开口，眼快的马驰见进来了两名穿制服的警察，整个人立刻吓得瘫软如泥。蒋听雷脱了大盖帽，道：

“马哥，是我，不用怕！”

马驰回过神来，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道：

“是听雷，你们怎么进来的？”

蒋听雷道：“马哥，这儿不能呆了，请赶快随我转移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马驰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蒋听雷道：“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牛哥已经被双规了！马哥，你不能再出事，否则的话，咱们兄弟可就真的要散架。”

马驰边穿衣裤边道：

“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蒋听雷道：“是许声声那妞告诉的。她到市局去报案，正好碰到我！马哥，否则，此刻跟您说话的，就是周大勇他们。”

马驰穿好衣裤，道：

“打算带我去哪儿呢？”

蒋听雷道：

“我看，只有33号别墅，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马哥，为了戏演得真，我还是要先给您戴上手铐。”

马驰道：“随你安排吧。”

蒋听雷等将戴着手铐的马驰“押进”警车，许声声见了，道：

“马哥，您别怪我，谁让您杀了人呢！”

马驰道：“命该如此，我谁也不怪！”

蒋听雷道：“不许说话——小赵，开车！”

许声声道：“蒋副局长，我可以下车了么？”

蒋听雷道：“许小姐，你是知情人，有义务也有责任随我们去作一些证词和口供！再说，你举报有功，还没得到应该得的三万块奖金呢！”

车速很快，当许声声发现车子不是开往市局后，疑惑地问道：

“蒋副局长，咱们这是往哪儿开呢？”

蒋听雷道：“往看守所开，被捕的罪犯，都要先送进看守所关押！”

等许声声明白，警车停的地方不是看守所而是一幢别墅后，再考虑到有什么不对，已经晚了。停好车的小赵和从别墅内走出来的一个汉子，一人架着许声声的一只胳膊，就将她架进了别墅。蒋听雷给马驰卸了手铐，道：“马哥，你先在这儿住一段时间，我和小赵大个李必须赶回市区，否则的话会让唐老头起疑心的。”

马驰道：“这有几位弟兄呢？好不好使唤？”

蒋听雷道：

“一共有五个，绝对是忠心耿耿的！走，我去跟他们讲一声。”

进了别墅大客厅，蒋听雷一声喊，几位兄弟一字形站成一列后，蒋听雷道：“这就是咱们的马哥，谁敢不敬，就别怪我翻脸无情！”

蒋听雷要马驰训话，马驰笑了笑，道：

“各位兄弟，从现在起，我和各位就生活在一起了，但愿能与各位兄弟相处愉快。”

蒋听雷招手，叫出阿彪和阿悍来，道：

“阿彪、阿悍，你们两个辛苦点儿，多照应点马哥。

马哥要办的事，就是我办的事。”

阿彪阿悍道：“雷哥，放心吧，我们保证马哥在这儿过得省心过得开心！”

马驰拍拍阿彪和阿悍的肩头，道：

“好兄弟！从现在起，咱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蒋听雷领着大个李小赵一走，马驰换了双拖鞋，阿彪要给马驰沏茶点烟，马驰道：

“都是兄弟，何苦如此客气呢，都坐都坐！沏茶点烟的事，让刚才的那个小妞过来侍候，也就是了。”

阿彪道：“雷哥有规定的，在您和牛哥来时，我们是不准坐下说话的。”

马驰道：“规定是人定出来的不是？听雷能定，我也能定，坐！阿悍，去把那个妞给我拎到这儿来，我倒要看看，她有几个胆子，敢出卖我！”

阿悍朝楼上人口处的兄弟打了个响指，然后做了个手势，不一会儿，许声声就被一个大汉带到了马驰面前。

立在马驰面前，许声声不敢抬头，马驰笑道：

“声声，你怎么了，又不是不认识我，怎么害羞起来了呢？”

许声声抬起头，道：

“马哥，我并不是想害您才去报警的，我只是因为害怕才那么去做的。”

马驰道：“现在，不用怕了吧？”

许声声道：“马哥，我知道您的势力大，我不懂事，一时糊涂，您大人大量，原谅我吧！”

马驰哈哈一笑道：

“许声声，我的命差一点儿毁在了你的手里，你说，我能原谅你吗？”

马驰的笑，在许声声听来，是那么样的阴森恐怖，见马驰一步步逼近自己，许声声吓得双腿有些发抖地道：“马哥，念我陪您多日的份上，别伤害我，行吗！”

马驰坐回原处，对阿彪和阿悍说道：

“你们帮我把她的衣服扒掉，我倒要看看，她的胆量是不是比她的头长得还大！”

阿彪和阿悍上前就要动手？许声声道：

“不劳两位大哥，马哥要看，我自己会脱！”

言罢，许声声很利索地脱了上衣。马驰道：

“接着脱，脱得一丝不挂！”

许声声道：“马哥，求求你，别让我在这么多人面前……”

马驰道：“你还以为自己是什么金枝玉叶吗？脱！从今天起，好好地侍候我手下的这几个兄弟，否则的话，我就要你的小命！”

许声声咬牙把自己的羞涩脱出来，脱出来的胴体似乎就是一个聚光场，将阿彪阿悍的目光紧紧地吸住。

马驰看到了阿彪阿悍的神情，笑道：

“你们俩谁大？”

阿悍道：“彪哥比我大两岁。”

马驰道：“阿彪，你对这个妞有没有胃口呀？”

阿彪道：“马哥，阿彪就算有天大的胆，也不敢与马哥、牛哥、雷哥共享女人。”

马驰道：“从现在起，这个妞，就是你们几个兄弟的女人了！你

们兄弟有多大劲，就给我用多大劲地玩，玩得她喊爹叫娘我才痛快！”

阿彪道：“马哥，谢谢您对兄弟们的深情厚意。”

许声声道：“马哥，您要是狠下心来如此对我，还不如一刀捅死我算了。”

马驰道：“你以为这儿没有人敢放你的血吗？阿彪，她想闻闻血腥味，你让她闻闻！”

阿彪拿起一把水果刀，就要往许声声的大腿上划去！许声声双腿一软地坐到地板上。

马驰道：“阿彪，马哥我让你享受享受她的肉体滋味，你大胆地享受就是了，就算是马哥我送给你们兄弟几个的见面礼吧！”

阿悍道：“彪哥，马哥发话了，你还客气什么，上！”

阿彪还有些犹豫，阿悍上前一刀，就割断了阿彪的裤带，裤子一下子掉下去。阿彪没料到阿悍给他来这一手，竟然有些大姑娘式的忸怩：

“马哥，我……您看这……这……”

## 第十五章

蒋听雷等刚一回到市区，就接到了局长唐律明的指令，说是请他火速回到局里，研究新的案情。

事实上，蒋听雷，大个李及司机小赵、马驰、许声声一行进了33号别墅，让一直隐形监视的16号侦察员看了个清清楚楚，并把这些情况直接向唐律明汇报。唐律明找来周大勇一商量，该是动手的时候了。

蒋听雷一走进唐律明的办公室，守在左右两侧的周大勇和黄家伟立刻动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将蒋听雷铐了起来。与此同时，杜齐、洗刚等人亦将大个李和司机小赵铐住。

面对如此的变故，蒋听雷故作镇定地道：

“唐局长，您真是越紧张越风趣呀，刑警队的人要练手法，也轮不到用我作模具吧？”

唐律明笑道：“蒋听雷，别再装蒜了！我宣布，从即刻起，你被正式逮捕了！”

蒋听雷道：“唐局长，这个玩笑，未免开得过分了吧！大勇，快给我打开手铐！”

周大勇道：“蒋听雷，开玩笑的是你！你以为自己伪装得很巧妙是吗？告诉你，你今天上午的一举一动，需要我给你复述一遍吗？”

蒋听雷道：“我今天上午，与大个李、小赵，一直在巡逻值勤，有什么值得让你复述的？”

唐律明道：“蒋听雷，半年多来，你自己有了多么大的变化，怕你自己都不清楚吧？堕落、腐败、搞女人、吃喝玩乐！实话告诉你，我早派人监视着你！今天上午，你把马驰接走，秘密送到XX区33号别墅里，你能否认吗？”

蒋听雷听到唐律明局长这一席话，脸上身上立刻冒出了豆粒大的汗珠，低下头，一时无语。周大勇道：

“蒋听雷先生，没想到吧，你的徒弟我，还真的揪准了你这条狼的尾巴！”蒋听雷至此，才真正相信自己真的早被唐律明周大勇等人识破了庐山真面目。

唐律明喝令把蒋听雷押下去后，黄家伟道：

“唐局、周队，我看，端掉33号别墅，抓捕马驰的行动，可以提前开始！”

杜齐也道：“16号的功劳不小呢！唐局，我猜，您如此准确的情报，都来源于16号吧？”

唐律明故意板住表情，道：

“不该问的，就绝对不要问！大勇，你的意见怎么样，是现在就出击，还是等到夜晚再动手？”

周大勇道：“夜色的掩护下，容易行动！我看，让大家睡个好觉，养足精神，晚上行动！”

杜齐道：“常言道，夜长梦多呢！我看，不如趁热打铁。”

唐律明道：

“具体到这件案子来说，夜再长，梦也多不了！马驰现在已是惊

弓之鸟，好不容易找到一块自认为十分安全的地方，是不会轻易再动的。我同意大勇的意见，加强监视力量，休息好，以便晚上的行动一举成功。”

黄家伟道：“这种情况下，大家怎么能睡得着呢？”

周大勇道：“睡不着，就去给杜齐上课，告诉他，我是怎么推理侦察出马驰就是杀妻的凶手的！”

杜齐道：“周队，我早就弄明了你的侦破脉络，就不劳黄家伟同志多费口舌了。”

周大勇道：“怎么，嫌黄家伟多费口舌？我看呀，你们两个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的口舌利用率，还很高呢！”

唐律明道：“大勇，这是怎么回事，他俩闹意见？”

杜齐脸红心热地道：

“唐局，您别听周队胡诌，他是在损人呢！”

唐律明道：“损人？大勇，这可不像一个队长的行为！”

周大勇对唐律明耳语了一句，唐律明笑道：

“是这么回事呀，杜齐家伟，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嘛！连我这双眼睛都瞒过去了。”

杜齐大叫了一声“唐局”，羞得一捂脸跑了出去。黄家伟也要走，周大勇道：

“家伟，我看你俩的喜事，该办了！十一快到，就在十一办

吧！”

黄家伟道：

“杜齐说了，她不独立完成一起凶杀案的侦破，就不言成家。”

唐律明道：“哦——看不出，这个外表文静的小杜，还很有股子骨气嘛！不错，咱们刑警队，就缺这样的年轻人！小黄，你也去休息吧，大勇随我去见王书记。”

黄家伟出了唐律明的办公室，唐律明收拾好文件包，下楼，周大勇驾车，唐律明道：

“大勇，牛耕的口供录得怎么样？”

周大勇道：“只说他和马驰受贿腐败贪污的事情，没有涉及到陈望达。”

唐律明道：“岳峥嵘的口供呢？”

周大勇道：“基本上与牛耕的吻合。”

唐律明道：“看来，牛耕与岳峥嵘还想为自己留条退路啊！大勇，凭直觉，你觉得陈市长有没有腐败问题？”

周大勇道：“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呗！”

唐律明道：“是呀，但我们需要的是证据和证人！”

周大勇道：“等抓到了马驰，可能就有证据和证人了。”

唐律明和周大勇只在市委书记王志强的办公室呆了十五分钟，

就出来，驱车回到局里。唐律明想了想，对周大勇道：

“大勇，走，去会会牛耕！”

周大勇道：“唐局，牛耕不会开口揭发陈望达什么的。”

唐律明道：“也不一定就非要他揭发什么，我只是想在和他聊的过程中，能够坚定地肯定某一点，就算是解决问题了。”

牛耕在被关押的数十个小时内，原本发丝不多但经常保持着齐整光洁的头发，已显脏乱，下巴处及唇上的胡子碴，乱蓬蓬的像一团胡乱贴在脸上的杂草。眼角的鱼尾纹了也似乎明显变多变深了。

不是没有“休息”的时间，而是牛耕的大脑要考虑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考虑得最多的是：蒋听雷是否会铤而走险地武力相救，省里的领导陆地平姨姐夫是否会知道自己已经锒铛入狱。

有些犯渴也有些犯了烟瘾，牛耕来到铁栅栏处，边用手摇出声响边喊道：

“有人吗，我快渴死了。”

看守者闻讯而来，道：

“给你水你不喝，现在喊渴，活该！”

训归训，但看守者还是给了牛耕一碗开水。牛耕接过开水，又道：

“有烟吗？来一根，多谢了！”

看守者道：“进了这儿还想抽烟，别说你是秘书长，就是市长，也没人白供着！”

看守者听到了脚步声，回头一看，见是唐律明局长和周大勇，忙立正道：

“唐局长、周队长，请指示！”

唐律明摆摆手，示意看守者离去后，与周大勇一块儿走到牛耕的铁栅外，望着牛耕，一言不发。

牛耕已不再有往日作市府秘书长时的气派了，微垂着两眼，道：

“老唐，带烟了吗，给抽一根！”

唐律明掏出一包香烟，递给牛耕。牛耕接过，有点迫不及待地点燃一支，吸了起来，那副解馋模样，真的很陶醉。周大勇道：

“牛耕，都几十个小时过去了，应该想通了吧？”

牛耕道：“该说的，我都说了，不该说的，就是死，我也不会说，不然的话，就是上了路，还有人骂我祖宗八代，我何苦呢！”

唐律明道：“牛耕，要背千古骂名，你可能还不够格！不过，连江市人民的唾骂，你想不背，也卸不掉！”牛耕道：“背也好不背也好，横竖都是要判刑要坐牢，没准还得掉脑袋！我想通了，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谁叫我牛耕糊涂呢！”

唐律明道：“牛耕，你应该比我更懂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你应该很明白，有了立功的表现，可以减刑。牛耕，只要你认真老实地交待问题，政府会考虑对你适当从宽量刑。”

牛耕笑道：“行了——老唐，别给我上课了。还是那句话，该

说的，我已经都说了，你们依据我所说的，完全可以定我的罪判我的刑。马驰杀了妻，不说别的，就凭这一条，也是死罪。当然，前提是你们要抓到他。”

周大勇道：“牛耕，你以为马驰跑得了吗？我告诉你，今夜两点之前，你会见到他的！而且，想不想见见你的好兄弟蒋听雷呢，他就在你右面三十米处的关押间里！”

牛耕皱了皱眉头，道：“你们凭什么把蒋听雷抓起来？”

唐律明道：“凭什么，相信你牛耕比我们还要清楚。牛耕，玩火者必自焚！”

牛耕道：“焚也好灭也好，都是一个结果，丧命！老唐，你不必再对我费心了，还是把精力放在别的地方吧，我想迷盹一会儿！”

牛耕言罢，摁灭了烟蒂，靠墙而坐，闭上了眼睛，作出了一副不再言语的模样。周大勇气得正要呵斥一番牛耕，唐律明示意周大勇不要动气，随之离去。

岳峥嵘因为巨额行贿罪被抓捕的消息，钟恋知道后，并没及时地告诉高扬锐，她怕高扬锐知道了这种对他来说差不多等于是人生的第一大喜讯，会因高兴过度而走火入魔。事实上，高扬锐几乎是与钟恋同一时间知道岳峥嵘被捕一事的。高扬锐没主动对钟恋说的原因，不是怕钟恋知道后高兴或者痛苦，而是他高扬锐不愿在钟恋面前表现出那种因岳峥嵘被抓而产生出的庆幸和愉快来。

对于岳峥嵘的进了局子，平心而论，带给高扬锐的，悲哀大于庆幸。也就是说，尽管岳峥嵘给他高扬锐在心灵上留下了很深的伤痕，高扬锐也不希望他岳峥嵘走到如此的结局！这种结局，虽然在高扬锐的意料之中，但并不是高扬锐所最愿看到的。

沉思了一番，高扬锐觉得自己很有必要去探望一下岳峥嵘。探望的意思，一方面，是对于岳峥嵘此种下场的嘲笑，另一方面，大概怒其不争与哀其不幸的两种心境兼而有之。

打算下楼的时候，高扬锐想，应该让钟恋同行。于是，高扬锐从电梯口往回走，进了钟恋的办公室。钟恋道：“有事吗？”

高扬锐道：“这个上午，你都两次到过我的办公室的，我现在到你的办公室来一次，就算是礼尚往来吧。”

钟恋看着高扬锐的眼睛，道：

“有什么话想问，你就问吧？”

高扬锐道：“没什么想问的话，是有一件事想说。”

钟恋停下手中的笔，道：

“什么事呢？”

“如果你不太忙，现在，随我去见一个同学行吗？”

“时间不是问题，可是——见谁呢？”

“见谁，现在也不是问题，待会儿见了面，自然就知道的。”

钟恋微笑道：

“好吧，我随你去就是了。”

出租车停在看守所外，下了车，钟恋似乎才明白过来，问高扬锐道：

“扬锐，咱们是不是要去探望岳峥嵘？”

高扬锐道：“你知道他的事了？”

钟恋道：“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呢！再说，既然想到看他，就该给他买点吃的和抽的吧。”

高扬锐道：“同学之谊，应该。”

见了岳峥嵘，高扬锐将一包东西传递给了岳峥嵘。岳峥嵘漫不经心地瞟了钟恋和高扬锐一眼，道：

“出入成双了嘛，不错，高扬锐，你到底比我强，钟恋到底还得是你的老婆。”

钟恋道：“岳峥嵘，咱们不说这个话题好不好？你怎么样，需要什么，尽管跟我和扬锐说。”

岳峥嵘道：“可怜我？用不着！说实在的，高扬锐，

我很可怜你呢！一个让我玩够了的女人，你还当宝贝拣到手里，真是叫人好笑啊！”

钟恋的脸色铁青地道：

“岳峥嵘，我与高扬锐好心来看你，你却如此出言齷齪，真是叫人作呕！”

岳峥嵘道：“我说的都是实话！钟恋，你敢对天发誓，说你从没跟我上过床？不敢吧！姓高的，虽然钟恋让我破了身，但配你还绰绰有余！像你这种驴子拉屎外面光的男人，也只配娶一个二手货当老婆！”

钟恋气得浑身发抖，她没想到岳峥嵘会这么卑劣无耻。忽然，她一把拽住高扬锐的手，道：

“扬锐，咱们走，回去我就嫁给你！”

高扬锐笑道：“钟恋，你什么时候见过疯狗落水狗的吠声会招人喜欢呢？没见过吧，今天正好有机会，见一见听一听，也是人生一种见识呢！”

言罢，挽住钟恋的手，头也不回地离去。就是不回头，高扬锐也清楚，岳峥嵘目送他俩的眼神，肯定是嫉妒的。

坐进出租车，钟恋的泪仍然在流，高扬锐伸出右手，搂住钟恋的肩头，道：“钟恋，你何苦为几句毫无意义的疯话伤心呢！”

钟恋道：“扬锐，我知道你是大丈夫真君子，你能原谅我的过去，我自己却不能原谅啊！”

高扬锐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再说，当初的岳峥嵘对你也是真心的！单从当时的情况分析，你没有错。”

钟恋道：“扬锐，我想下车，咱们走走好吗？”

高扬锐道：“当然可以——师傅，请靠边停车！”

沿着街道右侧的人行林荫小道，高扬锐让钟恋依附住自己的右臂，慢步缱绻而行，钟恋道：

“扬锐，这些日子，我想了很多，觉得自己真的配不上你！听我一句话，扬锐，作我的妹夫好吗？”

高扬锐道：“咱们都是二十世纪末的大学生，二十一世纪初的

青年人，怎么能让陈旧的所谓的一女不嫁二夫的观念所左右呢！钟恋，咱们都是学医的，应该更具备超前的婚恋意识才对啊！别说你是在轰轰烈烈的青春期和热恋中与其他的男人有过肉体接触，就算你从前是一个在性生活中十分浪漫的女人，现在，爱上了我或者说被我爱上，就不要把自己的思绪和记忆停留在过去的事情上，一切从头开始。”

钟恋道：“扬锐，谢谢你的厚爱你的真情！可你也要理解我的心情。别说我的肉体已有污点，就是没有，妹妹钟情比起我来，就青春气息和心地气质而言，都在我之上！我爱你，是不是应该体现在让你能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妻子这件事情上呢？”

高扬锐道：

“如果我打算和钟情谈朋友的话，钟恋，还能等到现在吗？在一些人看来，人世间也不再存在真正的爱情！是男人都爱见异思迁喜新厌旧，是女人都好漂亮喜欢钱财！然而——钟恋，我不这么看，我不爱则已，要爱，就海枯石烂，钟情是个非常出色的好姑娘，我从心里喜欢她、爱护她，但那都是哥哥对于妹妹的一种情愫，并不是爱情！钟恋，我们之间的爱，从相识的那一天起，就注定是爱情而不是友情。”

钟恋道：“扬锐，我知道——这些，我都知道啊！可是——钟情对你的爱，却是真真切切的爱情。我是她的姐姐，又知道她在倾尽心倾情地爱你，我还忍心夺她所爱吗？”

高扬锐停住了脚步，双手扳住了钟恋的两肩，有些声音发颤地道：

“钟恋我想吻你！我要吻你！”

钟情不知从哪儿突然地钻出来，立在他俩的面前。高扬锐连忙松开了手，有点语吃地道：

“钟情，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钟恋也有点双腮绯红地道：

“钟情，你别误会姐姐，姐姐真的是在极力地劝扬锐和你好。”

钟情微微地笑道：

“谢谢姐姐！不过，姐，我知道的，高扬锐的心里只有你，根本没我！这么说吧，姐，我在心里上已接纳了这个姐夫！”

高扬锐喜道：“钟情，谢谢你！明天有空，我带你去坐过山车！”

钟情的眼睛里渗出了晶莹的泪水。

华灯初上，33号别墅内，五个绝色女子中，除许声声略为逊色点外，另四位，可谓歌舞皆通，唱得不错也跳得不错。

马驰品着加了冰精的人头马酒，看她们的玉臂轻挥酥胸微颤，看她们的肥臀扇动丰腿弹扫，真乃有了如痴如醉的境界。在那一时间，马驰差不多忘了自己是一个身负人命案的在逃凶犯。

一曲终了，得到了甜头的阿彪和阿悍十分懂得在马驰的面前买乖。一个为他斟酒一个为他点烟。

马驰一见荷枪实弹的周大勇、黄家伟、杜齐以及一群武警，知道大势已去，脸色发灰地小声道：“完了，我算彻底完了。”杜齐和黄家伟将马驰铐上，押到了一楼大客厅。

马驰一到客厅，首先见到的是阿彪阿悍等五兄弟双手被铐，抱住后脑勺蹲成一排！沙发上，公安局长唐律明、纪委书记郝治国、市委书记王志强面色冷峻地坐在沙发上抽烟。马驰扫了一眼，低下了头，无话。

唐律明手一挥，周大勇会意地将所有的“别墅成员”全部押出别墅，只留下杜齐和黄家守在门外，自己进了大厅，立在马驰身边。

王志强指了一下马驰身边的单人沙发道：

“老马，坐吧！”

马驰不声不语地坐下。王志强上前，给了他一支烟，再给他点燃后，道：

“老马，难道你不知道杀人是要偿命的吗？”

马驰道：“王书记，我是一时糊涂，铸成大错啊！”

郝治国道：

老马，你的问题，可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马驰道：“现在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王书记，郝书记，谢谢多年来你们对我的帮助与关爱。事到这一步，我无话可说，该枪毙就枪毙，我不怨任何人。”

王志强道：“判刑，那是以后的事。现在，老马，你应该配合老郝和律明他们的工作，积极主动地反映问题。”

马驰道：“只要是我知道的，我一定讲。”

郝治国道：“老马，你就从四海医药公司收购改造旧：城医院这件工作的运作中，那近两千万资金不知去向说起吧……”

听罢马驰的“叙述”，市委书记王志强和纪检书记郝治国真是又惊又气！王志强书记把手中的茶杯重重地摔到茶几上道：

“蛀虫！大蛀虫！律明，通知检察院，立刻签发逮捕令，即刻逮捕陈望达！”

唐律明道：“王书记，这深更半夜，前去陈望达家里去抓捕，可能会惊动他的，他如果在家里存放有武器，说不定就会出人命的。依我看，还是等明天上午上班后，通知他到常委会议室开会，再逮捕比较安全可靠。”

郝治国道：“我赞同这个方案！”

王志强道：“好吧，监控工作不能出问题！”

周大勇道：

“放心吧各位首长，咱们刑警队最能干的16号早已布置好了监视陈望达的工作，保证万无一失！”

王志强道：“这就好嘛！小周，你到厨房去瞧瞧，看看有什么吃的喝的，弄一些来，我们吃点，大家都饿了。”

周大勇看了马驰一眼，道：

“王书记，我让杜齐进来办这件事！”

杜齐进了厨房，没一会儿就端出了四盘凉菜放到茶几上。

“王书记、郝书记、唐局，是喝啤酒还是饮料呢？”

王志强道：“各取所需，我来一瓶啤酒。老马，你打算喝点什么？”

马驰道：“我已经没有资格跟你们一起喝酒了。”

王志强道：“现在，你还没被投进监狱，还没被公审，只是犯罪嫌疑人，和你在这儿喝一顿酒，还不算违犯纪律，就当是我们三个为你饯行好了！”

马驰听罢，双眼一热，便有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王书记，谢谢了，还是送我到目前该去的地方吧！”

王志强道：“早要是如此明白，就不会做出贪赃枉法的事了！老马，有什么私事要交待的，不妨跟我讲讲。”

马驰道：“我肯定是要上路的人了。王书记，我什么都放心得下，只是在国外的孩子，让我挂念。若是有可能——王书记，我的孩子从国外回来后，尽量不要告诉他真相，就说他的父母都是出的车祸死的。”

王志强道：

“纸怎么能包得住火呢？谁这么对你的孩子说谎，谁就会有一天让你的孩子怒骂和痛斥！老马，这样吧，争取在你服刑前，让孩子回国一趟，跟你见一面。”

马驰哽咽无语，泪，流得十分顺畅……

陈望达在这一夜噩梦不断，先是梦见自己变成了一棵有两根大

枝叉的树，几个樵夫，抡起砍刀就砍树上的两根大枝叉。陈望达叫痛，但樵夫不听，没多久就将两根大枝叉砍掉了！痛得陈望达哼哟着醒来。

大半辈子，什么样的梦陈望达都做过，但梦见自己变成一棵大树有两根枝叉的大树，又被两个樵夫抡起砍刀砍去枝叉的梦，还是第一次做。平日里，陈望达对梦都作过详细的记载，而且，他也读了不少关于梦学方面的书，自认为对梦的解析颇有心得。

醒来之后，陈望达再也没有睡意，拉亮灯，点燃一根烟，不紧不慢地吸了起来。

以陈望达的解梦能力，他分析出了这一个梦，兆示着牛耕和马驰的凶多吉少！牛耕被捕之事陈望达已知，而马驰在这一夜已经落网的消息，陈望达并不知道。

因为后半夜基本没睡的原因，也因为心事忡忡的原因，走进办公室的陈望达看上去比往日要显得憔悴！秘书小白给他沏好茶展开当日的早报，陈望达也没了往日定要说的一个“谢”字，而是改成幅度极小地摆了摆手指。小白看到这个动作，就明白市长是在让他尽快地离开。

二十分钟后，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响了起来，陈望达连忙丢下报纸，拿起电话，道：

“陈望达，哪一位？”

对方道：

“老陈，我是老王呀，怎么样，过来一趟，咱们几个常委碰碰头，研究一下牛耕的问题。”

陈望达道：“王书记，牛耕有什么交待材料吗？”

“听老郝和唐律明讲，牛耕什么也不说，只说一句自己不可能有问题的话，局面很僵的。”

陈望达道：“果真如此的话，是该研究一下了，我这就过来。”

陈望达收了线，另一端的王志强也压好了电话，笑着对立在一旁的周大勇等人道：

“你们三人，绝对没问题吧？”

周大勇道：“就是三个陈望达一块儿来，我们三个，一对一，也保证没问题。”

唐律明从外边走进来道：

“可不能算我这个老头子！”

杜齐道：“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唐局，我看您绝对还身手不凡！”

王志强示意了一下，道：

“你们先到会议室里去，等一会儿陈望达进去，干脆果断地解决问题。”

周大勇道：“王书记，其实，就在您这儿，就能将陈望达铐住的。”

唐律明道：“胡闹，王书记的办公室，是你抓人的场所吗？再说，陈望达在侦察连有过九年的特种训练基础，你们三个别小觑了

他!”

杜齐道：“唐局，您要是不这么提醒一番，我还真在心里把他当作一个不可一击的糟老头子呢!”

十五分钟后，陈望达走进会议室，立在门后两侧的周大勇和黄家伟同时使出地趟腿，将陈望达扣倒在地。陈望达就势一个前滚翻，正要起身，赶上的杜齐双手按住陈望达的双肩，周大勇和黄家伟一跃窜上，分别抓住了陈望达的左右手反铐起来!铐罢，周大勇道：

“陈市长，真不愧为侦察连的老连长，身手的确不错!”

陈望达怒道：“你们这是干什么，快给我卸掉手铐!”

王志强和唐律明并排走了进来，会心地一笑后，王志强道：

“陈望达，你被逮捕了……”